《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7》

武虎爺

柳殘陽

第三冊

柳殘陽小說專輯之77

武虎爺

第三冊 柳殘陽著 合成書局總經銷

武虎爺

柳殘陽

小說專輯77

《第三冊》

合成系列

合成書局 總經銷

封面封底本公司編輯部設計

題字／集古名家書帖

武虎爺

第三冊

柳綠陽 著

「不錯，東魔就是我。」

項莊厲聲道：

「神龍旅不容我全是這老東西害的，沈依梅殺了他，這個人決不可留……」

白衣婦人沈依梅果然面現殺機，她想到自己的漢子差點送命神龍旅，心裡就翻湧起一股逼人的殺氣，而項莊更是新仇舊恨，霍地站起來就要動手！

東魔大笑道：

「別動手，殺了我，你們會後悔……」

項莊冷笑道：

「有何後悔？」

東魔大笑道：

「別忘了，你們還有個龍兒，我只要一嚥氣，你老項就先倒楣，他不是說過麼，殺你要等我死之後！」

白衣婦人大驚道：

「你怎麼知道？」

東魔更得意了，笑道：

柳殘陽小說專輯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柳殘陽 著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1	修羅七絕	二	360
					2	幻劍雨双	一	180
					3	雨之魄	三	540
					4	邪神門徒	三	540
					5	如來八法	二	360
					6	星魂	二	360
					7	血斧	二	360
					8	竹與劍	二	360
					9	大雨頭	三	540
					10	劫後恩仇	二	360
					11	金鵬盟	一	180
					12	蕩魔誌	三	540
					13	渡心指	三	540
					14	霜月刀	三	540
					15	大煞手	三	540
					16	神手無相	三	600
					18	島中雄	三	600
					19	島朝	三	600
					20	拂曉刺殺	二	320
					21	十方陰神	二	320
					22	剪翼	一	160
					23	傲笑刀	三	320
					24	傷情前	一	160
					25	銀牛角	三	540
					26	千手劍	三	540
					27	七海飛龍記	三	540
					28	五嶽風雲	三	480
					29	斷双	二	360
					30	天山劍寒錄	三	480
					31	血煞屋劫	三	540
					32	天魁星	二	320
					33	鐵血俠情傳	三	480
					34	隔揚天下	二	320
					35	煞殿梯	一	160
					36	山君	一	160
					37	源血伏龍	一	160
					38	火符	二	320
					39	鳳凰羅煞坐山虎	二	320
					40	烈日孤鷹	三	480
					41	鐵腳媳婦	二	320
					42	煞江刀聖	二	320
					43	血刀江湖載酒行	一	160
					44	天寶誌異	四	620
					45	俠盜來如風	二	320
					46	血魂山之誓	三	470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柳殘陽 著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47	閻王榜	三	480
					48	血魄忠魂困蛟龍	三	510
					49	忠義江湖	三	510
					50	青龍在天	三	480
					51	生死鏡	三	480
					52	怒劍狂火	三	480
					53	鐵面俠心	三	480
					54	牧虎三山	三	480
					55	金家憤	三	480
					56	海魔掌	三	480
					57	眨眼劍	三	480
					58,59	邪神外傳	六	960
					60	獨臂劫	三	480
					61	追魂帖	三	480
					62	屠龍手	三	480
					63	索命鞭	三	480
					64	洪門傳奇	三	480
					65	魔簫	三	480
					66	鐵劍丹心	三	480
					67	大雪滿弓刀	三	480
					68	千魔之仇	三	480
					69	江湖之狼	三	480
					70	關山萬里覆客	三	480
					71	殺俠	三	480
					72	麟角雄風	三	480
					73	巨靈出陣	三	540

李壽民 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1	長眉真人傳	二	320
2	金頂披神誌	三	480
3	龍江幻異錄	三	480
4	巴蜀俠踪	三	480
5	嘉陵風雲傳	三	480
6	續嘉陵風雲傳	三	480
7	大江千滴記	三	480
8	續大江千滴記	三	480
9	嫩媚七矮	二	320
10	青城俠隱錄	三	480
11	苗疆異女奇幻傳	三	480
12	虎狼俠道	三	490
13	一代豪俠萬世錄	三	480
14	續一代豪俠萬世錄	三	480

「天下事我東魔有什麼不知道的，項莊，你賣了我，自然會有這種報應，神龍旅已洒下追殺令，務須擒住我，項莊，這責任我要你負，殺老疤，你絕了後患，而我，嘿嘿，居然也扯了進去……」

項莊冷冷地道：

「東魔，你想怎麼樣？」

東魔嘿嘿地道：

「很簡單，我需要保護，保住了我也保住了你，我倆是站在同一條船上，船翻了大家都沒命！」

項莊冷笑道：

「你想怎麼樣？」

東魔嘿嘿地道：

「很簡單，你只要把血書交給我，咱倆就算扯平了。」

項莊聞言大惊，血書是其父再三囑咐要妥加保存的東西，如果落在東魔手裡，厲三魔就永遠被東魔所控制，東魔如果有這三魔護身，江湖上當眞所向無敵了，項莊冷漠的一笑道：

「你想我會給你麼？」

東魔很有信心的笑道：

「你非給不行，你已沒有選擇！」

項莊聞言大怒道：

「爲什麼？難道我怕你。」

東魔哼地一聲道：

「你是不怕我，不過你怕神龍旅，我只要傳話給小八，告訴他龍兒是你的兒子，這位婦人和你不清不白，再告訴他，你們串通騙過了神龍旅，項莊，你想想，小八會放過你麼？」

項莊和那白衣婦人沈依梅全顫悚了，神龍旅的實力他們早見識過了，八爺只要知道這事的眞相，必定會調動神龍旅兄弟全力追殺自己，自己即使再回到惡人城，惡人城也無法再抵擋神龍旅的攻殺……。

項莊咬牙道：

「東魔，你夠狠！」

東魔仰空一聲大笑道：

「那裡，那裡，我不過是逮到機會稍加利用而已，誰叫你項莊運氣不佳，所有的秘密都讓我知道了呢……」

他愈想愈得意，笑聲一歇，又道：

「拿來吧。」

項莊猶疑片刻，道：

「你拿到血書也沒用，厲三魔只要出了惡人城，誰也壓不住他們，說不定你還會送了命。」

東魔不屑地道：

「這你就不用躭心了，我自然會有方法對付他們。」

項莊咬牙道：

「罷了，算你厲害。」

他似乎抗拒不了東魔的要脅，只好從懷裡掏出一個油皮信封，看了看信封，捨不得的交給了東魔。

那就是厲三魔想弄到手的血書。

東魔得意了，他只是略略看了看信封裡的血書一眼，暴起了一聲喫喫狂笑，顯然他又佔了一次上風。

但！

東魔的笑聲未歇，龍兒已出現在這個絕世魔頭的身後，他似乎很有警覺性，立刻將血書揣進懷裡，龍兒的大眼睛在東魔身上略略一瞄，冷冷地道：

「他是誰？」

項莊面有難色的道：

「一個朋友。」

東魔連聲笑道：

「對，對，一個朋友。」

隨着那怪異的笑聲，東魔已移身向外行去，他看似緩緩而行，速度却快如疾風，眨眼間而逝。

白衣婦人急聲道：

「項莊，你眞給他了……」

項莊不屑的道：

「那有那麼便宜的事，憑他那點道行也想跟我玩眞的，血書是何等重要的東西，我會輕易給他，哼，女人，告訴妳，這封血書我藏在靴子裡。」

他似乎警覺出有的話不該說，連忙把要說出來的話硬嚥了回去，白衣婦人這才長吐了口氣，心中那塊大石頭總算放了下來。

龍兒一怔道：

「血書，娘那個人來要血書，他到底是誰？」

龍兒心眼精的很，江湖上能向項莊勒索的人不多，能公然要脅項莊，這個人必也是大有來歷之人……。

項莊和白衣婦人全都傻了，他們不敢告訴龍兒，那個人就是他要找的東魔，一時居然不知怎麼回答。

龍兒見他們半天不說話，道：

「你們不說。」

驀地裡，自夜幕中傳來一聲冷笑道：

「龍兒，他們不說，我來說。」

八爺像個幽靈似的站在龍兒的身後，八爺臉上露着酷冷的神情，他一雙眼如兩隻銳利的劍簇緊緊逼在項莊的臉上，像是已看穿了項莊和那白衣婦人的一切詭計，而對龍兒却又是一種慈愛的關注，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表情，任誰也猜不出八爺心中所思。

龍兒苦澀的道：

「伯伯，你要幹什麼？」

八爺點頭道：

「我來處置一對姦夫淫婦！」

龍兒神情一變，道：

「伯伯，不行，那是我娘……」

八爺笑道：

「我知道，你娘是七叔的妻子，伯伯無權殺她，可是，項莊他是非死不可，這個人已壞到了人人可殺的地步。」

項莊怒聲道：

「你都知道了。」

八爺鼻子裡一哼，道：

「項莊，你眞以爲你的騙術能瞞過神龍旅，錯了，神龍旅要放人，定會弄清楚眞象，我一路上跟着你們，就是要追根究底，可惜你們太小看神龍旅了，自己說了眞話，項莊，你是命該如此……」

項莊大笑道：

「八爺，你又錯了，這裡離惡人城也不過百來里路，憑我們三個的脚程，只怕早進城去了

，我爲什麼要在這裡歇脚，早料到你會跟來，因爲你毀了我在惡人城的地位，也就斷了我的後路，你想想，我能讓你活下去麼？」

八爺大笑道：

「憑你此刻的樣子也想殺我……」

項莊嘿嘿地道：

「你又低估我了，惡人城創城之時，我爹給了我一根九命信香，這種香隨風能飄傳千里，而且快的令人想像不到，我下山之時，已將信香的香味送了出去，相信在幾個時辰內會有人過來，嘿嘿，不信你等着！」

八爺嗯了一聲道：

「這我就不懂了，既然你有護者，爲何會輕易的放了東魔，何不一塊解決？」

龍兒一聽大叫道：

「那個人是東魔！」

八爺點頭道：

「不錯。」

項莊陰沉的臉上掠過一抹笑意，道：

「東魔根本不用這些人動手，他自然會死！」

八爺大徹大悟的道：

「我明白了，東魔拿的是份假血書，他只要交給厲三魔，那三個兄弟就會殺了他，厲三魔最痛恨別人騙他，這次東魔是羊入虎口！」

項莊愈想愈得意，笑道：

「殺了東魔除了你，八爺，請問浩世之中有那個能跟我相抗，項莊只要再利用厲氏三兄弟，嘿嘿，要登武林盟主寶座易如反掌。」

不錯，殺了東魔，毀了八爺，莽莽江湖中有實力和項莊一爭長短者不多，厲三魔若再答應援手，武林霸子果然非他莫屬。

八爺面上殺機一湧，道：

「人算不如天算，項莊，你的點子高，美夢好，有一點你却沒有算到……」

一怔，項莊不解道：

「怎麼說？」

八爺的劍一扯，道：

「我會先殺了你……」

劍芒如火焰般的在空際顫動，修長的劍刃垂直的逼射在項莊面前，八爺只要一動手，殺機頓現！

白衣婦人蒼白的道：

「龍兒，攔住他！」

龍兒猶疑的道：

「娘，這不關我的事，八爺和項莊之間的恩恩怨怨，當然要由他們自己解決，我已救了他，却不能永遠都救他，娘，妳總不能讓龍兒逮人就拼命吧。」

白衣婦人被龍兒搶白一頓幾乎啞口無言，但她愛項莊至深，明知兒子說的對，也哀求的道：

「龍兒，好人做到底，送佛送到天，你再幫這次忙！」

龍兒幾乎拗不過他娘的哀求，但，這孩子稟性奇特，個性又倔，聞言又道：

「娘，犯一次錯，人家會原諒你，犯第二次，人家就不一定會原諒你了，八爺是爲了爹的仇而來的，做兒子的不能爲爹報仇已夠羞愧的，難道還要阻止別人替爹報仇，娘，我辦不到……」

白衣婦人全身震顫了，這些話居然出自愛兒的嘴裡，她原本指望愛兒能出手解了這次的圍，畢竟血濃於水，母子連心，可是龍兒却心堅如鐵，他秉承了疤七叔剛毅的個性，遺傳了七叔冷面心酷的絕情，這孩子到底是七叔的，還是項莊的？連她都懷疑了。

她咬着牙，顫聲道：

「好，龍兒，娘就跟項莊死在一塊。」

這一招眞狠，龍兒傻住了，他再狠再絕，也不能不顧母親的死活，龍兒痛苦的望着母親，顫聲道：

「妳眞要爲他死？」

白衣婦人痛苦的道：

「龍兒，一個女人一生中有多少機會，老疤死了，項莊也要死了，兒子，難道娘還有臉再找第三個麼？」

八爺不想聽這些，道：

「龍兒，扶着你娘先站一邊……」

龍兒眞是個乖巧的孩子，上前去扶母親，白衣婦人竟把手一甩，拖着項莊大聲道：

「我要和他死在一塊。」

誰知項莊冷冷一笑道：

「誰說我們會死？」

隨着他的語聲，空中響起九朵蓮花炮，散射在半空呈現出九朵燦耀的蓮花，八爺抬頭一看，心裡頓時一寒，想不到九蓮教徒在隱跡數十年後又重現江湖，這是個隱密的教派，一個神秘已詭異的組合，傳說九蓮教由九個老人統馭，又有人叫他們九連環，環環入扣，每一環都有一股力量，深入在江湖各派，有事時，九連環合聚其山蓮花池共議江湖大事，平時九連環各行其事。

八爺震道：

「九連環！」

項莊嘿嘿地道：

「他們俱是我爹手下，奉命終生保護我，八爺，你該死，我已佈下天羅地網，專門取你的性命……」

蓮花在空中瞬間消逝，遠處已響起破空風聲，只見四處人影幌動，已有三十餘人困向這裡。只見一個黑衣老人胸前繡着一朵青蓮，他移動着蹣跚的步履，一揚一歪的向這裡接近，項莊嘿嘿的道：

「吳叔，辛苦了。」

那青蓮老人呵呵地道：

「小少爺，吳豪奉命來晚一步，你沒受驚吧！」

項莊淡淡地道：

「沒什麼？只是點皮肉之傷……」

吳豪在九連環中屬青蓮環，他瞄了八爺一眼，道：

「小少爺，這位是誰？」

項莊不屑的道：

「想殺我的人。」

青蓮吳豪聞言大怒，道：

「殺你，少爺，他有沒有弄錯，天下有誰不知少爺是我們九連環的主人，莽莽　世有那個胆敢傷害少爺，難道他不怕九連環的連環追殺，不死不休的下場。」

項莊大笑道：

「有人就是這麼有種。」

吳豪瞪眼一揪八爺，道：

「朋友，那條道上的？姓什麼？叫什麼？」

青蓮吳豪一副老氣橫秋之態，他是目光精銳，經驗老滑，目光略略在八爺身上一瞄，頓覺這人氣度不凡，威中帶煞，從貌上便可看出不是易與之輩。

八爺淡淡地道：

「朋友，這口氣不善。」

吳豪鼻子裡重重的一哼，道：

「這是客氣的，朋友，道上送我一個吳索魂的外號，我這樣問話已是極端的有耐心了，換成別人，嘿嘿，那後果你會明白。」

八爺哈哈大笑道：

「這麼說我要謝謝你這位朋友了，九連環是個詭秘的組合，你們已隱密了太多年，我不明白，爲何又會再次出現江湖……」

吳豪冷冷地道：

「這是我們組合的事，你不必問，現在，你只要告訴你來自那裡？爲何要殺我們的少爺……」

八爺長吸口氣道：

「他殺人，別人殺他，公道嘛。」

吳豪聞言大怒道：

「大胆，少爺殺幾個人算什麼？他只要高興，愛殺誰就殺誰，干你何事，朋友，你是找死。」

這青蓮老人的脾氣還眞暴烈，居然不再看八爺一眼，只是向四處揮揮手，算是下達了格殺令。

格殺令一落，四邊有了動靜。

青蓮環今夜來了四十餘位，個個黑巾纏頭，長劍懸腰，吳豪的手勢一落，他們已同時將這裡圍了起來，四十餘條漢子彷彿都經過嚴格的訓練，他們決沒有同時攻殺八爺的意思，僅僅三個雄偉的漢子撲向八爺。

這三個壯漢各佔一個方位，佈成三角，八爺是打架動刀的能手，他目梢子只要略略一飄，就知道九連環的人不簡單，殺伐圍剿十分在行，這種架勢才是行家的招術，如果數十條漢子同時攻上，八爺隨便出手就能傷人，而一對三，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三面搶攻格成三角，進退攻守俱成方圓，八爺就要多費周章了。

八爺不屑的笑道：

「朋友都是行家。」

這三條漢子彷彿是出自同一師門，三個人的動作卽整齊又利落，三柄劍幾乎同時出鞘，嗆然聲中，三道耀眼的冷芒已狠厲而迅速的劈向八爺。

八爺從他們移動的步伐上已斷定這三大劍手俱是殺手行家，他從不敢小看對方，血腸劍在嗆朗聲中霍地躍顫而出，一溜劍光已反逼上對方的三枝長劍。

誰知八爺的劍式一動，這三個人的劍法迅卽轉變，他們劍法凌厲，每次擊出的式子俱成半圓形，有如蓮花瓣一樣的渾圓有成，這種劍法攻守合一，端是難得一見的好劍法。

八爺訝異的道：

「蓮花十八式。」

站在旁邊的吳豪也惊疑的道：

「你是楚八。」

他似乎也被八爺的名氣所震懾，吳豪是老江湖，年紀雖大却從未離開過江湖，對江湖人物瞭如指掌，六合楚八早已名聞道上，神龍旅的新霸連日流傳道上，八爺的血腸劍一出鞘，吳豪便已認出來了。

八爺的一劍斜穿而過，道：

「果然老江湖了，居然認得我。」

他知道自己目前處境十分不利，面對四週這麼多的九連環高手，端是大意不得，暗中一咬牙，那一劍已穿進最後面那個漢子的身上。

鮮血如點雨般的噴洒出來！

在慘叫聲中，其餘兩個似乎想不到八爺的劍會快的超乎他們的想像，當他倆尚在惊疑之間，兩束如幽冥魔手的劍又早已迎而來，他們在大惊聲中，八爺的劍已連着穿進他們的身軀之內。

剎那間，這三個殺手倒在血泊之中！

八爺殺人也不過是眨眼之間，四週的漢子俱發出了悲憤的怒吼，立刻朝八爺闖去，青蓮吳豪自從了解了八爺的身份之後，已知道憑自己手下三條漢子的功夫是佔不到便宜的，他派出這三個殺手也不過是試探一下八爺的功夫，此刻他目睹八爺的劍勢之後，已喝道：

「八爺，你果然是個人物，但，這會加速你的死亡，九連環的兄弟不能白死，青蓮吳豪從來不信邪，老夫要親自會會你。」

青蓮吳豪要下場了，這是鮮有的事，四週的漢子對吳豪一向敬如神明，他們了解吳豪功力深厚，鮮逢敵手，能讓吳豪親自下場的人，江湖上還眞不多。

點點頭，八爺淡淡地道：

「我在候着！」

青蓮吳豪的氣度就不一樣了，他手上無劍，空着一雙手掌，但一雙掌却呈黑烏烏之色，八爺目梢子何等銳利，在略略一瞄間，就知道吳豪的掌上功夫決不尋常，一定是練成一種罕見的功夫。

果然，吳豪的掌双間有股森冷的閃爍！

八爺面色一凜，道：

「毒蝎掌……」

蝎毒呈赤，中者無醫，是百毒門的十大絕技之一。

吳豪大笑道：

「有眼力，八爺，你果然不是普通人物，江湖上能一眼認出我的蝎掌的人不多，而你是少數幾個中的一個，即然知道我的毒蝎掌，八爺，你何不乖乖聽我們發落。」

八爺長長吸了口氣，望着遠處的天邊，道：

「這種掌已許久沒有在道上出現了，吳豪，死在你掌下的人一定不少，今天既無讓我碰上了，哼，我要把你那兩隻爪子砍下來！」

蝎掌至毒，中者即死，凡練這種掌的人，每日必以蝎子爲食，連喫四十九天毒蝎，等蝎青在身上發生變化後，再以功力將蝎毒逼至雙掌，天天以掌擊砂，使掌双間的毒氣溶在肉內，在收放間再以活人爲靶，中者面部呈黑即死爲準，所以八爺才會說出死人無數的話。

吳豪聞言仰天大笑，他笑的幾乎彎腰下去，因爲莽莽塵世中他還沒聽過有人要砍下他的手掌，他狂，八爺更狂，吳豪好像笑八爺無知一樣！

猛然間，遠處！

傳來一個酷冷的話聲道：

「誰有那麼大的胆子，居然敢砍下我們吳二哥的爪子，能說這種話的人，一定不知道吳二哥是誰？」

吳豪聞聲大笑道：

「是范飄雪麼？快來看看這個絕世大雜碎，他居然要砍下我的手，眞他媽的好笑又好玩，我老吳這雙手掌要是那麼輕易讓人砍了，也等不到今天在這裡喝風了。」

青蓮吳豪的話語還沒說完，只見一個紅面漢子已大步跨了過來，這漢子也是黑衣黑褲，但，頭上却以紅巾纏頭，黑衫上繡着一朵大紅蓮，紅蓮范飄雪可是個響噹噹的人物，那身輕功名聞天下，他動作快，脚程輕，夜行百里，氣不喘，血不湧道上人人懼他三分，因爲他殺人不眨眼，出手就要命。

紅蓮范飄雪一瞄八爺，立刻道：

「我當是誰呢，原來是八爺。」

他招子亮，見聞廣，從八爺的裝扮上，他已看出這位神龍旅的當家霸子了，八爺也很佩服范飄雪的眼力，連聲道：

「范朋友也是道上名人。」

紅蓮范飄雪嘿嘿地道：

「八爺，九連環實在不願意惹上你這麼一個對手，可是你千不該萬不該的跟我們項少爺爲敵，他在惡人城自成方圓，可說是人不犯他，他不犯人，你何苦！」

八爺面容一沉道：

「范朋友，小八不是個無故生事的人，項莊殺人，人要殺他，這是很正常的事，更何況他惹上了神龍旅。」

范飄雪不解的道：

「他殺了貴組合的人，八爺，有勞你親自出手的事一定不是小事，說，他殺了誰？」

八爺冷冷地道：

「七叔，你不會沒聽過！」

紅蓮范飄雪一呆道：

「神龍旅老當家，疤七叔……」

他是個狠將，但，他却沒想到項莊的漏子桶的這麼大，神龍旅兄弟滿江湖，老疤又是名氣顯赫之輩，項莊殺老疤，這件事果然不易善了。

八爺咬牙道：

「范朋友，識時務者爲俊傑，這是江湖恩怨，九連環如果能置身事外，咱們大夥還是朋友，如果你們硬要插手，神龍旅接下了。」

范飄雪苦笑道：

「八爺，看樣子咱們的樑子是結定了，項城主的父親項一帆是我們九連環的主，他臨終把城主托付給我們，我們不能眼看着他死在你的手裡！」

八爺眉宇一鎖道：

「各爲其主，吳豪，動手吧。」

乾脆，利落，挑明硬幹了。

青蓮吳豪嘿嘿地道：

「那只有對不住了。」

范飄雪也移身笑道：

「八爺，怨不得我兄弟，誰叫我們受了項老爺子太多好處呢，人情難還，你請注意了。」

青蓮，紅蓮是九連環中的兩支，各有兄弟，各有苗頭，今日若不是項莊出救命信香，這兩支人手端不會同會於此，吳豪和范飄雪是這兩支的當家主子，兩大主子同時出手對付一個八爺，這在他們來說是鮮有的事。

吳豪的右掌斜舉，掌心中有股黑朦朦的眞氣透出來，這是毒蝎掌的毒氣其毒厲害，中者必死，而范飄雪的劍也是森寒懾人，都是極度難纏的高手。

八爺的劍已斜伸，沉聲道：

「出招吧，誰也不是省油的燈。」

吳豪陰沉沉地道：

「好，看掌。」

十七

青蓮吳豪的掌及比劍猶利，一個矮身，人隨掌起，對着八爺正面劈出一掌，八爺只覺得有股腥臭味撲鼻而來，他連忙閉住呼吸，知道自己只要沾上一點蝎毒，這條命就會葬送在這兩人手裡，血腸劍有若劃過空際的流石，迅快而疾速的逼退吳豪那招過來的手掌。

范飄雪的劍快，人更快，他是輕功善長，動作敏捷的一斜步，一柄劍已疾速穿落，八爺在兩個大高手的搶攻下，他的長劍流星追月的情形下又迎向范飄雪，叮地聲中，火星四射，吳豪的掌及又悄無聲息的從背後拍下。

八爺頓感四週壓力奇重，別看這兩個人只是輕描淡寫的輪番搶攻，他們俱是當代名家身手，出招換招之快，以八爺的功力都有種喘不過氣來的感覺，嗚地一聲，八爺覺得左邊衣衫透過一絲涼意，只見自己左脇之處開了一道口子，他震聲道：

「好劍法。」

在這種先聲奪人的氣勢下，范飄雪不禁得意起來，他想不到僅僅數招間，已劃破了八爺的衣衫，雖未傷及皮肉，也夠八爺胆寒了。

范飄雪大笑道：

「八爺，還有更好的。」

劍勢浩瀚的有如黃河之水，道道滾滾的沸騰而來，青蓮吳豪那肯落在范飄雪的身後，一雙手掌更是翻揚飄飛，兩個人的掌劍頓時將八爺困死在殺伐中。

項莊大笑道：

「幹了他。」

青蓮和紅蓮這威壯的聲勢，果然能讓八爺疲於應付，八爺暗中咬牙猛地將全身勁力貫注在劍刃上，血腸劍瞬息之間透散着一蓬碧血之色，那耀眼的光芒居然逼得范飄雪和吳豪睜不開眼來。

遠處有人吼道：

「好劍，好劍。」

武者致勝就是要逮住之瞬間的機會，八爺那會放過這千載難逢的唯一機會，在一聲大吼中，那柄劍如巨蛇出洞似的衝殺出去，在一片血芒色中，他人和劍已混沌不清，衆人只見一大蓬的劍芒落向范飄雪和吳豪，只聽這兩個人在慘嚎中翻滾倒地。

鮮血如泉湧的洒落，人也在慘叫中悲吼！

龍兒大叫道：

「劍罡！」

這話由龍兒嘴裡吐出來，頓時使項莊和四週的兄弟大惊起來，他們只聽過武林中盛傳着這種百年難見的劍法，却無人曾親睹過，龍兒這一叫連項莊都楞住了。

項莊顫聲道：

「龍兒，你怎麼知道這是劍罡！」

龍兒小臉上露出驚駭之色，道：

「在那本武技秘笈中曾經登載過，不過這種劍道最高心法是需要有異稟的劍手還要在無意中滲透，有人練劍家極一生也無法達到這種境界，八爺居然能有此能耐，可謂難能可貴……」

這一剎那，龍兒倒像個武功行家似的，細說劍罡之由來，項莊雖然痴長那麼多歲也不禁楞在那裡，畢竟他沒見過這麼高絕的劍法，只從耳聞中聽說過！

八爺滿身被血所染，連他自己都沒弄清楚是怎麼殺了這兩大高手，只知道自己的劍勢一發不可控制，隨着劍刃的走勢而移轉，他記得自己的劍光砍在吳豪劈過來的手掌，再切入范飄雪的身軀中，范飄雪作夢也沒想到八爺的劍已傳神的能隨意殺人，瞪大了眼睛，臨死猶不信的想知道這是什麼劍法。

吳豪雙掌已斷，在翻滾中慘叫道：

「兄弟，替我報仇……」

項莊和四邊的兄弟目睹自己的兄弟慘狀，俱是血氣翻騰，他們在暴吼悲憤中，已如潮水樣的揮舞着劍刀衝向八爺。

八爺厲道：

「誰不怕死儘管上。」

還眞有不怕死的，二十多條身影有若飛舞半空的蛾子，在聲嘶力竭的狂吼中，揮舞着劍双向八爺砍殺！

八爺的劍已如雲蒼中的閃電揮起，他又展現了血腸劍無邊威力，只見冷芒劃過之處，血水似珠濺起，一連七劍，七條漢子的生命隨即終結。

七條當頭的漢子無一能夠僥存，俱是劍履穿身，腸肚湧出，那副死時慘狀，令那些撲殺的人寒了心，個個臉上露出了惊駭之色。

八爺冷澀的道：

「誰還有種，不信邪的可以再試？」

再試，兄弟死時的慘狀猶在眼前，九連環青蓮、紅蓮都栽在人家那威猛的劍勢裡，他們自覺除了送死之外已無勇氣再衝殺了。

但，青、紅蓮兄弟眞的這麼丟人，在衆目睽睽下任由一個外人殘酷的殺害自家兄弟，他們兩支俱覺顏面盡失，無臉再這樣忍下去。

項莊怒道：

「怎麼，你們怕了。」

他實在不甘心就這樣退縮，九連環雖然只來了二環，實力却也十分龐大，而今，八爺孤軍一人的連殺那麼多兄弟，他覺得九連環的威名掃地，往後難混。

突然，站在八爺身邊的一個漢子道：

「少爺，你也出手呀！」

這語立刻引起了四下的附議，不錯，青蓮、紅蓮死的死，傷的傷，雖留下吳豪的命，但雙掌已斷，跟個廢物有何分別，而項大少爺却只冷眼相觀，動口不動手，使這些漢子有種憤憤不平之色。

項莊一呆道：

「我……」

此刻項莊早被八爺那犀利而威烈的劍罡所懾，他本身原已受傷，那有胆氣親自出手，更何

況惡人城中仗着父親項一帆的餘蔭做威做福慣了，要他眞的拼命，他還眞胆小如鼠呢。

吳豪忍着斷手之痛，厲道：

「住嘴，你們居然敢對少爺這樣說話。」

要知九連環俱在項一帆手裡得過好處，蓮花教雖兵分九支，支支都對項一帆尊崇無比，項一帆一脈單傳只有項莊這個兒子，項一帆唯恐項氏絕後，臨死前將項莊托付給九連環，九連環明知項莊是個扶不起的阿斗，念在老城主的舊情上，他們雖死也要護主。

青蓮吳豪喝叱下，那些兄弟果然不敢再說話，兄弟們互相施眼色下，又向八爺困去。

吳豪顫聲道：

「少爺，快走！」

項莊是惡人城城主，一向眼高於頂，生平靠在老父身上，何曾敗過，那知吳豪此刻叫他開溜，他愈想愈難過的道：

「另外七環呢？」

跺脚之下，果然識趣的要溜了。

吳豪顫聲道：

「少爺，路途太遠了，他們七環要全部趕來這裡，只怕還有二天，你先回城裡，他們一到立刻向你請罪。」

這個人挺有義氣的，在這種節骨裡依舊念念不忘項莊是他們的少爺，恭敬之處連八爺都看的心服，這才曉得項一帆僅以一走方朗中而創立惡人城，憑其草根單方結交如此多武林好友，果然有其獨特之處，怪不得有那麼多人願爲項莊拼命呢，這全看項老爺子的面子。

驀然！

遠處有人高亢的大叫道：

「走，你們誰也別想離開這裡……」

話語間，只見三道人影有若幽靈般的風馳而落，他們人尚未來，已呼嘯連連，更可怕的這三個人彷彿是混世魔王一樣，逢人抓起就打，青、紅二蓮的兄弟，在眨眼間就死了五六個。

吳豪大叫道：

「八爺，你請來帮手。」

八爺鼻子裡重重一哼，道：

「笑話，神龍旅的事情豈要外人插手。」

這三個幽靈樣的怪客眨眼之間已飛撲而落，舉手投足中已擊斃了十幾個九連環兄弟，在銳不可當的情形下，紛紛走避，莫敢與他們抗衡。

人影一落，厲三魔已站定了身子。

項莊啊了一聲道：

「是你們……」

厲猛嘿嘿地道：

「小子，血書在此，誓約已破，從今後，你們項家再也控制不了我們了，現在我們厲三魔是來告訴你，從今後厲家兄弟要獨霸江湖，惡人城也在我們管轄之內。」

項莊仰天大笑道：

「血書，老魔，你再看清楚點，那是血書麼？」

厲猛手裡抓着那張血書，道：

「難道不是？」

項莊哼地一聲道：

「你連自己畫的押都認不出來麼？」

厲三魔拿到血書時也許是興奮過度，也許太過大意，居然沒有仔細看過，這也難怪，三個人久困惡人城中，只爲當年畫押賭咒而一呆十來年，此刻一旦看到那張禁制自然會過度瘋狂，以爲東魔所交必是眞品了，殊不知項莊心智深沉，那會輕易將父親交下的血書輕易拿出來。

厲猛、厲洪和厲鵬全楞了，他們急忙攤開血書一看，登時傻在那裡，厲洪跺脚吼道：

「他居然敢騙我們。」

厲猛神情慘變顫聲道：

「咱們唯死謝罪了。」

要知厲三魔生平雖然是殺人如麻，但，生平說話決對言而有信，爲了當年信約從未踏出惡人城半步，若是約不毀、誓不滅，他們犯了戒，必然要以死爲毀，否則，他們就不叫厲三魔了。

厲鵬吼道：

「我要殺了東魔。」

厲洪點頭道：

「對，咱們兄弟死前一定要先殺了東魔。」

項莊冷冷地道：

「你們既然出城了，表示那張約書的束縛力不夠，血書上記載的很明白，如違約定必遭嚴懲，毀約會死，違約則罰，你們選那樣？」

厲猛低聲道：

「少城主，我們選違約！」

項莊大笑道：

「好，卽屬違約理當該罰，厲猛，現在我罰你們立刻殺了那個楚八，再提東魔的人頭見我。」

厲洪大笑道：

「好呀！這容易。」

是很容易，殺個人對他們來說比吃頓飯還容易，這懲罰在厲三魔來說是太輕了，三個人六道目光幾乎在同時落在八爺身上。

尤其厲鵬，他吃過八爺血牙小刀的虧，目中那股眼火更是濃烈，殺別人也許還沒那麼大的勁，殺八爺，厲鵬的精神來了，但，八爺不是那麼好殺，因爲八爺有血牙小刀，厲鵬對那種發時無聲，去無影的小刀還眞有點怕。

厲鵬嘿嘿地道：

「兄弟，這小子要交給我。」

鳶洪點頭道：

「咱們兄弟如果連他都幹不了，那還不如一頭撞牆，往後江湖道上也別混了，老三，放心，別一開始就整死他，要留着慢慢玩。

厲猛沉凝的道：

「要小心點，血牙是眞厲……」

龍兒小眼珠斜望着八爺，忽然道：

「項莊，你眞有血書麼？」

項莊一楞，沒料到龍兒會突然問出這句話，厲三魔的血書是他爹交給他的，他當然理所當然會有，龍兒話音一落，項莊立刻怒道：

「項叔當然有，小孩子別插嘴。」

厲三魔可將龍兒的話字字句句聽進耳裡，他們是認約不認人，終生爲那張血書所困，龍兒這句話立刻勾起了厲三魔的猶疑，他們幾乎同時望着項莊，目中盡是懷疑之色，項莊被看的有點發毛，吼道：

「還不動手，難道要自絕身死。」

厲猛冷冷地道：

「也太多年了，項少爺，請將血書拿出來給兄弟們過目，我們受你老子約束這些年，只是爲信守誠信，如果沒有那張血書，任誰也約束不了我們。」

項莊咬牙道：

「你們信不過我？」

厲猛冷笑道：

「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東魔已經要了我們一招，使我們不能不有所戒心，否則我們又給你玩了。」

項莊冷冷地道：

「我拿出之後你們可別後悔。」

龍兒冷笑道：

「我看你是拿不出來了。」

項莊聞言大怒，礙於白衣婦人的面子，他又不便翻臉，只有惡狠狠的瞪了龍兒一眼，在厲三魔六道目光的逼視下，項莊伸手往靴子裡去掏那張血書，當他的手伸進靴筒中時，他的手再也拿不出來了……。

東西不見了。

厲洪移身搶了過來，伸手抓住項莊的衣襟，怒聲道：

「在那裡？」

項莊苦笑道：

「在城裡。」

其實血書早已藏在他的長靴筒子裡，那知這幾天惡人城裡發生那麼多事故，竟然不知何時弄丟了，但項莊聰明絕倫，雖然丟了血書，面色依舊不變，臨時觸動靈機，硬說藏在惡人城。

厲洪怒道：

「你騙我。」

項莊怒聲道：

「你們這三個有頭無腦的東西也不想想，這麼重要的東西我會隨便放在身上，萬一落在他人之手，豈不是……」

底下的話他不用說，別人也知道他要說什麼？

他的話說的也有點道理，厲三魔還真拿他不敢怎麼樣，厲猛沉思道：

「帶回城，先看血書！」

項莊知道回到惡人城交不出血書，這條命一定玩完了，他善攻心機，目光一沉，已冷冷地道：

「厲猛，回惡人城我交出血書，還你們自由，不過，我一定要楚八的命，這是條件。」

厲猛想了想道：

「好。」

厲三魔俱是聰明人，項莊雖不能立刻交出血書，但這一紙血書一直都在項家，如果回到惡人城項莊有血書，他們知道那後果會很慘，不如先殺了八爺再說。

三兄弟幾乎是同一個心意，三個人分三個角度逼向八爺，在這種情況下，八爺知道這三大魔可不是九連環青蓮、紅蓮那種角色，三魔中那個都不是善意的，他知道不拼命是不行了，血腸立刻舉起。」

厲猛皺眉道：

「咱們三個殺他一個，太丟人了。」

厲洪嘿嘿地道：

「那由我來。」

厲鵬恨聲道：

「不，他傷過我，這仇一定要報。」

兄弟倆一爭一吵，兩個人各不相讓，厲鵬的黑煞劍在瞬息間劈了出去，厲洪的雙掌更不留情，在這兩大絕世高手的截擊下，八爺步履有點亂了。

縱地，厲洪的身子一個踉蹌，彷彿要揮在地上一樣，在那踉蹌間他的右掌如惡魔的爪子，那麼快速的斜砍而落，八爺的血腸劍此刻正被厲鵬的黑煞劍逼迫，那能有轉圓的餘地，背後砰地一聲挨了一掌。

八爺身子劇烈的一陣搖幌，人差點跪倒地上，還好他根基深厚，張口吐出一口鮮血之後，人已斜躍而起，血腸劍已倒轉而下。

厲洪訝聲道：

「好小子，居然還挺得住。」

他對自己的掌勁一向都爲自豪，憑藉着數十年渾厚的功力，尋常人那經得起這致命的一擊，但八爺只不過是吐了口鮮血，依然有能力攻擊自己。

八爺只顧得殺厲洪，忘了身後的厲鵬正在尋覓最佳的攻擊方位，厲鵬的劍像一條吐信的毒蛇一樣，那麼準確的劈向八爺的後腦勺子，快的令人目眩。

而八爺恍似未覺，奪劍劈殺厲洪！

厲洪疾速暴退，雙掌翻飛拍出，澎湃的掌勁有如大海的波濤那麼洶湧激盪的衝了過來，八爺身在兩人中間，剛才又挨了重掌，他似乎避不過這致命的擊。

但！

在這生命交關的剎那，八爺的血牙小刀已從翻動的身影中射了出去，是兩柄奪命的小刀。

厲猛睹狀吼道：

「小心。」

他很了解血牙小刀的厲害，血聖的血牙血腸俱是世間罕見罕聞的利器，厲鵬挨過它的鋒利，知道它會奪命，厲猛怕自家兄弟避不過血牙的追殺，在吼聲中，厲三魔之首的厲猛，抖手射擊數點寒星。

空中響起疾嘯，並有鈴鈴之音！

奪魂鈴！

滅跡江湖的奪魂鈴竟從厲猛手中重現江湖，那數枚小鈴在旋轉激盪的鈴聲中撞向血牙小刀，叮地兩聲脆響，奪魂鈴和血牙小刀同時墜地，黃銅色的小鈴噹，居然被血牙刀穿透，僅有小刀刀柄露在鈴面上！

厲洪和厲鵬似乎同時長喘了口氣，若非是厲猛適時援手，此刻兩人必然死在血牙刀上。

八爺也楞住了，血牙小刀是頭一次失手，在他博擊生涯中這是初次失手，他蒼白的道：

「好個奪魂鈴！」

斜斜馭起血腸劍，一蓬紅光顫射出來，他知道今夜不拼命就要死在這三個魔頭手裡了，畢集了全身功力運聚在劍刃上！

劍罡！

他要用僅有的餘刀逼發劍罡，但，八爺似乎忘了，劍罡是最耗體力的動具，任何一個劍手都無法連續使用這種超俗劍力，否則一定會嘔血而死，更何況他還受了傷。

劍光不夠，劍力不強。

這是他運劍時的頭一個感覺，饒是這樣，厲三魔已發現不對了，他們深熟武林劍笈秘辛，一看就知這是什麼劍法，厲洪顫聲道：

「他眞是血聖的傳人……」

血聖也善使劍罡，厲三魔似乎是心有餘悸的驚見八爺又重現這種超聖的劍杖，厲猛凝重的道：

「他不死我們兄弟決不留活口！」

三個人幾乎是同一心意，飛躍的提起身形，運用各種不同的功力，如數隻翱翔空中的兀鷹一樣，瞬快而無匹的撲向八爺。

八爺大喝道：

「拼了。」

劍芒在空中顫起，在那恍移的身影中穿射，三個兄弟的掌劍同步揮出，八爺只覺壓力奇重

，奮起的劍勢猶不能抵擋這迅烈的攻擊。

八爺雖保住了自己，但劍已舉不起來，而身上又挨了一掌，厲三魔也是面色蒼白，八爺的劍罡雖不夠强勁，却也逼得他們近不了身。

厲鵬獰笑道：

「他還有餘力麼？」

憑他們對敵的經驗，他們已看出八爺此刻虛的經不起一指，他妄發眞力，身體裡僅有的一點力道已幾乎耗盡，因爲八爺喘聲如雷！

厲洪笑道：

「去他的。」

他狠狠的踢出一脚，這一脚踹向八爺的胸口。

說眞的，八爺連移動身子的力氣都沒有了，他只有仗持着那柄血腸劍柱地才勉强讓自己站着，否則，他早就倒下了。

此刻厲洪的脚已臨近他身軀，他根本閃移不及！

突然！

龍兒大叫道：

「住手。」

厲三魔的耳裡有若巨雷般的嗡嗡有鳴，厲洪那踹出的脚居然情不自禁的疾速縮回來，他不知何處高人有這麼高的內力，竟能僅憑這一吼，震得他心口狂跳！

三兄弟瞬快的尋找發聲之人，除了四週那些九連環的兄弟外，根本沒有人來這裡，這聲巨吼是誰發的？厲猛高聲道：

「是那位高人？」

龍兒淡淡地道：

「高人不夠，矮子可算是一個……」

他只是十來歲的孩子，長的個子不高，面上稚氣十足，厲三魔瞪大了眼睛也不信這個相貌平平的孩子有這麼深厚的功力，能用吼聲震懾住自己兄弟。

厲猛不信的道：

「小友，剛才是你叫的！」

龍兒大眼一眨，道：

「不錯呀。」

厲猛嘿嘿地道：

「你可知道我們三個是什麼人？妨碍我們兄弟辦事的人都要死，你小孩子難道不怕死。」

龍兒笑笑地道：

「你們是三個老不死，仗着會點武功便隨意殺人，我龍兒看不慣，很想給你們點教訓……。」

這孩子要教訓他們，厲三魔互相看了一眼，仰天一陣大笑，他們活了這麼大年紀，那個見了他們不懼怕的恭敬如儀，這孩子竟在他們面前口出狂言，教訓起他們，他們覺得好笑，也有點稀奇。

白衣婦人顫聲道：

「龍兒，在三位伯伯面前不可無禮。」

厲鵬望了白衣婦人一眼，道：

「這是你兒子。」

白衣婦人顫聲道：

「請原諒這孩子。」

厲洪嘿嘿地道：

「聰明可愛給我當孫子。」

這話倒不是有心佔便宜，厲洪見他聰明伶俐，胆壯可愛眞有心調教調教他，白衣婦人聞言連聲道：

「好，好。」

龍兒翻了翻白眼，道：

「你給我當兒子。」

厲洪聞言大怒，想不到這孩子這麼不知好歹，他神情略變，已怒聲道：

「你找死。」

他殺人只隨自己所好，那管你是大人小孩，伸手揮出手掌，朝龍兒的胸前抓下。

八爺急聲道：

「龍兒，閃！」

他眞不敢想像龍兒落在厲洪手裡會是個什麼樣子？可是此刻他全身骨頭如散了一樣，除了尚能勉强站着喘氣外，連舉劍的力氣都沒有了，心裡着急都帮不上忙。

那知龍兒不避不閃的道：

「你只要沾上一點邊，我就叫你後悔，保證你會跪在地上叫我爺爺，否則，我一定不放過你。」

厲洪那會信這個邪，他會過各門各級高手無數，何曾遇上這麼滑嘴的孩子，心裡愈想愈氣，手掌已臨近龍兒的身邊。

猛地一震，厲洪只覺得有一股看不見的氣憤橫在自己的掌前，他用力震推居然沾不到那孩子的邊，而一隻手伸出去容易，收回來難，因爲對方只是個孩子，人丟不起。

厲猛一怔道：

「老二，怎麼啦！」

厲洪借機縮手，道：

「孩子，孩子，我居然會和一個孩子一般見識。」

龍兒冷冷地道：

「厲洪，你想殺我，還死要面子，小少爺就在這裡，我看你能不能摸到我一根毛，嗯！」

厲洪聞言大怒道：

「你！」

龍兒呸地一聲道：

「你還瞪眼珠子，小心我挖出你那雙賊眼！」

沒有人知道厲洪是如何栽在這孩子手上，可是厲洪顯然對這孩子有所顧忌，他忍氣吞聲的只望着龍兒，心中的怒火一點也沒表示出來。

厲洪微哼的道：

「老二，怎麼回事？」

厲洪苦笑道：

「邪門。」

厲鵬大笑道：

「笑死人了，連個孩子也下不了手。」

他是個道地的粗人，想到自己二哥居然讓一個小孩子給唬住不覺得好笑起來，望着龍兒那嬌小的身子，一腳踢了過去。

這一脚還眞快，眼看已踢在龍兒肚子上。

龍兒冷叱道：

「回去吧。」

他小手朝厲鵬那隻踢來的大脚一點，厲鵬果然縮回了自己的脚，厲鵬滿臉惊寒的道：

「果然邪門！」

龍兒面有怒顏的道：

「你們給我聽着。」

這種口吻對三個魔道中高手說話，不但八爺百思不解，項莊又何嘗能理解，厲三魔的當家大哥厲猛，有點不悅的道：

「小子，我兄弟是看你小孩子，才一直忍耐，如果你再過了份，憑厲三魔的本性，要你的小命易如反掌。」

龍兒哼地一聲道：

「八爺是我的朋友，你們不准殺他。」

厲猛大笑道：

「笑死人了，我們殺誰還要你的同意。」

龍兒點頭道：

「從現在起我是你們的主。」

厲猛不屑的道：

「你是誰？小子，大話會閃了舌頭。」

龍兒哼聲道：

「憑這個……」

那張血書，項莊手裡的血書，居然已落在龍兒的手裡，厲三魔呆住了，這麼重要的東西怎會在這孩子手裡，項莊更慌了，急忙上前。

項莊急聲道：

「快還我，龍兒你要什麼我都給你，就是這張血書不能給你。」

龍兒叱道：

「站住，當心我叫他們殺了你。」

項莊果然不敢動了，血書在龍兒手裡，他只要一個命令，厲三魔當眞會將他撕成三截，因爲厲三魔只認血書不認人，唯有血書才能扣住這三個魔道。

項莊怒聲道：

「龍兒，你偷了我的血書，我……」

龍兒瞪眼道：

「這不叫偷，叫借。」

項莊連連點頭道：

「借，借，小祖宗，你可以還給我了吧。」

龍兒哼聲道：

「沒那麼便宜，我還沒玩夠呢！」

厲猛是三兄弟中最富心機的一個，他看見血書在龍兒手裡，心裡倒有點踏實了，他想像中龍兒不過是個孩子，對付一個孩子不會是件難事，他動了搶的念頭，厲猛嘿嘿的道：

「小友，我只要看看是眞是假，如果是眞的，我們三個老東西就聽你的，假的，嘿嘿，當心我殺了你。」

龍兒將血書一攤，道：

「看吧。」

略略呈黑色的字跡有他們兄弟的簽名，厲猛一看字跡，果然是他寫的，他驀地上前，伸手去搶那張枯黃的血書。

他出手如風，當眞快若閃電。

那知龍兒喝道：

「你眞敢！」

龍兒的動作不會比厲猛的速度慢多少，他人雖小，動作却快，略略一移身，血書已收在背後，另伸出小掌向厲猛的掌指拍去。

拍地一聲！

厲猛的全身恍若觸電似的一震，龐大的一隻手掌像被一柄千斤巨錘敲了一下似的，痛的他急忙縮回手掌，滿面惊駭的道：

「你……」

龍兒冷冷地道：

「想動手還要修練修練……」

厲三魔兄弟三個全栽在這個孩子手上，若非親身經歷，打死他們也不會相信，但事實證明一切，龍兒雖然年紀小小，那身有如神幻的功夫却是千眞萬確，憑厲三魔的絕世功夫在人家小孩手裡沒有一個能討得便宜。

厲猛詫異的道：

「這是那家功夫這麼厲害？」

項莊駭異的道：

「龍兒，你這身功夫是怎麼練來的？」

龍兒淡淡一笑道：

「說到這身功夫我倒要感謝你項莊了，當年我和我娘關在石洞的時候，你給了我那本册子，我閒極無聊隨手翻翻，就這樣學會了功夫，其實我根本沒有練什麼？」

項莊不信的道：

「那只是本太極門初學入門，那有這份功力……」

太極門初學入門只是些吐納甩手推步的動作，是一般的初學功夫，龍兒就是從娘胎裡練功也無法達到隨意的神學，這門粗淺的心法決造就不了這樣一個奇才。

龍兒格格地道：

「項莊，這就叫做因人而異了，我除了學那門太極門功夫外，我在石洞的壁上發現有十八個刻劃的人像，反正閒着沒事，就按圖上玩耍，誰也不知道那就是功夫。」

他娓娓道來，說的輕鬆，但在厲三魔和項莊聽來，却詫異不已，他們腦中一直盤旋着那十八個人像倒底是什麼樣的功夫，有這麼神乎其技的功夫。

殊不知太極門博大深遠，是武者最難登堂的一門心法，龍兒年幼無知，腦中沒有半絲稚念，在有意無意中將內功心法滲透，再修十八式的秘招，遂有今日之功夫，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深的武功。

這就是有意栽柳柳不發，無意栽柳柳成蔭，龍兒得天獨學，得到舉世難見的至高武學猶而不知。

十八

此刻，厲三魔已被龍兒那身出奇幻化的功夫所惑，他們畢集腦中所有思維也想不出何門何派能調教出這麼高絕武功的師父，厲猛突然對那十八個人像有了興趣，眼珠子在轉動間，道：

「小友，可否帶我去看看那些人像。」

龍兒叱道：

「住嘴，厲老兒，血書就在我手裡，我就是你們的主，現在我告訴你們，如果你們不遵守諾言，這張血書將呈現給天下武林，說你們忘信背義……」

厲三魔惡跡滿天下，是有名的殺人劊子手，但他們數十年來決對是言而有信，如果天下人俱知他們是忘信背義之德，是不如讓他們切腹自殺。

厲猛點頭道：

「是，小主人。」

厲洪怒瞪了項莊一眼，道：

「他居然騙我們。」

要厲三魔守信守諾，生平最痛恨別人欺騙他們，項莊失了血書，自是在瞞他們，他們決不能忍受這種事，厲洪一吼，項莊已神色蒼白。

厲洪向龍兒拱手，道：

「小主人，我要教訓他。」

龍兒嗯了一聲道：

「別告訴我，我什麼也沒看見。」

這孩子聰明透頂，話語一落，頭已轉了過去，根本不看項莊一眼，厲洪伸手揪過項莊，登時將他舉在半空，重重的往地上摔去。

哎呀！

厲洪臂力奇大，重重摔下，力有千斤，項莊慘叫一聲，人已爬不起來，他痛的全身顫悚，眼淚鼻涕都流出來了，白衣婦人撲上去，顫聲道：

「項莊，項莊。」

厲猛冷冷地道：

「殺了他，老二。」

厲洪嘿嘿地道：

「好。」

他一腳踩在項莊的肚子上，項莊如豬被殺時那樣慘叫起來，白衣婦人摟住厲洪的大腿，慘聲道：

「龍兒，快叫他住手。」

念在母親的份上，龍兒終於回過頭來，道：

「算了。」

厲洪是天不怕地不怕，但對龍兒就尊敬多了，他們厲氏兄弟最懂的主從之分，果然鬆了那隻大腳，站回厲猛的旁邊。

項莊額上汗漬滾滾，這才長吁口氣，總算拾回一條命來，白衣婦人立刻扶着他坐了起來。

龍兒轉頭道：

「八爺，你怎麼樣？」

八爺已漸呼息平穩，道：

「不碍事了。」

他對龍兒是又憐又愛，想不到這孩子小小年紀，處理事情決不遜於大人，疤七叔有子如此，雖死猶榮。

龍兒沉思片刻道：

「厲猛。」

厲猛一怔道：

「少主有何吩咐？」

龍兒瞄了項莊一眼道：

「把我娘和姓項的送回惡人城，並且追捉東魔，千萬記住，不要傷了他的命，我要親自替爹報仇……」

厲猛嘿嘿地道：

「好，東魔那老鬼跟我們的過節還沒了呢，你不說，我們也要找這老東西算帳，少主，我們走了。」

厲鵬將項莊往脇下一挾，厲洪也牽住了白衣婦人的手，白衣婦人顫聲道：

「龍兒，你不跟我們走？」

龍兒冷冷地道：

「娘，跟殺父仇人同住一屋簷下，是我不能忍受的，娘，你喜歡他，你跟他過，我要去神龍旅，不過娘要心裡有準備，兒子殺了東魔之後，一定會取項莊生命。」

白衣婦人搖頭道：

「龍兒不可……」

龍兒黯然的道：

「娘，別說了，我也不想離開妳。」

他畢竟還是個孩子，說着說着，眼裡淚珠已滾了下來，雖然他娘愛上爹的仇人，可是娘歸娘，生他育他的是這個可憐的女人，他再狠再酷也深愛他的母親。

白衣婦人顫悚的道：

「龍兒，別忘了來看娘。」

龍兒已揮手了，厲三魔在一個「走」聲中，如三隻大鳥似的帶着項莊和白衣婦人如飛而去，眨眼間失去了踪影，唯有空傳而來的白衣婦人叫聲尚餘盪在龍兒的耳際，龍兒堅強的抹乾了眼中的淚水。

站立良久，龍兒恍如沉迷在那糾結不清的憶思中，他尚是個稚齡的孩子，有一種難開的心結！

半響！

龍兒嘆道：

「八爺，我爹是神龍旅的覇子。」

八爺嗯了一聲道：

「一個值得尊敬的老人，他對待屬下比自己兄弟還關懷，神龍旅上下沒有一個不將他視爲父親般的依持。」

龍兒聽了十分高興的道：

「謝謝你，八爺，我終於聽到你們對爹的眞正評價。」

八爺一怔道：

「怎麼啦？」

他那知龍兒自幼不被疤七叔重視，由於分多聚少，龍兒那顆稚幼的心坎裡，一直以爲七叔是個嚴酷無情的殺者，由於七叔的酷冷，和項莊在娘面前的惡言攻訐，自然而然影響了龍兒對七叔的觀感，如今龍兒從八爺嘴裡聽到父親眞正的形象，自然是他所最高興聽到的。

龍兒面上終於露出一抹笑意，道：

「我還以爹是個無情的人呢。」

八爺嘆息道：

「你沒有跟他長久相處，不知道他仁人愛物，神龍旅上下莫不敬他如父，可惜，這麼一個好人死在奸人手中。」

龍兒眼眶潤紅，道：

「八爺，我有事求你。」

八爺拍拍他道：

「說吧，伯伯一定會答應你。」

龍兒顫聲道：

「我想加入神龍旅。」

八爺一呆，道：

「你，龍兒……」

龍兒苦澀的道：

「我年紀雖小，却最聽話，只要八爺准我加入，龍兒一定會好好幹，因爲這是爹辛苦所創的組合，我一定要把它發揚光大。」

八爺被龍兒那片赤誠所感動，這孩子已無家可歸，他是屬於組合大家的孩子，七叔已逝，照顧這孩子的責任當然要由八爺來肩負，八爺點頭道：

「好，龍兒，神龍旅歡迎你。」

龍兒一聽八爺點頭答應了，心裡那股興奮眞是不可言諭，他想不到自己也能加入父親創立的組合裡，在激情過後，他抱住了八爺，泣道：

「伯伯，我會永遠聽你的話。」

八爺摟着龍兒道：

「好，我們回組合，看看那些叔叔伯伯。」

兩個忘年之交的好友就這樣交上了朋友，龍兒從出生到現在從沒有像今天這麼高興過，他緊緊的跟着八爺，希望自己能接受神龍旅全部兄弟的歡迎。

夜已深了，風更涼。

八爺和龍兒的身影逐漸消逝在夜色裡，從一塊石壁後面轉出一個灰袍的老人，他望着八爺和龍兒的背影，長聲嘆息道：

「好可怕的孩子，他就像是神龍旅的秘密武器，能讓任何人致命，小八和他如果聯手，舉世之下有誰能和他抗衡。」

隨在這灰袍老人身後的漢子也伸出頭來，道：

「有，唯有你東魔能和甚匹敵。」

東魔詭異的道：

「黃峰，如果你碰上像龍兒這樣的對手，你會怎麼處理？」

黃峰嘿嘿地道：

「即不能爲己所用，最好的辦法是除掉他……」

東魔聞言大笑道：

「好呀！你也聰明了。」

黃峰嘿嘿地道：

「這段日子跟了你，笨人也會變得聰明，你利用每個人除去你心中之患，這次對付這孩子你又有什麼辦法？」

東魔冷冷地道：

「我要那張血書。」

黃峰啊地道：

「你還要利用厲三魔，喂，別忘，厲三魔此刻正在追殺你呢，假如你落在他們手裡，我的爺，你就是被分屍了也消解不了他們對你的怨恨！」

東魔不屑的道：

「有了血書，姓厲的再狠再毒，他也要聽我的，目前狀況很明顯，誰掌握血書誰就會佔上

風，那孩子手中那張王牌必須搶過來。」

黃峰搖頭道：

「你也瞧見那孩子的身手了，動粗的只怕行不通，要從龍兒身上搶到血書，嘿嘿，東魔，你有辦法麼？」

東魔陰沉的道：

「我有耐心等……」

黃峰一呆道：

「等……」

點點頭，東魔嘿嘿地道：

「不錯，等是最後勝利的契機，別忘了，他只是個孩子，孩子就有孩子的天性，也是致命的缺點！」

黃峰聞言大叫道：

「你好可怕。」

東魔鼻子裡重重一哼，道：

「這就是警告你，別想叛離我，否則，你會死的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黃峰心底一涼，笑道：

「我那敢。」

但心底裡却暗暗不服氣，對這個殺人不見血的老狐狸懷恨在心，他自己曾經暗暗想過，只要有機會，他也會加倍報復這個老魔頭，因爲黃峰已厭倦了這種受人擺佈的日子，他幾乎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生活。

東魔酷厲的道：

「諒你也不敢。」

說完移身行去，黃峰只有尾隨這灰袍老人的身後，誰會想到這個看似和藹的老人竟是個殘酷無比的禽獸！

× × ×

「糖葫蘆！」

「糖葫蘆！」

日頭早已曬過了頭，龍兒從睡夢中醒來，當他看見太陽已曬到屁股上時，自己都要啞然失笑，他急忙爬起來嗽洗，耳邊一直傳來小販的叫賣聲，龍兒伸了懶腰，推門走了出去。

空野裡四處無人，蝴蝶尚在空中翩翩起舞，幽幽的花香隨風吹來，龍兒奔躍在野草間，追

逐翩飛的蝶兒！

靜謐中，龍兒看見小杜依坐在一棵大樹下，那柄犀利的冷劍插在泥地裡，龍兒知道杜叔叔在練功，他離遠點的向小路行去。

遠遠的，有個扛着草把子的葛布老人正低着頭向前走，一枝枝紅艷奪目的糖葫蘆斜斜插在草把子上，這老人邊走邊念念有辭的道：

「賣糖葫蘆！賣糖葫蘆！」

圓潤欲滴的糖葫蘆勾得龍兒直流口水，他眞想買一串來吃吃，龍兒伸手摸了摸口袋，一文也沒有，他只好苦笑道：

「一定不好吃，不甜還有狗屎味。」

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龍兒是個頑皮的孩子，他最會爲自己解嘲，一邊說一邊從這老人身邊跑過去，字字句句全落進這老人耳裡。

賣糖葫蘆的販子回頭瞪了他一眼，道：

「誰說我的糖葫蘆不甜。」

龍兒一笑道：

「我說的。」

那販子嘿嘿地道：

「如果甜的呢？」

龍兒淡淡的道：

「我說不甜就是不甜，不買，不買！」

販子眼裡掠過一抹陰異的道：

「你沒錢……」

龍兒一呆，想不到這個老販子一句話就掀了他的底，他那知鄉下小孩一年四季身上都不帶錢，老販子用屁眼也能想像出，但龍兒倔强成性，故意道：

「誰說我沒錢？」

他故意伸手到口袋裡，做勢掏錢狀，誰知那老販子看也不看一眼，伸手拿下一串糖葫蘆笑道：

「給你！」

龍兒楞楞地道：

「要不要錢？」

老販子笑道：

「不要一文。」

龍兒沒有想到天底下會有這麼好的事情，自己隨便蒙上兩句就哄來一串糖葫蘆，心裡頓時歡喜的舒暢起來，但他死愛面子，故意道：

「我娘說過不能隨便要人家的東西。」

嘴裡說的漂亮，還是把那串糖葫蘆接了過來，老販子嘿嘿地道：

「你覺得不好意思就跟我去賣糖葫蘆！」

龍兒搖頭道：

「那很好玩，可惜我不能去。」

老販子嘿嘿地道：

「吃吃看，糖葫蘆很甜。」

龍兒用舌頭舔了一下，點頭道：

「還不錯。」

他的話才說完，人已仰頭翻倒在地上了，老販子那張陰沉沉的臉上忽然露出一層笑意，嘿嘿地道：

「要對付個孩子太容易了。」

他怕給別人看見，連忙了肩上的草把子，揹起龍兒往野地裡騰躍，他身形如風，快若流石，那像個普通的莊家販子。

而這時已傳來小杜的話聲道：

「龍兒，龍兒。」

這老販子連閃數閃，已進入草叢之中，他看看身後沒有人追來，似乎放下了心，步子不禁放慢了，此刻，這販子愈走愈覺得龍兒沉重，額際上不禁滲出了汗漬，他皺眉道：

「他只是個孩子，怎麼會這麼重？」

他眞想把龍兒甩下來，可是這裡尙是神龍旅的地盤，而自己又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利把這孩子交給東魔，他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有加快了步子。

突然！

他腦子裡想到那張血書，不禁自言自語道：

「如果我先拿到血書，厲三魔就聽我的指揮，有了他們三個兄弟做我的副手，嘿嘿，東魔就不足懼了，我黃峰也可獲霸一方，再也不用寄人籬下了……」

這念頭在他腦子裡一閃而過，那張血書如同無盡的寶藏似的，那麼鮮明的誘惑着黃峰，當這念頭展現在他腦海中時，他的心頓時加速的躍動，愈來愈覺得這張血書是他終生的護身符，

東魔千方百計想得到這張血書，可見這張血書有多重要了。

一念至此，黃峰急需要找一塊隱秘的地方，他不禁四處觀望，看看有沒有可以隱起行踪的地方，他相信自己會在極短的時間從龍兒身上得到那張血書。

但，他又想到東魔的酷厲手段，如果他知道自己私吞了龍兒身上那張血書，一定會血腥的追殺自己，除非自己能在最短的時間控制厲三魔，要他們天天追隨身邊，否則東魔一定有法子殺了自己。

黃峰此刻心緒紊亂，不知如何處理眼前的事情，他正在胡思亂想之際，耳邊忽然響起一縷細語道：

「你要帶我去那裡？」

黃峰思想錯亂，猶在考慮血書的事情，耳邊語聲一落，他猶無所覺的隨口答道：

「我要血書。」

那知龍兒扒在他背上，輕聲道：

「喂，老小子，我要尿尿了，你再不放我下來，我就尿到你身上了。」

這句話黃峰可聽清楚了，他全身劇烈的一震，想不到龍兒這麼快就醒了，他急忙的放下龍兒，道：

「你醒了。」

龍兒大笑道：

「我根本沒睡着。」

黃峰聞言大惊，東魔的迷魂藥是何等劇烈，沒有他的解藥那會醒了過來，龍兒明明舔過糖葫蘆，迷魂藥入了他的口怎會不生效呢，他楞楞的道：

「你沒睡，那剛才……」

龍兒哼地一聲道：

「你眞笨，荒山野地裡賣糖葫蘆，鬼才信，要拐騙孩子也要看地方，我龍兒早看出你不是好東西了，故意舔了下糖葫蘆，裝成中毒的樣子，看你玩什麼把戲。」

黃峰那會料到龍兒鬼靈精的這麼可怕，他雖早年投身江湖，歷經過不少事情，像這樣聰明的小孩，他還是頭一回碰上，他知道自己的行藏露露，道：

「你聰明，我笨，小子，我認栽了……」

他知道龍兒的武功很高，以他的功夫決不是這孩子的對手，三十六計走爲先，他要開溜了。

龍兒一瞪眼道：

「站住。」

黃峰苦笑道：

「小友，我也是奉命辦事，決不是有意惹你，你大人大量饒了我這次，以後我黃峰決不惹你。」

龍兒哼地一聲道：

「抱歉，黃峰，我是小人小量，沒有那麼大的肚子也撐不了船，我知道你是東魔派來的，這個人跟我有仇，你跟他在那裡見面。」

黃峰想不到這孩子這麼難纏，居然逼迫他說出東魔的落脚之處，黃峰胆子再大也不敢透露半點，他連忙道：

「我們沒有約定，他隨時跟我聯絡。」

龍兒怒聲道：

「你不說，我有辦法，殺了你之後，那老東西自然會找上門來，因爲我身上有他要的東西。」

黃峰大駭道：

「你要殺我？」

龍兒冷冷地道：

「殺我爹的兇手也有你一份，雖然輪不到你動手，至少你是帮兇，黃峰，你想想看，我能饒了你麼？」

這話從這孩子嘴裡說出來，黃峰只覺得心顫神搖，他幾乎忘了自己也是逼害七叔的兇手，龍兒年紀雖小，對事情的推理和研判精確無比，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黃峰心中有愧，以爲龍兒眞把所有事情摸清楚了，嚇得他兩脚發軟，一顆心幾乎要跳出口腔外！

黃峰搖手道：

「不關我的事，是東魔一手策劃的。」

龍兒面色酷冷喝道：

「你也賣了力。」

黃峰顫聲道：

「我是被逼的。」

龍兒長吸口氣道：

「行了，你即然也賣了力，活罪要受死罪難免，黃峰，你要我立刻動手殺了你呢，還是等我找到東魔之後再處置你呢？」

黃峰可曾目睹過龍兒拼鬥厲三魔的功夫，他知道龍兒如果眞要殺他易如反掌，如果在死的

選擇能有抉擇，他寧可多活段時日，留得生命還有逃脫的機會，他可不願意龍兒現在就動手殺他。

他忙道：

「龍兒，別殺我。」

龍兒點頭道：

「行，我要東魔！」

要知龍兒年紀雖小，聰明才智却高人太多，他知道東魔是個狡猾的老狐狸，黃峰一舉一動必然在他的監控下，他一躍身跳上黃峰的背上，又冷聲道：

「假裝你抓住我了，東魔一定會自動出現。」

只要能換得生命，黃峰再苦再累也願意，他知道自己的命捏在這孩子手裡，他隨時能殺了自己，他揹着龍兒邊走邊想，天殺的東魔你快出來吧，這個小祖宗沒人惹的起，我黃峰倒了八輩子楣竟然落在他手裡。

行行重重，前面出現了一座古寺！

黃峰累的大汗直流，道：

「小祖宗，我們歇歇吧。」

龍兒低聲道：

「少說話，我覺得他就在這附近。」

古剎破落凌亂，已年久未修，黃峰果然不敢說話，他揹着龍兒沿着石階而上，進了剎內，幾尊神龕已破離支碎，塵埃滿佈顯然已年久未修，香火早已斷了多時，黃峰找了一處乾淨的地方，將龍兒輕輕放在乾草堆上，這裡顯然有人來過，堆了乾草做休息之用。

龍兒雙目緊閉，躺在草堆上彷彿睡着一樣，黃峰略略喘了口氣，也想睏一會，他正想坐一下，身邊突然有人問道：

「你是拐孩子的……」

話音奇冷，雜夾着幽冥樣的冷森，黃峰聞言大惊，剎中空蕩的那有人影，但耳際明明有着語聲，難道自己眞是白天遇鬼了，他低頭望了龍兒一眼，只見這孩子說睡就睡，居然睏的像死豬一樣，黃峰一看機不可失，此刻若能逃了出去，龍兒一定無法追上，見了東魔再設法殺他，黃峰腦海中意念流閃，目梢子在剎內尋覓，看看剛才的話聲是那裡發出來的？

他移步了，耳邊有人冷笑道：

「我問你的話你還沒有答覆呢？」

這回黃峰聽清楚了，這座古剎大殿上果然藏着一個隱身的人，他此刻胆子壯了，因爲龍兒

就在他的身邊，如果自己發生危險，他相信龍兒一定會設法救他，沒有他，龍兒決找不到東魔。

黃峰冷冷地道：

「你是誰？」

那暗中之人格格地道：

「我只問你，這孩子是從那裡拐來的？」

黃峰惶恐的道：

「不是，他是我兒……」

他本來想說龍兒是他兒子，但龍兒人小鬼大，聽了之後也許會觸怒了這孩子，黃峰知道這孩子的厲害，萬一惹翻了卽刻遭到殺身之禍，他惹不起這個小祖宗，連忙把底下要說出來的話硬生生的嚥了回去。

暗中那個人嗯地一聲道：

「鬼話連篇，我已跟了你大半天了，你扛着人家東藏西躲，是不是怕人家追上你，朋友，這孩子是不是條肥羊，你想敲人家大人多少銀子！」

黃峰怒道：

「朋友，你要攔路打劫可得看看人，我黃……」

他一想不對，自己的名字怎可隨便說出來，急忙把要吐出來的話又吞進肚子裡，那知就在這時，古刹外響起了沉重的步履聲，只見七個彩衣少女奐貫進了大殿，她們個個花枝如艷，粉面華服，人人臉上露着可人的笑靨，黃峰看的一楞，幾曾何時見過這麼嬌柔的小女孩，這批少女進殿之後，眸光俱在各處瀏覽，可沒一個瞄上黃峰一眼，黃峰站在古刹之中，有如不存在這世界的感覺，人家根本把他當成不存在這世界一樣。

這些少女進刹之後，各處瞄了一眼後，齊聲道：

「三叔，別躲啦，我們都知道你藏在那裡！」

神龕後傳來一聲長笑，道：

「小丫頭，別亂跑，這裡可有拐小孩的。」

話聲甫落，從丈高的神龕後面斜墜下一個四十來歲的黑衣漢子，這人濃眉大眼，粗壯有神，那幾個美艷少女一聽他說有拐孩子的，齊聲笑道：

「三叔，拐小孩啊，在那裡？有三叔在，咱們可不怕他拐，讓我們給碰上了，先扁他一頓再送官辦！」

他們極有默契的說來輕聲細語，入耳如珠，黃峰乍逢這批美麗少女，神魂早已散逸，此刻一聽她們要扁自己，心想跟妳們這些女人玩玩也好，他楞楞地道：

「你們是那裡來的，居然在這裡胡說八道。」

那些少女一瞪眼，道：

「你這拐騙之徒，還敢嘴硬。」

那漢子嘿嘿地道：

「小妞，先扁他。」

七個看來柔順無比的少女，此刻突然如狼似虎的飛撲向黃峰，別小看她們只是幾個少女，動作之快，出手之狠，饒是黃峰久慣沙場，也不禁被這陣亂打打的鼻青眼腫，他卽然武功再好，也擋不住這些少女的揮打，那漢子看的哈哈大笑道：

「笨女人，看我的！」

他突然一掌兒空拍來，黃峰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這漢子手法怪異，出手如風，黃峰連閃避的機會都沒有，硬生生的挨了一下重擊。

那些少女睹狀格格而笑，要這漢子教她們這一手。

黃峰滿嘴血漬，厲聲道：

「你是誰？」

那漢子呵呵地道：

「羅衣，聽過麼？」

黃峰心頭大震，他想不到在這古刹中碰上蝴蝶宮的人，蝴蝶宮裡青一色的女人，唯一個男人就是羅衣了，羅衣是蝴蝶宮大宮主無情的小師弟，人稱羅老三，宮中上下都以三叔稱之。

黃峰嘿嘿地道：

「原來是蝴蝶宮的朋友，在下黃峰，與貴宮素無瓜葛，羅朋友何以不分青紅皂白見面就打。」

羅衣冷冷地道：

「這孩子是誰？」

黃峰苦笑道：

「一個朋友！」

羅衣冷笑道：

「你這種人還有朋友，黃峰，在蝴蝶宮面前你也敢撒謊，說，這孩子到底是那裡來的？他叫什麼名字？」

黃峰那敢說出自己從神龍旅以一枝糖葫蘆拐來的，更不敢說此刻他已受制這個孩子，如果自己洩漏了龍兒的底，不但東魔饒不了自己，只怕龍兒也會殺了自己。

他結結巴巴的一時不知該說什麼？

羅衣嘿嘿一笑道：

「怎麼？說不出來了，黃峰，留下孩子，立刻滾出這裡，不然，蝴蝶宮就先殺了你，再送這孩子回家。」

黃峰一聽蝴蝶宮叫他滾，他心裡還眞一樂，龍兒難纏，東魔如果知道他帮助龍兒整他，必然會先殺自己，他腦中意念流閃，道：

「這孩子留給你，你會後悔……」

羅衣伏着蝴蝶宮的威名，那會瞧上黃峰，他一舉揮出，黃峰借機哎呀一聲，人已向殿外翻去，黃峰人一離古刹，心裡已樂道：

「借機溜吧，免得讓那小子追上。」

黃峰跨出了古刹，心想這下可擺脫了龍兒的糾纏了，那想到他耳邊却隱隱約約的聽見龍兒的話聲道：

「你別想乘機溜掉，乖乖在那裡待到，如果你溜了，不出半日我一定會追到你，那時候我會抽你的筋，剝你的皮，讓你求生不能，求死也不容易……」

這些話是用千里傳密的心法說出來的，黃峰只知道世上有這種神秘的功夫，沒想到龍兒小小年紀已練到這麼高絕的功夫了，他曾親眼目睹龍兒戲鬥厲三魔的情景，知道龍兒雖是個孩子，功力却達深不可測的地步，黃峰眞讓這孩子給嚇住了，尋尋一塊隱蔽的地方將自己藏了起來，兩眼却偷偷望着古刹裡的情形。

龍兒還是睡在那堆乾草上，恍如睡得很沉，七個美艷如花的少女分列羅衣身後，她們彷彿在期待一個什麼人到來，俱肅默的不出聲音。

不多時，黃峰遠遠看見四個裸露上身的壯漢抬着一頂輭轎狂行而來，轎裡斜臥着一個面若桃李的美艷少婦，而在轎後又是七個華服的秀麗少女，一行十幾人，直往古刹行來。

黃峰瞧在眼裡大氣也不敢喘一下，他江湖閱歷極深，一眼看出轎中少婦正是蝴蝶宮之大宮主中的無情宮主，這位宮主即叫無情，當然是決然無情之人，黃峰知道自己決招惹不起這號人物，嚇的急忙縮回頭去。

轎子直接抬進了刹中，羅衣和那些少女急忙上前迎接，無情宮主命這些人放下轎子，緩緩站了出來，道：

「羅衣！」

羅衣連忙恭聲道：

「宮主！」

無情宮主冷冷地道：

「你打聽的事情怎麼樣了？」

蝴蝶宮宮主無情當眞是個無情之人，連說話都冷冷冰冰的不帶點滴人味，羅衣和她尚有那麼點師門情誼，她對他說話也是一樣酷冷無情。

羅衣在無情宮主面前可不敢絲毫大意，他急忙道：

「稟宮主，屬下已打聽過了，會施十八神手的童子確實在神龍旅，聽說這小孩叫龍兒，目前跟隨着楚八，但，我尋遍了神龍旅也沒看見這孩子。」

無情宮主嗯了一聲道：

「即然已知道這孩子的下落，咱們就不必急了，入夜後，你去神龍旅把這孩子架過來，我一定要弄清楚，咱們蝴蝶宮的十八神手怎會落在這孩子身上。」

沉睡入夢的龍兒彷彿什麼也沒聽到，但當無情宮主說到十八神手之時，他那沉睡的身子忽然動了一下，無情宮主的眸光是何等銳利，龍兒身子雖然僅僅移了一下，她已瞄了過來，道：

「他是誰？」

羅衣連忙道：

「這孩子是給人家拐帶到這裡的，那個騙子已給我打跑了，他可能吃了迷魂藥，到現在還沒醒過來。」

無情宮主哦了一聲道：

「即然是拐騙的孩子，一定住在這附近，醒了就送他回家，留在外面小心餵了狼。」

無情宮主居然說了句有情的話，這倒頗出蝴蝶宮所有人的意外，羅衣應喏一聲，道：

「是，宮主。」

無情宮主忽然眉頭一皺，道：

「神龍旅楚八，人稱八爺。」

羅衣點頭道：

「不錯。」

無情宮主面上忽然一冷，道：

「通知他，把那孩子送來。」

羅衣一楞道：

「宮主，八爺倔的很，這不太好！」

無情宮主哼地一聲道：

「有何不好，蝴蝶宮要的人，誰敢不給，小小的神龍旅想要在道上混下去，就叫八爺親自送來……」

十九

無情宮主那種倔傲狂妄的語聲字字句句透進龍兒耳中，這世上他最佩服的除了爹疤七叔外就是八爺了，八爺待他如兒子如兄弟，龍兒一聽這位宮主嘴裡的八爺簡直不是個東西，心裡頓時對這位宮主反感不已，他故意揉揉眼睛，打了個哈欠醒了過來。

羅衣望了他一眼，道：

「小兄弟，你醒了。」

龍兒故意道：

「這裡怎麼這麼多狐狸精，我娘說過狐狸精會吃小孩，這位大叔，你快跑吧，給狐狸精迷上了，聽說死的時候全身只剩下一張皮。」

蝴蝶宮大宮主無情最怕聽狐狸精這三個字，她在入宮之前，愛上街坊賣油郎，兩人日久生情而欲成雙，誰知賣油郎已與隔村劉姓女子訂親，無情自此便被人罵成狐狸精，碎情之下而投師習藝，自此對狐狸精三字特別敏感，誰在她面前提狐狸精誰就死。

羅衣叱道：

「小孩子，不准亂說。」

龍兒可不知道無情宮主有這段往事，他只覺得這女子無禮在前，酷冷在後，對八爺更是不敬，心裡爲八爺憤憤不平，羅衣叫他不要亂說，他哼哼地道：

「狐狸精會迷男人，大叔，你還幫她說話。」

蝴蝶宮無情宮主被這孩子左一句右一句狐狸精罵的粉靨蒼白，嬌軀顫悚，若不是看龍兒是個孩子，早就出手劈了他，此刻龍兒猶不知死活的說個不停，無情宮主銀牙一咬，道：

「小朋友，你見過狐狸精？」

龍兒大眼一瞪，道：

「有啊，就是妳。」

無情宮主面色蒼白的叱道：

「大胆。」

她畢竟是一宮之主，蝴蝶宮大小事情都要她經手，無悔無恨二位宮主都對她忍讓三分，那想到今天竟讓一個孩子戲侮，但，自己若在手下之前對一個孩子下重手，只怕會遭人非議，她那張原本十分酷冷的臉上，此刻隨着叱喝之後，居然露出一抹笑意。

她笑的美，與先前那種冷漠之色截然不同，龍兒幾曾見過這樣美的女人，登時有點看呆了

，他詫異的道：

「狐狸精還眞美。」

愈美的女人愈能博取別人的好感，龍兒這句話還眞是肺腑之言，壞就壞在那句狐狸精上，無情宮主聞言突然伸出纖纖玉手向龍兒招招手，道：

「卽然說我美，你過來看個仔細。」

龍兒目光和無情宮主觸及，突然覺得全身一顫，只覺她的眸光裡有股難以抗拒的力量吸引住他，他情不自覺的向無情宮主行去，痴痴的望着這個雍容華麗的女人。

羅衣看見龍兒向宮主行去，心裡有爲這孩子捏把冷汗，他了解無情宮主的脾氣，如果無情宮主臉龐上流露出酷冷之色，還未必會殺了龍兒，假如無情宮主臉上盡是笑意，龍兒這條小命只怕要保不住了，他在旁邊乾着急，却不知如何阻止龍兒靠近無情宮主。

龍兒果然走向無情宮主面前，尙不知已種下殺機……。

無情宮主伸手摸摸龍兒的頭，道：

「你聰明可愛，就是嘴巴不太好。」

龍兒痴痴地道：

「你只要不小看八……」

他本來想說，不要小看八爺，但，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驀覺無情宮主的掌心中有股渾厚灼熱的力道向自己壓來，龍兒畢竟還是個孩子，那想到人世間這麼詭詐，他感覺不妙之時，人已搖搖欲墜，臉色剎那間蒼白。

他身子一陣搖幌，人已栽倒地上。

羅衣大惊道：

「宮主，妳……」

無情宮主冷笑道：

「小小年紀，油嘴滑舌，這種頑童留在世上還不知道會傷了多少女兒家的心，不如早點送他上路。」

她隨手殺了一個孩子，心裡一點也不覺得愧疚，可見無情宮主心胸何等狹窄，連個小孩也不放過，其無情之名，當眞不是無由而來。

站在無情宮主兩旁的少女似乎早已看慣這種事情，對宮主殺人，沒有一個覺得意外或驚恐。

無情宮主殺了龍兒，冷冷地道：

「我可不要看個死人，咱們走……」

這個絕情無義的女人，當眞怪異到了極點，殺了人又不忍看見，一聲令下，那幾個轎伕立

刻扛起輾轎就往刹外行去。

突然！

刹外闖進一條快速的人影，這人身形快速有如電閃，羅衣反應奇快，那人身影甫現，羅衣已躍起身來，揮手擊出一掌喝道：

「站住。」

他的掌双渾厚有勁，和來人正好迎上，只聽砰地一聲，兩個人已各自落地，雙方都是滿面震駭的互相望着對方，從剛才所交換的一掌上，兩人都知道遇上了高手。

人影一落，小杜面上奇冷的望着羅衣，互相瞄了幾眼，小杜道：

「那裡的朋友？」

羅衣嘿嘿地道：

「我沒問你，你倒先問起我來了。」

小杜目梢子在每個人臉上瞥了一眼後，忽然看見龍兒睡在地上，他在詫異中又感到憤怒，立刻蹲下身去摸了摸龍兒的鼻息，入手冰涼，連呼吸都停了。

小杜怒吼道：

「誰下的毒手？」

蝴蝶宮無情宮主看見小杜滿臉憤怒的望着她，心裡突然覺得有種暢快的滿足，剛才那個小東西叱罵她是狐狸精，此刻見小杜焦急的神情，斷定這人和這孩子有着非比尋常的關係，她殺人無數，還沒見過父親爲兒子死了的難過情景，她生平心裡就不正常，別人愈痛苦的事，她愈覺得開心，最好這孩子的父親能痛哭流涕她會更覺過癮！

無情宮主冷冷地道：

「他是你的孩子。」

小杜厲聲道：

「我問是不是妳殺的……」

無情宮主格格地道：

「是呀，我殺過太多人了，就是沒殺過小孩子，今天特別殺個孩子，看看是什麼滋味，有時候不同的經驗，會有不同的感覺。」

她視殺人如家常便飯那樣輕鬆平常，每當她殺人之時，全身血液都會沸騰，她是個酷厲無情的女人，那曉得別人悲痛哀楚的沉痛！

小杜聞言大怒道：

「好個心腸惡毒的女人。」

他知道這個女人是個惡腸如蛇的殺人狂魔，半移身子，長劍嗆然的抽了出來，一縷劍影已瑩亮的閃顫在無情宮主面前。

羅衣怒聲道：

「大胆，不可對宮主無禮！」

羅衣也是玩劍的高手，他見小杜出劍的手法別出一格，頓知這個陌生漢子不是普通山樵伕子，他忠於師門更忠於無情宮主，唯恐小杜傷了宮主，隨着他的沉喝，長劍已向小杜攻了過去。

小杜的劍快，羅衣的劍沉，兩柄冷顫的劍交錯的滾翻在一起，無情宮主目睹了小杜的劍法，眉頭忽然皺了皺，她能領導蝴蝶宮在道上橫行稱霸，除了有一身別人所不及的功夫外，對目前武林各大門派的功夫自是相當了解，小杜的劍法靈活，刁蠻而古怪，羅衣雖然沉穩有餘，步履間却略嫌浮動，這是因爲羅衣太好色，在蝴蝶宮中他跟好幾個女人燕好，無情宮主念在與他師門之誼，裝做不知道，任他每天和那些女人胡纏，私底下，無情宮主也曾點過他，可惜羅衣裝糊塗，羅衣玩女人有點爛，他是沒有選擇的，只要是女人他都要，不在乎人老人小，一個練武的人沾上色，功力自會倒退，羅衣的功夫的確退步了很多，常久下去，羅衣一定不是小杜的對手。

果然，這一切全在無情宮主的意料中，羅衣在一個大旋轉的時刻，閃避不及，手臂上挨了一劍，這一劍還眞狠，連肉都挖了下來，羅衣怪叫一聲疾退，一臉蒼白，駭異的瞪着小杜。

半響，羅衣道：

「你說你叫小杜。」

小杜冷冷地道：

「不錯！」

羅衣哼地一聲道：

「小杜劍狠，果然人如其名。」

無情宮主面上殺機一湧，道：

「蝴蝶宮的人向來不吃虧，你傷了羅衣，却要賠上一條命，小杜，你準備死吧。」

小杜厲吼道：

「媽的，妳們蝴蝶宮都是天殺的，連個小孩子都不放過，尤其妳這個臭女人，長的醜不拉鴨的，那張臉像苦瓜，好像別人欠妳八百吊似的，我小杜今天就是把命丟在這裡，也要教訓教訓妳這醜鴨母！」

無情宮主被小杜一陣臭罵，頓時聽傻了，在蝴蝶宮中領袖群倫，那個不恭敬的像個奴才，自從進入蝴蝶宮後，有誰敢這樣頂撞她，更不要說罵她了，小杜口出惡言，罵的那些話，她連

聽都沒聽過，無情宮主挨了一頓罵後，人坐在轎裡都傻了，殊不知她身旁那些少女一聽小杜胡言亂語的罵了宮主一頓，早已嚇得粉靨蒼白，全身抖顫，無人敢吭一聲。

羅衣負傷，居然也楞在那裡。

半響，無情宮主突然一笑道：

「你罵得很好聽。」

要知她獨覇一方，驕狂成性，驟然遇上小杜這樣不知死活的狂人，反而覺得有種說不出的暢快之感，所以語氣上居然柔和了許多。

那知小杜却不領情，一聽她說自己罵的很好聽，無異是火上加油，他叱道：

「妳賤！」

無情宮主的眼眸睜得像龍眼，這個「賤」字對她來說像枝箭弦似的穿進心坎裡，她記得自己愛上賣油郎時，父親正是用這個字罵她，她發過誓，這世上若有人敢再用這個字眼罵她，她一定要割下他的舌頭，讓他永遠不能說話，自從她做了蝴蝶宮主之後，她想世間上已無人敢在她面前說這個字了，那想到小杜就是個冒死鬼，又用了這個字眼羞辱她。

這個字對無情宮主刺激好大好大，她粉面蒼白無色，嬌軀顫悚搖幌，連嘴唇都變白了，她哈哈大笑道：

「好呀，小杜，我一定要割了你那舌根子，剝爛你的雙手雙脚，讓你說不能說，走不能走，動不能動……」

她酷冷無情，對一個令她憤恨的人，她不知用什麼方法才能消解心中之恨，本來想一劍剁了小杜，但，一劍穿了他，又能解什麼恨？無情宮主人太聰明，思維敏銳，立刻想到如果一個人口不能說，手不能動，脚不可行，這種日子一定是人世間最難過的，一念之此，她立刻聲嘶力竭的吼了出來，那種超乎尋常的失態不但自己嚇了一跳，即使跟隨她左右的那些人也俱被她的失態嚇住了，這種不尋常的樣子，他們還從沒有見過……。

小杜的劍一顫，厲道：

「賤貨，沒人要的爛婊子，咱們誰殺誰還不知道呢，臭婆娘，惡兒女……」

要知小杜從小無父無母，幼年即跟野孩子鬼混在一塊，他生起氣來就口不擇言，無情宮主殺了龍兒對他刺激過深，只覺一個沒爹沒娘的孩子任人欺負是天地間最可憐的事，由龍兒的身世上想到自己幼時生活，所以才激發他的惡言惡語！

「拍！」

無情宮主實在忍無可忍了，纖纖手掌驀地揮了過來，拍地一聲，小杜臉上已挨了一巴掌，這一掌還眞重，居然把小杜給打的在地上翻了個觔斗！

小杜一躍而起，吼道：

「我操！」

他的劍狠，連着化起了七個劍花，條條劍浪像暴風雨似的朝無情宮主的身上戮去，那知無情宮主功力參天，人若野谷中的蝴蝶在劍叉中翻躍，任小杜的劍多快，也傷不了她分毫。

小杜這剎那才了解這無情宮主的功力太高了，但小杜此刻是在拼命，無情宮主的功力再高，他還是搶攻不已。

無情宮主閃過他這一陣搶攻之後，不屑的道：

「玩夠了吧。」

這女人的手法眞快，話聲一落，一指已點在小杜的身上，小杜只覺身子一震，那枝劍已嗆然掉在地上，整個人如木鴨已動彈不得。

小杜怒聲道：

「有種一劍殺了我。」

小杜是條寧死不屈的漢子，自己即然毀在這女人之手，就速速求死，免得再受這狠毒女人的閒氣。

無情宮主冷笑道：

「你做夢，我要慢慢折磨你死才過癮！」

這女人說到做到，當眞轉頭叫道：

「碧玉、碧珠，把他的嘴扒開，我要先割下這死東西的舌頭，看看他看張不爛之舌會不會連狗都不吃……」

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何也會罵起人來了，一想到小杜的舌頭連狗都不吃，心裡頓時舒暢起來，這法子新穎奇妙果然能消掉她心頭之恨，她愈想愈開心，那張臉頓時開朗起來，漸漸有了笑意。

碧玉和碧珠是無情宮主貼身侍女，無情的話音方落，兩個人果然各站在小杜的兩邊，伸出手來將小杜的嘴扒開，小杜此刻穴道受制，動彈不得，啊啊的却一點辦法也沒有。

立刻有人遞過一柄綠玉匕首交給無情宮主，無情宮主目注小杜，臉上露出一抹酷厲的笑意道：

「舌頭伸出來。」

小杜那會那麼聽話，瞪着眼怒視着她。

無情宮主格格地又笑道：

「你不是罵我賤人麼？賤人要折磨死你。」

她揮手在小杜脛後拍了一下，小杜只覺腦中嗡地一聲，舌頭倏地伸出嘴外，無情宮主睹狀大笑，手裡的匕首已森寒的在小杜眼前幌動。

小杜口不能言，人不能動，知道落在這女人手裡只有任人擺佈，但，他個性倔傲，一雙眼珠子幾乎要吐出眶外，狠怒的瞪着無情宮主。

無情宮主看見小杜那付悽慘狼狽的神情，心裡恍如有一道暖流流過自己的心坎，只覺這心中之氣已出了一半，她揚着手中匕首，格格地道：

「碧玉，外面有條狗，你去把他抓來，我要用他的舌頭餵狗，看看狗吃舌頭的樣子是什麼情景！」

藏在剎外面的黃峰尚在偷偷窺視古剎中情形，看到龍兒已死在這女人手裡，心裡登時狂喜不已，心裡想到這孩子死了，蝴蝶宮中人一定不知道他身上那張血書，自己只要等他們離去，血書便垂手可得，厲三魔便爲自己所用，東魔也奈何不了自己，小杜闖入，已受制無情宮主，黃峰有種幸災樂禍的樣子，此刻一聽無情宮主說古剎外有野狗，心裡正覺奇怪，只見四野靜悄悄的，何來野狗？他還是在詭異中，那個叫碧玉的少女已站在自己面前。

黃峰大惊，張口道：

「妳！」

碧玉面色陰冷地道：

「你看夠了吧，現在宮主要你去啃啃小杜的舌頭。」

黃峰自認爲自己隱藏的很好，那會想到蝴蝶宮無情宮主這麼厲害，在進古剎時就已發現自己藏身於此，此刻他已被無情宮主的武功震住，碧玉的小手將他提了出來，他居然不敢反抗。其實以黃峰的功夫本不該這麼差勁，碧玉要抓他也沒有那麼容易，無奈蝴蝶宮在武林中名聲卓著，再加上無情宮主所顯落的功夫令他震駭，碧玉才能輕易的將他揪出來，若論眞正功夫，兩人尚在仲伯間，很難論輸贏！

碧玉提着他，重重的甩在無情宮主面前。

無情宮主冷冷地道：

「好看麼？」

黃峰額頭汗漬滴落，顫聲道：

「我是無意中碰上，尚請宮主見諒。」

無情宮主哼了一聲道：

「你即知道我們是蝴蝶宮的，你就應該識相的走開，躲在那裡不肯離去，一定是想偷窺本宮秘密……」

黃峰連聲道：

「不，不，我是在這裡……」

無情宮主手中七首一幌，格格笑道：

「你知道我這柄七首要幹什麼的？」

黃峰冷汗直流，道：

「要割小杜舌頭！」

點點頭，無情宮主道：

「不錯，小杜會說話，舌頭很靈活，肉一定鮮嫩有勁，咬起來一定很過癮，你想不想嚐嚐他的舌頭肉……」

黃峰一聽大惊，這一生中舉凡燕窩、熊掌、排刺，鮮活鮮見的東西他都嚐過，就是沒嚐過人肉，此刻無情宮主突然要他生吃小杜的舌頭，嚇得他直搖頭道：

「不想，不想。」

無情宮主面色一冷道：

「不想，我這個人天生怪脾氣，人家愈不想的事，我愈要他想，你還是想的好。」

黃峰一聽心裡當眞急了，知道自己若硬要堅持一定更觸怒了這女魔頭，倒不如順着她，也許她不會勉强自己，他急忙道：

「好，我想，我想！」

無情宮主滿臉不屑的道：

「這話可是你說的，我可從不勉强人，即然你那麼想吃小杜的舌頭，我就成全你，君子有成人之美，我不敢剝奪別人所好，待會兒我割下之後，你就把口張開，嚐嚐這道味美可口的生肉大菜！」

黃峰那會想到無情宮主這麼刁蠻古怪，轉彎抹角的是在整他，他惶恐不安的道：

「宮主，妳……」

無情宮主根本不再理他，伸出潔白如玉的手指，已將小杜的舌頭拉了起來，雪亮的七首閃了起來！

小杜雙目如珠，驚恐而憤駭的怒視着這個心如蛇蝎的女人，但他受制於人，氣憤，悲怒都奈何不了人家，除了眼神裡的憤怒外，他又能如何呢？

黃峰更是全身顫抖，想到小杜的舌頭吞進肚子裡，那種嘔心的味道一定不好受，嚇得他連連退後！

小杜和黃峰那種悸恐的表情一一落在無情宮主眼裡，她突然覺得這一生中自己殺人無數，

但確沒有像今天這樣令她興奮而刺激，想不到割個舌頭比一劍刺死他更能得到官感上的享受，這是當初她所料不及的……。

七首在空中揚起，無情宮主的手已向小杜的舌頭劃去，她手法乾淨利落，兩指一拉舌頭，刀刃疾速劃落！

突然！

古剎中響起一個生澀的話聲道：

「狐狸精，妳割了杜叔的舌頭，我就沒有人講話了。」

無情宮主的七首剛剛切落，只覺有股看不見却感覺明顯的一縷勁風向自己的脇下衝來，她是武學的大行家，那縷指勁隱含罡氣之聲，若給點上，她會氣結而死，無情宮主那敢硬接這一指，急收七首，人已斜移三尺！

無情宮主滿面惊疑的道：

「誰？」

古剎中還是那些人，但，那縷指勁所彈射的功力至少已有半甲子以上的功力，無情宮主深信這裡沒有一個人能辦到，她眸光迅速的掠過每一處，最後落在龍兒身上。

龍兒已緩緩坐了起來，臉上露着一抹儇笑。

無情宮主心神更是一震，這孩子明明已死，怎會突然醒了過來，自己是用暗勁震死他的，他怎麼可能再活過來，她惊聲道：

「你……」

龍兒一笑道：

「我是鬼。」

他見無情宮主那副驚詫的神情，只覺這位心腸惡酷的女人是天地間最令人嘔心的人，他有意作弄她，故意將自己說成鬼。

搖搖頭，無情宮主駭然的道：

「不可能，不可能，那有死了的人再活過來。」

她對自己蝴蝶宮的武功信心十足，以她的內力震死個孩子輕而易舉，她不信龍兒眞能從死神中活了過來，除非……只有一種可能，自己下手後，立刻有個功力高過自己的人替他療治暗傷，刹中除了自己的人外沒有他人在場，莫非……這是最可怕的事情，看他不過是個孩子，那有那種功夫抗拒……。

龍兒大眼一眨道：

「狐狸精，狐狸精，妳又在想什麼？」

無情宮主全神貫注在思考龍兒爲何能活下來的問題上，居然連龍兒叫她狐狸精她都沒聽進耳去，她詫異的道：

「我在想你怎麼能抵擋了我的暗功？」

龍兒哈哈地道：

「這我倒要感謝妳那隻手了，我覺得妳的手暖呼呼的，全身舒服的想睡覺，所以就睡了一大覺，喂，狐狸精，妳那隻手還挺可愛的。」

無情宮主腦中靈光一閃，轉頭道：

「羅衣！」

羅衣忍着劍傷的疼痛，道：

「宮主，有何吩咐？」

無情宮主雙眸如刃，道：

「會十八神手的孩子叫什麼名字？」

羅衣急忙道：

「龍兒！」

無情宮主凝神的望着龍兒道：

「孩子，你叫什麼？」

龍兒哈哈地道：

「我也叫龍兒。」

無情宮主心神劇烈的一顫，道：

「怪不得，怪不得。」

她像是忽然想通了某件事情，臉上一片愉快之色，緩緩走向龍兒，笑道：

「龍兒，我眞是愈來愈糊塗了，這次蝴蝶宮遠道而來就是要找你這位小哥，眞是踏破鐵靴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龍兒，過來讓我看看你。」

龍兒冷冷地道：

「狐狸精，妳迷的是大男人，我只是個小孩，才不會上妳的當呢。」

無情宮主被龍兒左一句右一句的狐狸精罵個不停，要是別人她早就一舉劈了過去，但，龍兒是她極需找尋的人，她就是有一肚子氣也不能輕易發出來，道：

「龍兒，聽說你力鬥厲三魔，把那三個老東西打得服服貼貼，本宮主心裡好佩服，眞想認識認識你這位一代奇葩，龍兒，你願不願意告訴我，你是那裡學來的功夫……」

龍兒畢竟是個孩子，受她一吹一捧，心裡眞有點飄飄然，不過這孩子心理智慧俱非常人，

一看無情宮主那種前恭後倨的樣子，心裡就有股氣，道：

「狐狸精，我不想說。」

他想到這女人暗勁差點震死他，心裡就有股惱恨，此刻無情宮主縱是甜言蜜語，也無法博得他的好感。

無情宮主是何等倨傲之人，想到自己堂堂一宮之主，在道上地位何等尊崇，那個幫會門派見了自己不自動矮上半截，誰想到今日碰上這個古怪刁鑽的孩子，居然連着罵了自己好幾次狐狸精，這股怨氣她實在受不了……。

她面上煞氣一湧，厲道：

「小鬼！」

她的語音猶未全落，羅衣已快速的道：

「宮主，咱們要以大局爲重，十八神手是咱們必須追回的蝴蝶宮秘技，從蝴蝶宮夫人彩依出之後，這套神手就失踪了近二十年，宮主，茲事鉢大，咱們必需要追回……」

無情宮主心神一顫，這次出宮爲的就是追查十八神手的落處，龍兒力鬥厲三魔手法詭異，與蝴蝶宮失傳的神手功夫有近似之處，無情宮主主掌蝴蝶宮大局，故親自出馬來求證這件事，此刻自己若只爲了幾句不堪入耳的話而動氣，使主導的大局有了變數，那才是令人扼腕的事，

她嗯了一聲道：

「龍兒，我想請你去蝴蝶宮一遊！」

龍兒大眼一瞪，道：

「蝴蝶宮就是狐狸窩，我去狐狸窩玩，嘿嘿，別開玩笑了，你們那些大大小小的狐狸精不把我分屍才怪！」

無情宮主的耐心畢竟有限，龍兒話裡陰損，顯然已有絕對的故意，今天，她的耐心已夠好了，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受這孩子的羞辱，她冷冷地道：

「龍兒，即然你不肯去，本宮只有請你去了。」

語音一落，身後的七名少女已如蝴蝶似的蜂湧而出，這些少女俱已得到無情宮主眞傳，身法靈快，其勢如箭，刹那間把龍兒困在中間。

龍兒呵地一聲道：

「好呀，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

無情宮主哼聲道：

「無論死活，務必把他帶回宮去。」

這七個美艷少女即得宮主的指示，身形疾速的輪變，她們排出的陣法是蝴蝶宮的「七星朝

元」，七隻手恍如來自幽冥的魔掌似的，分自七個不同的方位向龍兒抓來。

龍兒的全身穴道俱罩在這七名少女的掌下，他不論從那個角度閃避，決逃不出她們的指爪範圍。

這些少女旨在擒他，出手上已鬆了不少，僥是這樣，那快速的手法已令四週的人喘不過氣來，對蝴蝶宮的武功不能不另眼相看。

龍兒站在掌指當中不閃不移，臉上露着一層笑意。

七個少女的掌指快速有餘，勁力更足，那知龍兒屹立原地不動，七隻手掌竟俱差那麼一點的伸不到龍兒身上，龍兒彷彿算準了她們這幾個人的出手，自己只要站着不動，她們就碰不到自己，那種分寸拿捏的太準了，其實，龍兒功夫沒有那麼高，他是小孩子，雖負有絕世武功，與人對敵的經驗却嫌不足，他一見四面八方掌指翻飛，知道自己那裡躲都會挨上，倒不如不理會，看她們怎麼對付自己，誰知道他挨打誤撞，居然避過這一刼！

羅衣睹狀大惊道：

「無招勝有招，宮主，他高呀！」

果然，無情宮主的一張臉彷彿罩上一層寒霜般的冷厲，憑她調教的弟子居然動不了龍兒一根毫毛，這在蝴蝶宮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她憤憤地道：

「七星朝元。」

若非是眞正的强敵，這招「七星朝元」決不輕易施出，「七星朝元」在七女陣中最狠最厲的煞招，她們學習這麼久，尙沒用過，並非不用，而沒機會用，因爲她們還沒碰上讓她們用的人。

七星朝元一施，龍兒只感到七個女人彷彿突然間幻化成無數的人影，他窮極目力也分辨不出何人是眞？何人是假？

但，龍兒這次也不甘心束手不動，他隨意揮出一掌，只聽兩聲大叫，兩個少女已給拍了出去，但自己也被其餘五個少女的掌指點中，他啊了一聲，人已被這五個女人活活抓住，全身都動彈不得。

無情宮主冷笑道：

「我當你是何方神聖呢，原來也禁不起一擊！」

她嘴裡說的輕鬆，心裡還是不敢輕敵，疾快的一移身子，伸手點了龍兒三處大穴，唯恐他再跑了。

龍兒怒聲道：

「妳好毒……」

他想不到自己受制之後，無情宮主還點了自己三處大穴，使自己動彈不得，他小孩心性，生氣就直接罵了出來，那管後果如何？

無情宮主雙目一冷道：

「到了蝴蝶宮後，你就知道我的手段有多毒了！」

她再也不理龍兒，回頭道：

「回宮。」

這幾個少女應喏一聲，已將龍兒抓了起來，蝴蝶宮無情宮主看看轎子上還有空處，格格地道：

「讓他來這裡。」

四個漢子立刻扛起轎子，抬起了無情宮主和龍兒，羅衣瞥了小杜和黃峰一眼，道：

「宮主，這兩個人？」

無情宮主滿面不屑的道：

「殺了。」

僅僅兩個字，却判定了小杜和黃峰的生死，黃峰猛地揮起劍來，吼道：

「要死也要揮個本。」

此刻黃峰知道不拼命當眞要死在這女人手中，但羅衣處視眈眈，兩個少女已仗劍向自己逼來。

突然！

古刹外響起一連串沉重的步履聲，這些步履聲遠遠而來，顯然是朝這裡進發，無情宮主立刻道：

「碧玉，看看是誰？」

碧玉才踏出古刹門口，已聽她喝道：

「蝴蝶宮的人在此辦事，道上朋友請讓路。」

只聽有人喝道：

「神龍旅兄弟讓妳們拿了，蝴蝶宮的朋友立刻放人，否則讓我們殺進去，大家可就傷了和氣。」

果然，外頭已有人漸漸靠了過來。

無情宮主狠厲的道：

「咱們上路，如果有人阻擋，妳們殺！」

碧玉和碧珠當先開路，其餘的人護在宮主左右，向着大門行去。

龍兒聞聲大叫道：

「八爺，我和小杜都在這裡，她們點了穴啦。」

無情宮主叱道：

「不准叫！」

她伸手又點了龍兒的啞穴，使他叫也叫不出來。

只聽剎外有人叫道：

「龍兒，別怕，我們和八爺全來了，這些娘們如果敢動你們一根指頭，我就逮到她們給她們剃成大光頭，讓她們當尼姑，一輩子也養不了漢子……」

這是顧斌的聲音，這個粗猛的漢子話裡粗魯，心眼很好，一聽龍兒和小杜全落在人家手裡，心裡一急，話裡就不好聽了。

無情宮主聽的眉頭一皺，隨口道：

「下流。」

僅幾句話的時分，神龍旅兄弟已搶進來了，顧斌和劍虹開路，其餘的十來個兄弟已守在門口，碧玉和碧珠揮劍攔住他們，但劍虹和顧斌俱是在拼命，他們心懸龍兒和小杜的安全，出手間就毫不容情，果然將碧玉碧珠逼退了回來。

無情宮主怒聲道：

「閃開。」

這女人當眞暴怒極了，今天出宮三番兩次都不順當，遇上龍兒更受盡侮辱，此刻又給神龍旅的兄弟重重圍住，當眞是火中澆油，她身子如內，已站在門口道：

「是誰說話？」

顧斌只覺一陣香氣飛來，瞪眼一看眼前一個美艷冰冷的少婦站在自己面前，他嘿嘿地道：

「我，顧斌。」

無情宮主冷笑道：

「是你要我們當尼姑！」

顧斌冷冷地道：

「那還是客氣的，惹毛了兄弟，我們……」

無情宮主叱道：

「你找死。」

她那容顧斌再胡言亂語，人斜移七尺，一撩手掌，朝着顧斌的身上揮去，顧斌那想到這女人見面就開打，尙在惊疑中，胸前已重重挨了一掌，他啊地一聲，人已飄出數尺，張口連着噴

出三口鮮血。

其手之毒，使劍虹和兄弟們俱是一楞，誰也沒想到無情宮主會妄殺自己兄弟，更沒想到這個女人的功夫會這麼深厚。

顧斌臉色蒼白的吼道：

「操他個熊，這婊子眞狠！」

他明知自己傷勢頗重，但憑他那股寧死不屈的傲氣，居然不將掌傷當一回事，依舊挺劍衝來。

劍虹攔身一擋，道：

「老顧，別亂來，這位無情宮主可不易惹！」

顧斌想不到自己碰到了最辣手的女覇子，傳說蝴蝶宮三位宮主冷艷媚　俱有，一個個俱是殺人高手，惹上這三個女人決對是自尋死路。

無情宮主陰沉的道：

「你這個人還算有點眼光，知道蝴蝶宮不好惹。」

劍虹長劍斜凝，冷冷地道：

「蝴蝶宮雖不好惹，神龍旅也未必怕妳，妳犯我兄弟，傷我兄弟，這兩項已構成樑子。」

這時候，劍虹就不像顧斌那麼魯莽了，他面對無情宮主，長劍有若顫束的葉梢子，迅快而滿佈光暈的無情宮主劈去，僅是這份出手就讓無情宮主有些吃惊了，她快速的拔躍起身形，道：

「好劍法。」

劍虹沉穩，深得疤七叔的讚誇，他劍如其人般的穩重，每一劍都封鎖住敵人的通路，無情宮主掌影幻化，在他的劍式中飄動，忍不住也讚了出口。

但！

無情宮主不是普通的高手，她在數招之內已摸透了劍虹的劍法，抽冷了，突然在移身換步的瞬間，一掌抓向劍虹的右肩，這一招可快的很，劍虹想變招都來不及，肩頭已給按住了！

噹！

劍虹的劍叮地跌在地上，而無情宮主的脚已踢了出來。

「嗚！」

空中暴傳出一聲冷鳴，只見一點寒星向無情宮主的脚上射了過來，這點寒星快的令無情宮主急速縮回脚去，她怒叱道：

「誰？」

那點寒星落地，居然是一顆光彩奪目的琉璃珠子，無情宮主氣的神色蒼白，來人居然僅用一顆琉璃珠子逼退自己那一腳，這個人丟大了。

八爺呵呵地道：

「龍兒，看八爺給你帶來些什麼？」

八爺手裡全是彩麗的琉璃彈珠，龍兒此刻只能露着大眼望着八爺，却應不出聲來。

無情宮主冷冷地道：

「你就是楚八。」

八爺點點頭道：

「不錯，宮主得罪了。」

面對神龍旅覇子，無情宮主那股狂妄的傲氣頓時收斂了不少，她知道眼前這位人物是個不能輕忽的高手，他胆氣壯，氣魄豪，竟連蝴蝶宮都不願惹的惡人城都摧毀了，這份豪壯決非一般人所能辦到，八爺扳倒惡人城後，江湖上名氣大揚，無情宮主雖是和他初次會面，也有些敬佩之意，她冷笑道：

「八爺，蝴蝶宮要向你借個人……」

八爺淡淡地道：

「神龍旅兄弟上百，不知宮主看上誰了？」

無情宮主瞥了旁邊的龍兒一眼，道：

「這孩子。」

八爺的眉頭一皺，道：

「宮主，這孩子年幼無知，如果言語上得罪了，請看在我八爺的薄面上放過他這一次。」

無情宮主冷冷地道：

「如果我硬要帶呢？」

八爺神情一冷，道：

「宮主，妳會後悔！」

無情宮主聞言大笑道：

「蝴蝶宮要的東西還沒有那個組合或門派敢正面面拒，你八爺雖在道上小有名氣，但要跟蝴蝶宮扯翻了臉，往後，你的日子會很難過！」

八爺對蝴蝶宮的威勢早已了解了，他曾吃過蝴蝶宮的虧，也曾被蝴蝶宮庇護過，以蝴蝶宮遍及天下的勢力，自己要和她鬥，得確會有無窮的麻煩，但，神龍旅也不是省油的燈，自己的人落在人家手裡，豈有不討回的道理，他淡淡的道：

「宮主，妳在逼我……」

無情宮主哼地道：

「是實情，不是在逼你。」

八爺長吸口氣，道：

「宮主，請放人！」

無情宮主面色一冷，道：

「我不呢？」

二十

八爺對這個聞名已久的女人是有一層顧忌，他並不再乎蝴蝶宮的報復行動，却再乎她的影響力，蝴蝶宮在道上已有數十年之久，盤穩的基礎決不亞於少林、武當諸門派，神龍旅固有能力反擊任何的危機狀況，但，要與天下人爲敵，那就會惹火燒身，終日生活在浩殺中，可是，蝴蝶宮已制住了龍兒和小杜，他即使有意忍忍，此刻他也無法再沉默了，八爺雙目寒光一湧，道：

「妳知道，妳走不出這裡。」

蝴蝶宮無情宮主淡淡地道：

「八爺，你太小看蝴蝶宮了，本宮爲了這孩子親自出馬，爲的就是穩操勝算，別看你們神龍旅來了這麼多人，我只要放出一點訊息，半個時辰內，我保證神龍旅決不會留一活口。」

點點頭，八爺道：

「不錯，我承認妳有這個能力，可是，還有半個時辰，這時間足夠我們神龍旅辦事了，妳自己掂掂這份量，眼前妳能支持多久！」

八爺一句話，說到蝴蝶宮的深處，無情宮主是何等聰明之人，眼前這種情勢她豈會看不出來，僅僅八爺已夠纏了，再加上八爺手下那批兄弟，得確不是羅衣和手下那幾個女流所能抵擋，但，蝴蝶宮橫行道上已有數十年，豈會爲了幾個强敵而屈服，無情宮主冷笑道：

「八爺，虧我是吃定了，可是蝴蝶宮吃虧之後的報復行動會密集展開，你們神龍旅會付出可怕的代價。」

嗯，八爺冷冷地道：

「那是以後的事，我們不會考慮！」

無情宮主狠聲道：

「好，你就等着瞧吧！」

這女人果然有超乎常人的狠厲和倔傲，話聲一落，那七個美艷少女和四個轎伕已各自扯出了劍刃，她們當先衝殺出刹門外，逢人就殺，而那四個轎伕看來只是扛轎的，但，這刻却神威異常，他們早已選定了目標，居然向八爺出手。

八爺面露殺機的道：

「看來這四位不是普通的朋友，功夫不淺。」

顧斌、劍虹、鐵虎早已守在門邊，那七個少女甫衝出門外，已給他們逼回門內，旁邊數十位兄弟早已站定了方位，只要有人殺出來，他們立刻圍殺出去。

羅衣緊緊貼在無情宮主身後，這位宮主似乎已打定了主意，不論付出多高的代價，務必將龍兒帶走，她挾住龍兒，緩緩的向旁邊移去，她準備帶着龍兒先溜了！

黃峰睹狀大樂，他是個最會利用機會的人，一看神龍旅的八爺來了，自己可不能兩邊得罪人，眼珠子一轉，突然伸手向小杜拍去，道：

「杜兄，你還好吧。」

小杜可不認識黃峰是何許人，但，他伸手解了自己身上穴道，還以爲是自己人，立刻拱手道：

「謝了。」

小杜敗在無情宮主手下，差點連舌頭讓這女給割了，心裡那股窩囊氣有若斗牛沖天似的一伸手扯過自己的劍，朝無情宮主衝去，吼道：

「媽的，妳想溜！」

小杜是個怨皆必報的人，他受盡了這口烏氣，若不讓他發洩出來，他寧可舉劍自吻，此刻穴道一解，有如厲獸出柵似的狂猛，那柄劍在他手中，顫出了無數劍花，出手之快，全是致人死命之處。

無情宮主想不到黃峰會解了小杜的穴道，她武功蓋世，身手靈活，小杜那幾劍雖然逼得她速閃速移，却沒傷她分毫，可是這女人功夫雖高，脇下挾了個人，在出手上就差了點，她一連拍出四掌，洶湧的掌勁有如層浪般層疊而出，居然震的小杜退出了七八步。

但，小杜不畏懼，仗劍一路追殺，他是在拼命，羅衣曾過這小子一劍，深深知道此人劍法的古怪，羅衣爲了保護無情宮主，也揮劍攻出。

無情宮主想溜，但，刹門外全是神龍旅的人，銀牙一咬，叫道：

「殺，一個也不留……」

這女人已發怒了，隨手將龍兒往地上一放，乾脆空了手博殺，她才將龍兒放下，只聽龍兒道：

「狐狸精，我睡的正舒服，妳幹嘛放下我來，現在我還不想下來呢……」

這孩子怎會醒了，不但醒了，還緊緊摟住無情宮主的纖纖細腰，無情宮主這輩子何曾讓人這樣摟過，龍兒雖說僅是個孩子，畢竟是個半大不小的孩子，她只覺得自己心坎砰砰的直跳，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襲上心頭，她惶亂的叱道：

「你！」

龍兒摟的更緊了，格格地道：

「狐狸精，妳身上的肉好軟。」

當着這麼多人的面，無情宮主那張臉立刻紅了，她此刻顧不得龍兒是個孩子了，一掌朝龍兒的頭上拍去，這一掌可說是情急之下使出的，掌力奇厚，能裂山碎石，那知龍兒身子一轉，道：

「狐狸精，妳想殺我！」

這一轉正好從她背後摟着，神妙的避過那一掌，無情宮主當眞羞憤難當，長嘯一聲，人已凌空而起，只見一柄驚虹般的長劍正反手拍向身後，正是龍兒的後腦勺子。

龍兒大叫道：

「我不跟妳玩了。」

人已旋轉而去，一雙大眼帶有不屑而揶揄的望着無情宮主，只差的無情宮主吼道：

「我不殺你，誓不回宮！」

她從出生到現在從沒有受過這種侮辱，只覺自己這個身子讓龍兒給羞辱了，那股憤烈的恨意刹那間充滿心湖，劍隨聲至，朝着龍兒翻滾而至。

小杜睹狀疾快的迎退羅衣揮劍去搶救龍兒，那曉得龍兒一聲長笑，道：

「杜叔，看我的！」

面對着這股凌人的劍氣，這孩子適時的顯露出那種不凡的功夫，小手連揮數，居然將無情宮主的攻勢給遏阻住了，僅這幾招已將小杜看楞了。

無情宮主拼命，龍兒却輕鬆化解，這怪！

八爺面對這四個輻佚凌厲的攻勢，頓感壓力奇重，他展開血腸劍交手十來回合，突然道：

「我終於明白你們是誰了，你們是四樵子。」

江北四樵子柴樵、沈樵、化樵、伍樵，四大樵子在江北各站一方，合稱江北四樵子，他們堆覇江北，閒散的日子不過，何以會淪落爲無情宮主的輻佚，八爺左思右想不解其中之意，怪不得這四條漢子俱不吭不哈，除了出手凶狠外，他們決不通報名姓。

只聽其中一個冷嘿道：

「八爺，你死定了，凡認出我們的人都得死。」

這四個人彷彿有着某種默契，每人目中在八爺認出他們之後殺氣呈露，四柄劍有若灑落的雨水，那麼犀利而無情的佈成四道劍幕，密密層層的向八爺罩去。

八爺吼道：

「好。」

他的劍如雪地裡的頂頭風似的，劃起一道道耀眼奪目的銀色光華，在森森寒波的劍氣中衝向這四條漢子的劍幕，雙方都畢集了全力，這是場厲怖的殺伐！

「嗆！」

在嗆然的劍叉觸及聲中，數聲悽厲的慘叫隨着風嘯傳了出來，鮮血如灑落的血雨濺的滿地都是，四條漢子隨着八爺的劍而倒下。

江北四樵子無一倖免，全死在血泊中。

八爺一楞，道：

「這是怎麼回事？」

殺了人，他居然不知怎麼回事？

黃峰嘿嘿地道：

「八爺果然神人，一劍毀了四大高手。」

這話全落在蝴蝶宮無情宮主耳裡，她一掌逼退了龍兒，厲聲道：

「八爺，你眞以爲是你殺了他們。」

八爺點點頭道：

「是死在我的劍下。」

無情宮主哼地一聲道：

「是他們自己不想活了，憑四大樵子的功夫，你想殺他們還沒有那麼容易，他們隱姓埋名爲我扛轎已是畢生奇辱了，你應當作不知道他們的來歷，誰知道，你叫出了他們的身份，他們無顏再活下去，才故意死在你手裡！」

八爺一楞，道：

「這是何苦？」

無情宮主冷煞的道：

「他們欠了我蝴蝶宮一份人情，知道永遠還不了，而以死回報本宮，嘿嘿，八爺，你殺了本宮都沒有這麼嚴重，殺殺他們，嘿嘿，你禍闖大了……」

八爺大笑道：

「這是妳逼死他們的，無情宮主，堂堂江北四大高手，妳居然讓他們給妳抬轎子，如果換了我楚八，只怕早就拔劍自盡了！」

無情宮主聞言大笑，道：

「他們死了，你的麻煩也就大了，四大樵子分屬四大門派，他們會聯合殺你，八爺，他們自殺可是神龍旅的不幸。」

八爺怒笑道：

「好毒婦人心，原來妳早知道他們會死。」

無情宮主冷冷地道：

「那又怎麼樣？人是你殺的。」

八爺愈聽愈憤怒，血腸劍如電閃似的劈了過去，無情宮主揮劍迎了上來，兩劍相交，頓時迸濺出一溜溜火花，八爺只覺對方劍式沉重，居然臂力驚人。

無情宮主不但臂力驚人，劍技更高，在旋轉的身形中，連發七劍，劍劍逼向八爺的要穴，八爺想不到這女人的功夫這麼高，他將劍式一變，連環放出，那知就在八爺的攻殺中，八爺忽照聞到一股香味！

八爺的身子一陣搖幌，大叫道：

「妳！」

他只覺那股香味噴鼻如醉，全身勁力俱像散了一樣，人才搖幌，無情宮主的劍已砍向他的頭上，小杜睹狀大叫道：

「住手。」

他的劍快，也只能逼得無情宮主縮手，雖是如此，八爺的髮絲已紛紛飄落，而無情宮主的劍又攻向小杜，小杜竟被她那隨手一劍，逼得撤劍而退！

八爺人已坐在地上，顯然那股香氣發生了作用！

劍虹和顧斌和那幾個少女分不出勝負，一見八爺坐在地上，兩人已狂叫向無情宮主衝來，他們唯恐八爺受傷，已不顧性命來護住他們的主。

無情宮主的劍法太高了，僅僅出了一招，兩個人便灰頭灰臉的往後倒退，而那幾個少女已在後衝了過來。

小杜厲聲道：

「我操！」

他雖不是無情宮主的敵手，却是殺人的高手，他知道該什麼時候出手，什麼時候向誰下手，此刻他選擇了對手，在一聲怒罵中向那幾個追殺過來的少女下手。

「哇！」

慘叫兩聲，那當先撲過來的兩個少女已各挨了一劍，鮮明的劍刃吐射着鮮血，這正是殺手的快速殺人手法。

無情宮主睹狀大叫道：

「小杜，你該死！」

她那管劍虹和顧斌的撲殺，人像隻旋轉在半空的兀鷹，以無以倫比的快速，揮劍向小杜罩頭而落！

小杜疾速斜移，人已偏向一邊。

突然！

遠處響起一連串慘叫，只見二位神龍旅兄弟滿身鮮血的衝進裡面，在艱澀的話音中顫道：

「有人偷襲！」

鐵虎如飛似的奔出去，朝門外吼道：

「是那方的朋友？」

話音甫落，遠處已有人叫道：

「如意堂朱文清率兄弟向宮主報到……」

無情宮主大笑道：

「來的好，小朱，叫兄弟們包圍住神龍旅的雜碎，我們可不能讓他們跑掉一個，如果有人妄想衝殺，你們決不要留半個活口！」

那個叫朱文清的彷彿尚未到古剎現場，遠遠叫道：

「宮主放心，兄弟接到訊息就知道怎麼回事了，現在，各路口全是咱們的人，他們一個也跑不掉！」

話音未落，遠處又有人叫道：

「他媽的老朱，你們如意堂倒比我們火焰堂來快了一步，你可不能將神龍旅那些龜兒子全幹光了，也要留點給我邵大個子過過癮……」

只聽朱文清呵呵地道：

「放心，放心，有你玩的，老邵。」

如意堂朱文清和火焰堂邵大個子可是江湖上響噹噹的人物，這兩大高手各擁有兄弟，兩大堂在道上固有隆譽，誰也沒有想到全是蝴蝶宮的幫手。

八爺軟倒地上，他全身無力，連僅有的力氣都提不起來，此刻他人雖坐在地上，腦子尚很清醒，目睹蝴蝶宮已集結了各路人手援助，知道神龍旅已處於極端不利的劣勢下，他暗中一咬牙，道：

「小杜！」

小杜斜握長劍躍到八爺身邊，道：

「八爺！」

八爺悲憤的道：

「通知兄弟們，要突圍咱們要保留實力，今日有火焰堂和如意堂兩撥人手，對咱們十分不利，更何況！」

小杜咬牙道：

「八爺放心，咱們兄弟不怕死。」

八爺點頭道：

「我知道，小杜，咱們犯不着！」

此刻，蝴蝶宮由衰勢忽然轉變爲強勢，無情宮主已有穩操勝算的感覺，她心地酷冷，嗜殺成性，此刻形勢已在她的掌握中，斜睨了八爺一眼道：

「八爺，神龍旅想要活命也可以。」

八爺冷冷地道：

「要我求妳，要妳可憐我們！」

無情宮主大笑道：

「不錯，你八爺只要鬆鬆口，向蝴蝶宮拱手稱臣，念在神龍旅創業不易的份上，我也許會饒了你們。」

要神龍旅向蝴蝶宮低頭，那是不可能的事，八爺神情一寒叱道：

「放屁！」

無情宮主被罵的一揚，叱道：

「好，八爺，你準備死吧我那軟玉酥筋香能讓你三天之內爬不起來，待會兒我只要一根指頭就能殺了你，八爺這可是你自己找的……」

她聲色俱厲的一吼完，已朝門外道：

「朱文清、邵大個子，你們給我聽好，此時此刻，我要神龍旅的人全部都要死，你們可以殺了……」

遠處響起朱文清的大笑道：

「兄弟們聽見沒有，宮主下令了。」

這時帶領神龍旅兄弟散在古剎外的是陸剛，在重重包圍下，陸剛已命數十名兄弟嚴密防守着，如意堂和火焰堂的人不下百來個，雙方在對時中有數決殺伐，神龍旅也傷了幾個，陸剛目中噴火吼道：

「兄弟，殺，別再客氣了……」

雙方剎那間交織在一起，從殺聲中，知道兩方已有不少人傷亡，神龍旅人人拼命，如意堂和火焰堂也佔不到分毫便宜。

剎中的顧斌一拍鐵虎，道：

「走，咱們幫陸剛去！」

鐵虎猶疑的道：

「咱們八爺……」

他念着八爺已無力再博殺無情宮主，小杜和劍虹雖然驍勇，決不是這女人的敵手，但此刻外頭緊急，也不能置兄弟不顧，這兩條血性漢子也顧不得古剎的八爺了，兩人疾快的飄衝出去，只見神龍旅兄弟已躺下了十幾個，陸剛是滿身是血的和那個叫朱文清的漢子博殺！

顧斌一劍劈向一個漢子吼道：

「我操！」

鐵虎更不留情的揮起劍來殺進火焰堂和如意堂的兄弟中，頓時殺聲震大，鮮血如雨灑落！

而古剎裡！

無情宮主的劍已閃電般的向八爺撲殺過來，小杜和劍虹雖雙雙護在八爺身邊，但，那無情的劍氣却逼得這兩條漢子步步倒退，但他們堅不退縮，寧死也不讓無情宮主的劍碰到八爺身上。

此時！

遠處又響起三聲長短不一的長嘯，這嘯聲彷彿在傳送什麼暗語，無情宮主大笑道：

「神風老祖也趕來了！」

二十一

空氣裡凝結著一股有如凝結的血塊樣的殺氣，那股窒人於死的氣氛使每個人的呼吸全如封閉樣的沉悶，火焰堂在邵大個子的指揮下已掏出了他們賴以成名的火焰堂至寶——火焰霹雷彈，瞄準了神龍旅的兄弟，邵大個子只要一聲令下，那些全燃燒的霹雷彈就會無情的挪向神龍旅的兄弟，鐵虎知道這玩意的凶覇，連吼帶叫道：

「快閃開，快閃開！」

站在顧斌身後的兄弟們尚仗著刀劍凝結在每個敵人的影子裡，他們知道此刻前後皆無可退之路，唯有賠上生命才能換取最後的勝利，但，如意堂的人在姓朱的統馭下早已選定了最適當的位置，他們人人握著刀劍，防止神龍旅有漏網之魚，此刻，雙方形勢正如獵戶圍捕野獸似的，封住了所有的通路，要慢慢宰殺囊中之物！

火焰堂和如意堂浩大的壓力，使神龍旅兄弟個個的心頭有若壓著塊重鉛似的，悶苦的心坎裡透不過氣來——

顧斌揮舞著劍厲聲道：

「兄弟，守住門，決不讓這些鬼子們闖進來，咱們決不讓八爺額外擔心，他應付那個娘們已夠苦了……」

兄弟們爲了八爺，可以洒熱血拋頭顱，那個都不會撇風拉腿子，他們寧可自己埋骨這裡，決不讓八爺髮膚受到半條損傷，這是江湖間的義氣，那股浩然的俠義之氣能讓人懼、敵人寒，神龍旅兄弟就是俱備了這股義氣，人人喏了一聲，堅決的守護在古刹門前。

他們準備以死抵住凶惡的敵人，決不容他們躍進半步，他們知道單單一個無情宮主已夠八爺應付了，更何況八爺已中了蝴蝶宮最厲害的軟玉酥骨香，此刻的八爺連站的力氣都沒有了，更何況……

陸剛胸前衣衫已撇開了，他是個勇於拼命的人，眼看自家兄弟倒下了將近二十個，那股子痛苦和難過使這位血性漢子有種斂死的拼鬥精神，他吼道：

「我操你們這些婊子，有種上啊！」

他的劍橫在胸前，顆顆豆大汗珠從胸膛上淌下來，那股渾然的威勢，居然讓如意堂和火焰堂的兄弟全被懾服了，他們看過凶狠的人，但凶狠的人雖能殺人，却沒有陸剛這股豪氣，他像座神樣的不可輕侮……

邵大個子厲聲道：

「娘個舅子，你他奶奶的還扮鬼嚇人，我們火焰堂的霹雷神彈你也許沒嚐過，那玩意火辣辣的，能炸的你皮開肉綻，我保證你會像個鴨子似的烤紅了……」

陸剛鼻子裡重重的哼了一哼，忽然將撇開的衣衫脫下來了，他把衣服捲在手上，怒笑道：

「姓邵的婊子兵，你過來！」

邵大個子怒喝道：

「我操，誰怕誰？」

他也是個沒有耐性的傢伙，陸剛幾句話已觸怒了這個身壯如牛的大個子，他抓起三顆霹雷彈子，扣在掌心裏，暗中運勁，猛地向陸剛射去！

颼颼颼，三彈連發，快如流石般的落去，陸剛猛歸猛，在這種拼命的時刻，他還是保持了決對的沉冷，捲在臂上的長衫在空中飛舞，立刻將那三顆霹雷彈悉數捲進了長衫裏，然後快速的扔出了長衫。

砰！

在暴响聲中，那長衫已射進火焰堂的兄弟夥中，在連番的爆炸聲中，七八個火焰堂兄弟已慘叫而死，他們竟死在自己門中的利器下。

碎裂的血肉橫飛，有兩個漢子的脚手都炸震在樹枝枒間，血淋淋的慘狀，令人慘不忍睹，也讓人見識了江湖上名傳武林的霹雷神彈的威力——

顧斌蒼白的道：

「兄弟，你沒事吧。」

陸剛吼道：

「不要緊，他們討不了好去。」

邵大個子已狂叫道：

「下流坯子，你邵爺爺如果不將你們神龍旅炸成碎碎肉片，我邵大個子就不姓邵……」

……」

他要下達最後的命令了，那隻斗大般的手掌在空中搖幌，但，他的手勢尚未落下，已被那震耳的長嘯吸引住了，三長二短，古怪的嘯聲高吭有勁，像是來自九霄雲外的天際，那麼震盪心魄的飄入每個人的耳裡，邵大個子楞楞的道：

「這是那來的……」

顧斌面色慘然變色，道：

「兄弟，留神點，這可不是咱們的朋友……」

不是朋友就是敵人，如果這是無情宮主的助手，神龍旅眞是劫數難逃了，僅從對方這高亢

的嘯聲中卽知道能發出這種嘯聲的人，若沒有數十年的功夫，絕對無法將長嘯遠遠傳來，不但傳來，還震盪在每個人的心湖間！

突然——

如意堂朱文清像是發現了什麼似的大叫道：

「神風老祖，神風老人家……」

果然，半空中掀起一股撲面的勁風，只見一個紅影像火球似的向這裡翻轉而落，一個大紅長袍的紅面老人輕拂著袍袖冉冉而至，他目光如電，輕略的瞄瞄各人一眼，冷冷地道：

「宮主呢？」

朱文清畢恭畢敬的道：

「在廟裡……」

這個神風老祖再也不看任何人一眼，他大搖大擺的向古剎中行去，那副目中無人之色，讓任何人看了都會生氣，更何況是神龍旅的兄弟——

顧斌一劍劈出了喝道：

「站住，沒有兄弟同意誰也不准進去。」

這一劍他是蓄勢而發，劍劍渾厚強勁，那知他的劍才遞進一半，神風老祖的袍袖一拂，沉聲道：

「滾開！」

僅僅是隨意一拂，顧斌不但長劍遞不進去，整個人像遭到一柄巨錘敲擊一樣，重重地將他震飛出去，跌在地上像突然間生了場大病一般，搖搖幌幌的才爬了起來。

顧斌尚未爬起來，鐵虎和四名兄弟從旁邊閃過來，五個人已呈半圓形的陣勢阻擋這個神風老祖，只聽顧斌苦澀的叫道：

「讓他進去。」

顧斌是何等功力之人，那裏想到在神風老祖之前經不起隨手一拂，他知道單憑自己兄弟這點份量，要攔阻這位功力深厚的老人徒增自己兄弟傷亡，既然攔不住，何不讓他進去……

神風老祖鼻子裏重重地一哼，回頭道：

「通通不准動，誰動誰就死。」

然後一移身，一隻脚已跨進了古剎中，他那一身耀眼的紅袍頓時使古剎中一亮，無情宮主格格地道：

「老稚毛，你終於來了，如果我給人家剝了皮，或是讓人家斷了根手指，你這老東西麻煩就大了。」

神風老祖彷彿對無情宮主非常尊敬，道：

「宮主，屋外頭有火焰堂和如意堂，這份力量已不是普通人能應付得了了，我很好奇，何方人物能把堂堂的蝴蝶宮給難住了。」

他目光朝地上一看，見有兩個蝴蝶宮宮女死在地上，神風老祖心裏悚然一驚，蝴蝶宮的宮女個個都有很好的功夫，今日居然讓人當著無情宮主的面殺了兩個，這個對手就非一般的高手了，神風老祖知道蝴蝶宮在江湖上的地位，對方敢和蝴蝶宮硬碰硬，決非普通的組合了。

無情宮主嘿嘿地道：

「老東西，少講風涼話，這個人可不是普通人！」

神風老祖一怔道：

「誰？」

他看見八爺錯坐在地上，八爺身邊站著小杜和劍虹，還有一個兩眼眨來眨去的小孩子，這副畫面令神風老祖迷惑了，倒底誰是這裡的頭頭。

八爺冷冷地道：

「我！」

神風老祖嘿嘿地道：

「你是誰？嗯，得罪了蝴蝶宮就是得罪了全天下，你難道沒想到嚴重的後果？」

八爺冷笑道：

「蝴蝶宮又怎麼樣？她就可以胡作非為，堂堂一個宮主，居然用卑劣的手段搶拿一個小孩子，就是蝴蝶宮在江湖行事的準則麼？」

神風老祖被八爺搶白一頓，不禁楞了一楞，道：

「有這種事。」

龍兒上前道：

「當然有這種事，狐狸精就是抓我……」

神風老祖看了龍兒一眼，又瞄了無情宮主一眼，道：

「宮主，為什麼？」

無情宮主臉上罩著一片寒霜，道：

「老東西，別小看了那孩子，他那十八神手功夫可是咱們蝴蝶宮失傳的絕學，為了追回咱們宮裡的不傳之秘，我們必須將他擄回去問個清楚！」

神風老祖一聽「十八神手」這幾個字，神情頓時由詫異而嚴肅，他的目又剎那間落在龍兒身上，道：

「眞是他……」

無情宮主嘿嘿地道：

「我會騙你麼？」

神風老祖嘿地一聲道：

「好，宮主，咱們把他帶回去。」

無情宮主瞪了八爺一眼，道：

「要帶這孩子回去，必須將這些人全數除去。」

嗯，神風老祖道：

「不錯，十八神手事關重大，江湖上最好不要露出一點消息，宮主，要捂住這些人的嘴，最好的辦法是讓他們永遠埋在這裡……」

小杜聞言大怒道：

「你要殺人滅口……」

神風老祖仰天大笑道：

「不錯，老祖是要殺人滅口，這是保存秘密是最好方法，蝴蝶宮做事一向乾淨俐落，決不留半點痕跡，你們這幾個那個想先死……」

他一身紅袍，站在大殿口像團火雲一樣，那一雙眼珠子瞪起來如兩道燭光，小杜和劍虹已抱必死之心，八爺正氣凜然的一無所懼，龍兒還不知道怕，他覺得這蠻好玩的，那麼大歲數的一個老人居然穿了一身紅袍，這裡最不是滋味的是黃蜂，他對神風老祖的來歷可比八爺清楚多了，神風老祖和蝴蝶宮的關係複雜，這老頭子行徑古怪，喜怒無常，聽說此老從前幹過劊子手，喜歡用饅頭沾血吃，更喜歡生吃人心，他很少在道上露面，但若蝴蝶宮出了大問題，神風老祖從不會置身事外，尤其是無情宮主——

黃蜂眼珠亂轉，道：

「神老祖，我跟這件事可沒關係？」

神風老祖眉頭一皺，道：

「你不是他們一夥的！」

黃蜂搖搖頭道：

「我是路過這裡讓宮主抓來的……」

嗯，神風老祖嗯了一聲道：

「照理你是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黃蜂一樂，道：

「我可以走了吧。」

此刻黃蜂知道神龍旅八爺栽了，神龍旅雖有拼命的兄弟，但，一個無情宮主，已令八爺窮於應付了，再加上神風老祖和院外的火焰堂及如意堂，在這麼多高手圍團下，神龍旅縱是人人能拼也會無一倖免，他黃蜂何須跟著他們一塊送死，如果能置身事外豈不更好……

黃蜂說完話，人已向外行去，此時他距離古剎大門也不過二十來步之遙，但，這一刻卻恍如有數里之遠，連移七八步，還沒走到門檻之處。

突然——

神風老祖喝道：

「慢著！」

黃蜂心裏一寒，道：

「老祖，你還有話說？」

神風老祖嘿嘿地道：

「這古剎裏所發生的事，你看到了也聽到了，要放你出去，你那張嘴如果封不住，天下人豈不全知道蝴蝶宮的秘密……」

黃蜂急忙道：

「我眼睛瞎了，耳朵聾了，什麼也沒看到，什麼也沒聽到，老祖，你放心吧，這張嘴我也會縫起來……」

神風老祖點頭道：

「你很識相也很滑舌，這更讓我不放心了，像你這種油嘴滑舌，偷機取巧，妄想置身事外的人，我最恨這種人，你是自己動手呢？還是我來動手！」

黃蜂一呆，想不到自己會搬石頭砸腳，倒霉的竟是自己，他還想再抗辯，一看到神風老祖臉上那股子殺機，頓時激起他的凶性，怒吼道：

「要死一塊死。」

他久知神風老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如其討饒不如死得壯烈些，一握長劍首先往神風老祖的身上劈去。

劍快人也快，連人帶劍衝了出去。

神風老祖哈哈大笑道：

「找死。」

他的右手突然伸了出來，尚沒弄清楚怎麼回事，突然暴漲了數寸，眞是快速的比瀉落的劍刃還快，準確無比的將黃蜂提了起來，重重的往地上一摔。

趴地一聲重响——

黃蜂人已摔倒在地上，連吭都沒吭一聲，頭壓在地上，從嘴裡淌下了一股血水，他居然經不起這重重的一摔，蹬蹬腿，就沒了聲息——

神風老祖哈哈兩聲道：

「沒用的東西。」

神風老祖這一手漂亮的一擊，令劍虹和小杜傻住了，他們想不到神風老祖的武功這麼高，僅僅一個照面就將黃蜂解決了。

八爺終於站起來了，道：

「好功夫，長臂功果然名不虛傳。」

無情宮主冷冷地道：

「老東西，這位就是神龍族的覇子八爺，他已中了本宮主的軟玉酥筋香，功夫已散了一大半，你只要將他身邊那兩塊料解決了，至於他就更容易了！」

神風老祖嘿嘿地道：

「太容易了。」

這個老東西對無情宮主畢恭畢敬，也唯命是從，他說動手就動手，話音一落，紅衫閃動，兩隻大掌奇幻的向劍虹和小杜抓來，這兩條漢子剛才已見識過他的長臂功，知道此人的手臂會驟然間暴漲開來，兩人揮起劍力和這神風老祖保持了些許距離，但神風老祖的功力太高了，他身法快速的令人目眩，在幻奇的撲擊中一掌將劍虹給擊倒在地上，劍虹連噴三口血，柱劍免強站起來，八爺睹狀已喝道：

「不准動。」

小杜身形夠靈活了，但在神風老祖的撲擊下，他那柄劍有如玩具似的不發出半點效力，虧他身法靈異，否則早躺下了。

八爺嘆道：

「罷了。」

龍兒大眼一怔，道：

「八爺，怎麼啦？」

八爺苦笑道：

「龍兒，我拼了這條命也要送你出去！」

龍兒大聲道：

「八爺，他可怕麼？」

八爺點點頭，凝重的道：

「很可怕，我就是不中毒在他手裏也過不了五十招，這是我遇上最高身手的人，也許是咱們神龍旅的劫數，即使你爹在此，也不會是這人的敵手。」

龍兒眨眨眼，道：

「八爺，你不是要教我血牙小刀麼，請借我一柄，我看看這種刀怎麼用法！」

八爺苦笑道：

「這時候你還頑皮！」

他太愛這孩子的聰明伶俐了，不忍遠拂這孩子那份希冀，順手從皮囊中掏了一把交給龍兒，道：

「假如我死了，這柄刀就當個紀念吧。」

言下有些酸楚之意，面對這麼強勁的敵手，八爺知道自己只有拼命了，留點紀念給龍兒，也算是盡了點朋友之子的心意。

那知龍兒眨眼道：

「八爺，咱們不會死的……」

他將那柄小刀在手裏幌了幌，又道：

「那個老雜碎的長臂功很厲害，如果這柄血牙刀戮在他的臂肌裏，他那條手臂就再也用不上力了……」

八爺一惊道：

「龍兒！」

龍兒根本不讓八爺說下去，因爲小杜此刻深深避閃之外，他根本沒有攻殺的機會，龍兒的手怪異的翻飛了出去，眞怪，他那翻飛的手勢恍如童子拜佛似的將血牙小刀夾在雙掌之間，然後輕微的一彈，血牙刀僅僅是銀光餘閃，便沒入空中，隨著他的刀影，空中閃移的紅影傳來一聲悽厲的慘叫，神風老祖痛苦的跳出圈外，他的右手臂上立刻沒入了那柄小刀，鮮血岑岑而落——

他神情大變，道：

「血牙小刀！」

當他面對那柄鋒利的奪命小刀時，他知道自己這條石臂是完了，神風老祖目中似噴火樣的瞪著八爺，吼道：

「是你！」

龍兒大叫道：

「是我！」

神風老祖大惊道：

「是你！」

他幾乎無法相信一個十來歲的孩子能發射出這麼快速的刀叉，更不相信能射到自己，但，小刀明明已插進手臂裡，僅僅餘著那小小的刀柄在外面，整條手臂登時垂落下來，再也舉不起來了。

無情宮主變色道：

「老祖，怎麼樣？」

神風老祖吼道：

「宮主，殺光他們，尤其那個孩子！」

龍兒冷冷地道：

「狐狸精，小心，我剝光你的衣服！」

神風老祖只不過是才吃這一刀子虧，無情宮主却早已發現龍兒的怪異的行徑，她拍過他的頂門死穴，居然劈不死他，他曾點過他的穴道，他也能自動解開穴道，現在他又輕易的傷了神風老祖，從這些跡象中，無情宮主的確怕了，她不敢想像他是個什麼樣的孩子，難道他是個金剛不壞的怪靈，還是得天獨厚的神童。

無情宮主被龍兒那句「我剝光你的衣服！」吓呆了，龍兒只是個孩子，說出的話可信度極高，如果他眞不顧繁文褥俗的剝她衣服，那還眞是件難看的事，但一想到這孩子滿口胡言，不禁又觸怒了無情宮主的火氣，叱道：

「你滿嘴胡說，我會殺了你！」

龍兒大笑道：

「來呀，狐狸精，我看看你怎麼殺我……」

要知這孩子無意中學會了絕世罕見的武學，却不會運用，他會的招式再多，也不知道如何傷敵，此刻，神龍族危在眼前，龍兒根本顧不得自己能不能擋過這個女人的功夫，只覺得此時此刻唯有自己才能救神龍族的困厄——

無情宮主大怒道：

「好。」

她滿面殺氣，一肚子火氣，長劍一挺，顫閃的幻出七八朵劍花，無邊無際的向龍兒全身罩去。

八爺大叫道：

「退！」

龍兒乍見一層重疊的劍浪向自己籠罩而來，得確有點慌了，他雖有罕世功夫，在耀眼的劍鋒下，他却不知道自己該如何應付這種威烈的攻勢，八爺的喝聲未落，龍兒果然閃身避了開來了。

無情宮主怒笑道：

「我當你眞是有何神聖呢，也不過是個會跑的小賊！」

龍兒大叫道：

「妳敢罵我……」

他小孩心性，最是受不得一點委曲，無情宮主罵他，可眞惹毛了這孩子，他突然一個旋轉移步，快速的那麼一搖一幌，就在這恍移間，小手已在無情宮主的肩胛處抓了一把！

「嘶！」

只咻嘶的一聲，她那身彩艷的衣衫，頓時被龍兒扯下了一條衣袖，一條雪白如蘊的手臂登時呈露出來，無情宮主粉靨蒼白，張口大叫，她卽是武林兒女，在諸多男人之前，露出了手臂也是羞愧難當，剎那間，一個橫行武林的女霸子已吓得連連倒退！

她顫聲道：

「你，你……」

龍兒得意的道：

「再說，我就再撕你的上身……」

無情宮主居然被這孩子吓住了，龍兒剛才那種神幻的身法是她從未見過的身法，僅僅一幌一移使能挨近自己，如果他再重施一次，無情宮主當眞閃避不了……

神風老祖駭異的道：

「龍行十八轉，宮主，他是……他是……」

無情宮主心裏泛起了劇烈的震盪，十八神手和龍行十八轉俱是蝴蝶宮的不傳之秘，自從第二代宮主失踪後，這些傳宮絕學就全部失踪了，沒想到這兩項功夫全在龍兒身上施出，這孩子果然與蝴蝶宮失傳武學有關！

無情宮主苦澀的道：

「這就是我爲什麼要拿他回宮的原因了。」

神風老祖陰沉的道：

「宮主，顧不得那麼多了，蝴蝶宮能否再領袖武林，端賴這小子身上那套武功了，咱們必須發動全蝴蝶宮的力量，將這孩子拿回去，從他身上把所有功夫追回來！」

無情宮主凝重的道：

「通知無恨無悔……」

神風老祖嘿嘿地道：

「難道你還看不出來，三位宮主若不同時出手，憑咱們目前的功力要拿他太難了，這孩子尚沒有將所有武功練純熟前，是唯一拿他的機會！」

無情宮主狠聲道：

「羅衣，放响箭！」

羅衣忙道：

「是！」

果然有一道藍色响箭衝天而起，穿過古刹的大院，隨著羅衣的手勢而穿了出去，這是蝴蝶宮最快的傳送訊息快箭，也是通知各地兄弟速來集結的訊號。」

神風老祖嘿地一聲道：

「她們也來了。」

無情宮主嗯了一聲道：

「我們三位宮主爲了這孩子分成三路，全在這附近，本來我不想麻煩無恨無悔，現在連你也受了傷，只有請她們速來這裡了。」

她當前不能說出自己想獨霸這孩子，不願讓兩個姊妹知道已尋獲龍兒，但，現在龍兒武功怪異，也非她能獨力擄獲，不得不請無恨無悔來助陣了。

八爺從神風老祖和無情宮主嘴裡知道蝴蝶宮的三位宮主全要在顆裡會合，知道單憑龍兒個人之力要應付三位宮主，只怕要凶多吉少，眼前神龍旅兄弟全數被困於此，內有無情宮主和神風老祖，外有火焰堂和如意堂嚴密把守，如果要困在這裡，只怕無一能夠倖免，在這裡極端不利的情形下，八爺當機立斷的道：

「龍兒，咱們退……」

龍兒眨眼道：

「八爺，咱們還沒敗呢幹麻要跑，這狐狸精雖然厲害，我只要剝光了她衣服，她再也發不出威來了……」

小杜疾忙道：

「龍兒，不要多說。」

八爺咬牙道：

「通知兄弟，咱們突圍！」

劍虹立刻扶著八爺，小杜首先往前衝去，無情宮主和神風老祖洞悉八爺的意思後，神風老祖已叫道：

「小朱、老邵……」

刹外的邵大個子和朱文清同時嚷道：

「老祖，弟子在！」

神風老祖大聲道：

「任何一個想跑的一律格殺，最好用火彈！」

刹外的邵大個子哈哈大笑道：

「放心，我們火焰堂的霹雷神彈能將這批鳥龜王八蛋燒成京都烤鴨，保證讓他們一個也跑不掉……」

但，小杜已站在古刹大門口了，他那雙火紅的雙眼裏，有種憤怒而令人寒懼的殺意，誰都看的出來小杜是眞火了，顧斌嚴密的監視著火焰堂和如意堂的崽子們，神龍旅兄弟雖然是在重重包圍的情形下，兄弟們却沒有一個沒種，個個站的挺直，人人精神煥發，此時此刻，他們只有一句話說「拼」，劍虹和八爺也站出來了，龍兒是最後一個，他大眼眨動，彷彿非常好玩，這種寒瑟的陣勢在他眼裏像是兩幫人玩騎馬打仗一樣，無情宮主和神風老祖緊緊隨在後面，但兩個人却沒有一個敢先動手，因爲龍兒那身詭秘的功夫令他們寒心了。

八爺低聲道：

「通知弟兄，突圍……」

顧斌嘿嘿地道：

「行！」

他和小杜併行兩移，兩個人的劍已挺立在胸前，此刻神龍旅兄弟已分判知道要衝殺了，在陸剛的大吼中道：

「衝、殺。」

在小杜、顧斌、陸剛和鐵虎的馭使下，數十名神龍旅兄弟已如箭在弓上似的，各自分散開來的向各處衝過去，他們不怕打殺，但對火焰堂的霹雷神彈却有顧忌，小杜和陸剛最怕兄弟傷在這玩意下，兩個人首先向火焰堂撲去，兩人動作快若閃電，劍光中，兩個人已砍了好幾個。

邵大個子吼道：

「操，兄弟，上！」

火焰堂的兄弟在邵大個子的指揮下，連著七八顆霹雷火彈射發出來，這種火葯彈威力甚大，眨眼間，神龍旅兄弟倒下了五六個，炸得他們血肉橫飛，餘血和著肉屑散揚在空中，那威烈

的彈勢令神龍旅寒了心，紛紛閃移退避。

如意堂朱文清嘿嘿地道：

「邵兄，好呀，你炸我殺！」

他將自己手下分成四排，俱持刀守在路口間，神龍旅兄弟四散衝突，十來個兄弟已衝進如意堂的兄弟中，雙方慘烈的博殺開來，一時慘叫不絕，殺聲震天！

小杜眼見自己兄弟死傷不少，憤怒的道：

「我殺姓邵的！」

他長吸口氣，人已躍向半空之中，那兩柄有若噴洒的兩珠，向邵大個子撲去，邵大個子見火葯彈將神龍旅的兄弟炸的皮開肉綻，不禁得意的仰天大笑，那知在仰天之間，驀見一片劍光落下，吓得他急速閃移，但小杜太恨他了，那會讓他有遁樑的機會，在一吐一送間，鋒利的劍刃在邵大個子的背上劃了一大道血口，鮮血泊泊而落，痛的慘叫不已。

小杜一招得手，隨後跟來的顧斌和鐵虎也不客氣，衝進人叢中展開劈殺，火焰堂的霹雷火彈本來極具威力，在小杜和顧斌的衝殺下，他們集結的隊形頓時分散了，小杜恨透了他們的陰毒，出手決不容情，眨眼間死了好幾個。

朱文清睹狀大惊道：

「兄弟，衝上去。」

火焰堂和如意堂本來各有職司，此刻火焰堂的人被逐散，如意堂自是不能不拔刀相助，兩堂人數衆多，如意堂的人採包圍之勢，頓時形勢轉變，神龍旅兄弟俱被困在中間，但，神龍旅兄弟人人拼命，如意堂和火焰堂雖然人多勢衆，要想在瞬間佔到便宜也不是容易之事。

鮮血已染紅了大地，悽風挾著雙方的慘嚎，地上已躺下了數十具屍體，八爺目睹自己兄弟一個個倒下，心裏一股陣痛，他長吸口氣，抽出了血腸劍，道：

「劍虹，我們殺……」

劍虹扶著他的手臂，道：

「八爺，你不行。」

八爺的內勁已潰散的聚不起來，但，天生倔強的他却擺脫劍虹攙扶的手，長劍已斜斜馭起，道：

「不行也得行。」

他眞是神勇極了，步履間雖說有點踉蹌，可是他那股毅力和精神却支撐著他穩定的跨著步子，他的劍向前揮出，眞奇怪，四週躍動的人影中，邵大個子和朱文清的兄弟居然無一敢撲殺過來，紛紛倒退避開！

八爺的名，八爺的狠，已震懾住他們了。

兄弟們看見八爺加入了拼鬥的行列，俱歡呼的振奮起來，人人心中的陰霾突然一掃而光，個個彷彿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一樣，登時將這兩堂的人擊退了！

邵大個子站在遠處叫道：

「誰要退，我就砍了誰！」

這個渾大個子在火焰堂裏有莫大的權威性，他這一吼，果然將那些本來要閃退的兄弟吓住了，他們退也是死，衝也是死，但，衝尚可博得一命，早也死晚也死，倒不如硬幹吧，果然，火焰堂的兄弟也硬拼了，一批批兄弟不顧生死的硬殺上來了。

小杜邊殺邊叫道：

「劍虹，帶八爺走！」

八爺堅定的道：

「我不走！」

神龍旅兄弟已躺下了將近四十多條漢子，這個組合從創立到現在雖然在疤七叔統馭下殺伐無數次，却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慘烈過，也沒死過這麼多兄弟，八爺的眼裏潤濕了，他揮舞著劍，逢人就砍……

陸剛哭了，他悲吼道：

「八爺，咱們要留點實力，不能全毀在這裡，我開路，你和劍虹先走，我們會隨後趕來——」

這是條剛烈血性的漢子，他像條翻騰在空中的游龍，根本不顧自己的危急和陰厄，眞是一人拼命萬夫莫敵，他果然殺出一條血路。

八爺雙目寒光一射，大叫道：

「要走大家一塊走……」

他見自己兄弟這麼賣命的替自己殺開一條血路，心裏除了那份感動和激情外，更決定要留下來和兄弟共生死，雖然他眞氣已洩，無法凝聚全身力氣，可是他即使能殺一個敵人，也給兄弟減少一個仇人！

陸剛悲吼道：

「八爺，你不走大夥會全沒命了！」

八爺仰天大笑道：

「兄弟全沒命了，我活著還有什麼意思？陸剛、陸剛，八爺要和兄弟同生同死，決不會苟延獨生！」

多豪壯的措辭，多雄威的豪情，他那鏗鏘的語辭，字字句句崁進了兄弟的心坎，人人覺得血脈賁張，豪氣千雲般的奮勇衝殺，他們不再顧忌自己的生死了！

站在遠處的無情宮主嘆道：

「果然是條硬漢，神龍旅有八爺這種人物統馭果然能在武林中佔有一席之地，他不是普通的人……」

神風老祖嘿嘿地道：

「太可怕了，江湖上有這種人，咱們蝴蝶宮的後患無窮了，宮主，別佩服他的神威，要借機殺了他，宮主，咱們決不留下他……」

無情宮主嗯了一聲道：

「差不多了，無恨無悔該到了！」

她是個頗有心機的女人，當然知道留下八爺會有何種後果，更知道龍兒對蝴蝶宮的重要性，殺八爺，擄龍兒，是她必行的手段，她目光沒有一刻不盯著這孩子！

龍兒像是個精靈似的，緊緊貼在八爺的身後，他嚴密的監視著神風老祖和無情宮主，決不容他們有機會向八爺下手……。

突然！

遠處响起了一陣淒艷迷離的簫聲，這陣陣簫聲哀怨中又有股寒悚的殺氣，淒迷中又透著幽怨，簫聲忽遠忽近，恍如隔的很遙遠，又恍如就在眼前……。

是誰？

蝴蝶宮中無恨簫，是無恨……

二十二

空中突然間湧出塊塊壘壘的黑雲，碩大的雲絮彷彿雜帶著一股淒冷的寒意、雲蒼中也吹起了波波寒風，吹皺了地上層層沙泥，呼虎呼虎的旋盪在空中，而那淒迷的簫音更顯的淒迷，有若一個剛剛死了丈夫的少婦，怨尤哭著薄冷的生命……

從層層濛濛的風霧中，逐漸顯露出逸淡的人影，那是七個吹擺著曳裙的女人，七個花樣年華的女人隨著簫音緩緩而來，不，看似緩緩，如卸風而行，實是快疾，快的像踏著雲絮般的馭風而來！

蝴蝶宮的無恨宮主，她像是有數不完的情話般用那隻傾訴的長簫，如怨如泣的吹奏著，在她身邊的少女默默而無語的跟著她疾步而行。

她的臉是那麼冷清，眸中透著殺意！

無恨女無恨簫，與無情齊名，與無悔同行，她即然來了，無悔也不遠了……

小杜殺紅了眼，怒道：

「媽的，是蝴蝶宮的……」

陸剛大聲道：

「不留了，快走……」

雖有千軍萬馬，這條血錚錚的漢子絲毫不懼，此刻他只知道要護著八爺快離開此地，那管誰來誰去，他揮劍直衝，果然讓他殺開一條血路……。

神龍旅兄弟橫著這條血路往外衝，如意堂和火焰堂雖然圍殺不休，但要困住這些豪勇之人却不是簡單之事，他們也挺不住了。

在慘叫震天，殺聲不絕的慘霧裡，那淒迷的簫聲忽然曳逝，緊隨在無恨身後的六個少女忽然騰躍而出，她們手裏俱多了一柄寒冷的劍刃，在飄飛的身影中，已將如意堂和火焰堂迸開的缺口補上了，她們是生力軍，劍法較兩堂兄弟的功夫猶勝一籌，陸剛居然被逼退了回來。

只聽無恨宮主冷冷地道：

「蝴蝶宮無恨宮主在此，沒有大姊的命令誰也別想離開這裡。」

小杜聞言大怒道：

「放屁，神龍旅要走，誰也留不住！」

無恨宮主想不到道上還有這麼魯莽的人，在自己面前說出這麼狂妄的話，她看了小杜一眼，只覺這漢子勇猛威武，一臉殺氣，淡淡一笑道：

「神龍旅這幾年是闖出點小名氣，但却不能狂妄的目中無人，蝴蝶宮最討厭狂妄目中無人之徒，也許你沒碰上狠人，碰上了會要命……」

這番話從她嘴裡淡淡洒洒的說出來，却不帶一點火氣，可是字裡行間，有著絕對的狠厲之意，聽進每個人耳裡，只覺毛毛的，一股寒意飄進每個人的心底！

無恨宮主說了話，雙邊全停了手，這形勢很明顯，神龍旅果然更陷進了困厄的境地，八爺眼見突圍的夢破碎了，他反而定下來了，此刻，他知道與無恨宮主逞口舌之利，倒不如立刻整合自己的兄弟，低聲道：

「顧斌！」

顧斌上前道：

「八爺，兄弟全候在這裡。」

八爺沉思道：

「咱們折了多少兄弟……」

顧斌略略算了算，道：

「咱們死了十八個兄弟，傷了有二十人，那邊也沒討了好，他們至少死了五十來個，八爺，咱們沒吃虧……」

這數字已夠驚人了，八爺聽在耳裏痛在心裏，十八個同生共死的兄弟居然死在這裡，他心裏抹過一層深切的悲愴，眼裏浮動著晶瑩的淚水，龍兒也看見八爺眼裏的難過了，他眨動著大眼，小聲道：

「八爺，你哭了。」

八爺輕嘆道：

「死了這麼多好兄弟，你會不哭麼？」

龍兒眼裏果然紅了，他哭聲道：

「我也會哭，八爺，我雖然也會哭，可是我會替死去的兄弟報仇，八爺，咱們要殺回來……」

劍虹低聲道：

「龍兒，他們人多，咱們……」

龍兒哼哼地道：

「他們有人，咱們也有人……」

他眞是個怪異的孩子，在四面楚歌的情況下，這孩子忽然朝旁邊兩堆乾中糞行去，他也不管別人用何種目光看他，突然掏出火石將兩堆乾中糞點著了，這些牛糞早已風乾了，遇火即燃

，剎那間，火苗子竄起，縷縷青煙衝上雲天，風吹著，火燃著牛糞，那兩柱黑煙又長又黑，居然連風都吹不散。

這動作太古怪了，不但神龍旅兄弟百思不解，連無情宮主和神風老祖都看楞了，個個心想孩子總歸是孩子，這個時候還有心玩燒牛糞的玩意。

其中，小杜最好奇，他再苦再累，還是忍耐不住的轉頭問道：

「喂，龍兒，你這是幹什麼？」

龍兒神秘的道：

「招兵！」

夏日裡，鄉間孩子在大燠熱天裡實在無聊了，除了捉捉蟬就是燒燒牛糞，有時候烤烤蕃薯，有時候燒著牛糞好玩，龍兒是鄉下孩子，這會兒他還挺會玩的！

小杜，呆道：

「招兵！」

龍兒大眼一眨道：

「我也有三個小兵，他們離我不會超過五里路，我只要放出信號，他們就會趕來助我，你們不是說狐狸精的人多麼？他們有救兵，我們也有！」

小杜聞言苦笑道：

「我媽爺，你有沒有弄錯，叫些孩子來有個屁用，他們可都是殺人不眨眼的東西，難道你要他們連小命都不要了，龍兒，別胡鬧了。」

龍兒哈哈地道：

「我胡鬧，杜叔，待會兒你就知道了！」

這僅是三言數語間，無恨宮主已緩緩走了過來，她先向無情宮主一笑，道：

「大姊，這場面不小，死了不少兄弟，什麼人都讓大姊動用了神風老祖，外加如意火焰兩堂，難道姊姊眞找著那孩子了……」

無情宮主臉上沒有半點表情，冷冷地道：

「你自己不會看，要不是你扎手，我那敢要你和三妹全往這裡趕，瞧瞧人家那位八爺，手底不可不罕糊，尤其那孩子，連神風老祖都讓他扎了一刀！

這姊妹倆外和內詐，言語間各有譏諷之意，無恨宮主表面上雖然若無其事，心裏還眞有點吃驚，八爺的名她是久仰了，但，以神風老祖的無上功夫，居然讓那孩子扎了一刀，這就不容易了，她那雙有若犀利冷劍般的眸子，剎那間落在龍兒身上。

龍兒還蹲在地上玩火，那像個會功夫的練家子，但姊姊說的活生活現，神風老祖臂上鮮血

直流，還有柄小刀僅餘刀柄的扎進肉裏，顯然話語不假，她瞪著龍兒，道：

「妳說是他！」

無情宮主哼了一聲道：

「除了他還會有誰？」

無恨宮主格格地道：

「小友，你叫什麼名字？」

龍兒轉頭笑道：

「又來了個狐狸精，這位姊姊雖然也是狐狸精，比那個老狐狸精要好看多了，妳眞的很漂亮……」

無恨宮主一聽這孩子罵自己是個狐狸精，正要生氣，那知龍兒說她比無情宮主漂亮，心裏那股氣頓時消了不少，她和無情無恨在蝴蝶宮中鼎足而立，最看不慣無情的拔扈神色，如今龍兒帶損帶罵的挖苦無情，當眞是件很過癮的事，她倒要看看無情生氣時候是個什麼樣的表情呢——

果然，無情宮主氣的叱道：

「你！」

龍兒伸了個舌頭，扮了鬼臉，道：

「狐狸精！」

無情宮主想一巴掌擲過去，一想龍兒雖是個孩子，那身功夫却令她至今心悸猶存，她眼珠子一轉，道：

「二妹，這孩子交給你了，咱們可要把他帶回宮去。」

無恨宮主呃了一聲道：

「小朋友，你要不要跟姊姊去蝴蝶宮！」

龍兒大笑道：

「去你們的狐狸窩，不行，不行，跟你們久了，我也會成了狐狸兒子了，那可不行……」

無恨宮主忽然一笑道：

「姊姊會吹簫，我吹一曲給你聽……」

她有從袖子裏緩緩掏出一根白玉長簫，這就是與她同名的無恨簫，卽名無恨，應是風華繁露的幽雅之音，律中所隱含的是光明良善的雅意，但，當她將玉簫撮在嘴上之時，眸子裏竟泛射出一股幽怨的淒迷酷意，她倒底要奏什麼樣的曲子？

音律隨著她的唇間緩緩奏出，剎那間，這天地間恍如驟然間進入了嚴酷的寒冬，一股股涼意奏進每個人的心底，八爺雖不解音律，但也風聞許多，他急忙回頭望了龍兒一眼，道：

「龍兒，捂起耳朵來……」

只見無恨宮主嘴雖奏著玉簫，臉上却掛著一抹冷笑，這種魔音如吃了迷魂葯似的，只要進入耳中，頓覺天地雖寒酷，心中却嚮往，有種即怕又愛的貪戀，人人都被這陣簫聲迷惑了……。

但，簫音愈吹愈光，耳邊如洪流奔瀉，胸中熱血騰躍，一種恨不能立即揮劍自盡的衝動！八爺額隔淌出了汗珠，小杜、顧斌、陸剛和鐵虎已全部盤膝坐在地上，暗中運氣似乎與這無魅力無比的練音相抗，而其餘兄弟面上俱露出痛苦之色。

音律殺人，這就是例子。

但，令人驚訝的龍兒恍如白痴似的怔怔望著天邊白雲，他似乎全部精神俱投入了音律中，眼裡幻化出多重的變化，只聽他自言自語道：

「娘！」

此刻他想起與娘久居山中情景，那裏一草一木都勾起他無邊回憶，他爲這簫音醉，爲這簫音迷，望著無恨宮主緩緩向她行去。

無恨宮主眼裏突然投射出一股慈愛之色，示意他快到她身邊，龍兒人如痴狂的叫道：

「娘，娘！」

雙方已愈來愈近，眼看龍兒又投入無恨宮主的懷裡，四下除了無情宮主和神風老祖未被這魔音傳心所迷外，其餘的俱已著了音律的道兒，無情宮主道：

「好，無恨，拿下他！」

無恨伸手捏住龍兒的小手，道：

「他跑不了了！」

音律剎時消失，大地又恢復了原先的平靜。

寧靜的野地裡，突然隨著簫音的逝落而籠罩著一片窒人鼻息的殺氣，這股殺氣是隨著另一個人的到來而增添。

那是無悔宮主！

她單人獨騎的奔馳過來，人尚在十丈外，已如一隻翱翔空中的蒼鷹，迅快的撲落下來。

無情欣喜道：

「無悔！」

無悔宮主殺氣盈眉道：

「要做無悔事，速殺！」

她眞是個凶厲的女殺手，話音未落，已朝神龍旅兄弟下手了，站立在她旁邊的兩個神龍旅兄弟尚在迷惑中，已被她快奇的掌刃劈的腦漿四溢，骨裂心碎，驚起了兩聲淒厲的慘叫——

神風老祖大叫道：

「對呀，此時不殺要待何時！」

他中了那柄血牙小刀，連他的長臂功都毀了，這筆帳正愁沒有機會算呢，此刻神龍旅的人全陷進半醉迷的狀況下，豈不是下手的最好機會，他決不會放棄任何一個可利用的機會，一腳往八爺的胸前踹去。

「呃！」

八爺猛然挨上這重重的一擊，悶哼了一聲，人已清醒了過來，他只覺自己那股原本無法凝聚的氣血經神風老祖踹了一腳後，突然又能流轉有如，八爺大喝一聲，人已疾躍而起，道：

「兄弟，醒醒。」

小杜已大叫道：

「媽的，咱們中了邪！」

僅這幾句話間，神龍旅的兄弟已死了五六個，個個都死在痴迷的景況下，八爺怒視著無悔宮主，厲道：

「妳好狠！」

無悔宮主格格地道：

「要做無悔事，就要先下手！」

八爺哼地一聲道：

「我偏偏要你後悔後悔！」

他想了自己中過軟玉酥筋散，居然聚集了所有的功力，猛地洒出了他輕易不用的血牙小刀，名列十大凶器之首的血牙刀果然威力無比，無悔宮主尚在惊疑中，一點寒影已迸射而來，她疾速的移退，道：

「好手法。」

任她退的多快，血牙小刀的速度更快，像流星閃沒一樣，已劃過無悔宮主的頭上，只見一蓬黑烏烏的髮統隨風而散，逸落在地上！

她那烏黑的髮絲給血牙刀削落了一大片，頂門上尚滲著涔涔血跡，眞是好險好險，無悔宮主若非閃的快，那柄刀早嵌進她腦門子裡了——

血牙小刀頭一次失手……。

無悔宮主的武功太高了，八爺的勁力未緩，兩者全在一塊，無悔宮主就成了幸運者，不然，她會立刻躺在地上，再也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了——

但！

削了女人的髮絲，比殺了她還難過，尤其是一個漂亮的女人，她寧可挨上一劍，也不願意讓滿頭髮絲受到絲毫損傷，無悔吓楞了，半天才道：

「你……」

八爺冷冷地道：

「你後悔了。」

無悔宮主殺意陡湧，道：

「我要剁了你！」

她看到地上那一大咎柔美的髮絲，心裏就湧起了無限的怨恨，在殺氣翻湧中，她突然洒出了劍，朝八爺一步一步的行來，道：

「那是血牙小刀！」

八爺冷冷地道：

「不錯，我會讓妳知道她的厲害！」

無悔已領教了，當然知道血牙的霸道，更何況血牙早已名傳武林，若有人不知道血牙的大名，這個人決不是江湖中人。

無情宮主道：

「無悔，那孩子！」

無悔大吼道：

「我管不了那孩子了，這個該殺的毀了我的頭髮，他就得死，大姊、二姊，要消我心頭氣非先宰了他不可！」

長髮爲君留，短髮爲君剪，美人秀髮是給別人欣賞，給自己撫慰，烏溜溜的柔細髮絲，能予人美艷嫵媚的感覺，從古至今，那個少女不懷春，那個女人不愛俏，又有那個女人不愛媚，無恨是個漂亮的女人，愈漂亮的女人愈愛俏，在她身上一點一滴，她都會很講究，那知今天，自己那頭常常被人稱許的髮縷，居然讓八爺削了，她恨，她急，她燥，她不知道怎樣才能渲湧出心中那股子怨氣，此刻，她已顧不得大局了，她只要剁了八爺，能剁了八爺，同他的鮮血洗刷掉她內心的恨憤……

她已向八爺逼了過來，手裏的長劍陡地揮洒了出來，這枝劍跟隨她太多年了，劍上的功夫比玩拳脚還要多，人一斜，空中幻起無邊點影，朝八爺身上點了過來。

八爺冷笑道：

「果然有點本事。」

點點劍影，無邊無岸的戮向八爺的死穴，八爺知道無悔宮主是三姊妹中點穴的高手，他不願讓她胡纏下去，手裏的血牙小刀又揚起！

無恨大惊道：

「無悔，退！」

無恨和這個無悔妹妹感情最好，她怕無恨躲過第一刀，躲不過第二刀，血牙能震撼武林當然有其特殊之處，八爺頭一刀是因爲本身勁力不足，勁道上沒有發揮出它的威烈，此刻，八爺準備第二次出手，無恨知道無悔要吃虧了，不得不快喝止。

無悔果然讓血牙小刀震懾住了，斷髮之恨未消，第二波刀影又現，她強壓住心中怒火，快速的移退八尺，暫時強壓住那股子怒焰。

她憤怒的道：

「大姊難道咱們怕那把小破刀……」

無情宮主冷冷地道：

「妳和無恨先把那孩子送走，這裡交給我了！」

無悔冷澀的道：

「不行，神風老祖和二姊押那孩子先走，我留在這裡要出出胸口這口悶氣，今天要不殺了神龍旅的人，我無悔決不回宮……」

無恨宮主格格地道：

「那我走了。」

她知道這孩子身上有蝴蝶宮失踪多年的武學神功，自己若能從這孩子身上多得點消息隱密，將來武功一定會超過大姊無情，要知無情孤傲，素以大姊自居，三姊妹雖然表面和好，骨子裏各逞心機，唯恐對方武功超越自己，此刻大姊吩咐自己先回宮，那是無恨求之不得之事，她向前斜移半步，又道：

「大姊，我這幾個丫頭就留給妳使喚，她們殺人不皺眉，侍候人也有一套，我保證妳會用得著！」

陸剛一看無恨宮主要將龍兒帶走，怒吼道：

「八爺，咱們的人可不能讓她帶走……」

八爺嗯了一聲道：

「她帶不走！」

無恨牽著龍兒笑道：

「有我兩個大姊，再加上火焰如意兩堂，憑你們神龍旅目前的能耐只怕留不住我……」

如意火焰兩堂早將這裡重重困住，無情無悔功夫更高出很多，八爺雖驍勇狠將，奈中毒未復，即使此刻使盡全力，也只有五成左右功力，如果無悔和無情雙方聯手，憑小杜、顧斌、陸剛三名悍將，也難攔得住這兩個女人，更何況，羅衣和神風老祖尚未算在內！

八爺當機立斷的道：

「拼了命也要搶回龍兒……」

那知龍兒忽然一笑道：

「八爺，別擔心我，這位狐狸精姊姊的手好軟好細，她牽住我挺舒服的，待會兒我的朋友來了，他們一個也跑不掉，我保證她們吓得連尿都流出來了！」

無恨宮主啞然笑道：

「你喜歡姊姊的手軟，姊姊就摟著你……」

她伸出手臂將龍兒挾在脇下，誰知龍兒是個調皮愛玩的孩子，伸出小手，一指點在無恨的腰眼上，無恨宮主這一生中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人哈她癢，龍兒的手指才觸及她的腰處，她已格格地大笑起來，笑的前仰後跌，鬆了龍兒蹲在地上格格不停。

龍兒也笑道：

「沒用的狐狸精，你就慢慢笑吧。」

無情宮主睹狀大怒道：

「賤貨……」

此時此刻無恨宮主還有心情大笑，怎不令蝴蝶宮大宮主生氣，但，她罵的聲音太大，不但神龍旅兄弟一楞，就是如意堂和火焰堂的人也是詫異不已。

無恨笑聲一斂，道：

「我怕癢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笑歸笑，還是怕龍兒跑出自己掌心外，移身一躍，朝龍兒撲落，道：

「小祖宗，你可不能跑了。」

小杜睹狀，一劍劈出，道：

「不准碰他。」

他這一劍是蓄勢而發，勁道和準頭都是準之又準，那知就在他的劍甫劈出，空中驀然响起一聲長笑，只見一團黑影向場中落來，小杜的劍只覺被一股罡風掃中，人已仰翻而退，而無恨宮主也是連連暴退！

場中多了個雄威的老人！

那是厲猛，厲三魔的老大，他那一拳擊飛了小杜，也震退了無恨宮主，可見此人功力是何等雄厚。

八爺一呆道：

「姓厲的——」

厲猛朝龍兒一恭身道：

「小主人，誰欺負你。」

龍兒眨眼道：

「是那些人！」

他這隨手一指，厲猛已長嘯一聲，人已躍身飛起，突然撲進如意堂的人叢中，這個人功力渾厚，出手更是狠極，在指掌翻舞間，數條人命瞬間而死，他殺人如切西瓜那麼方便，掌指都施，有的劈的腦骨碎裂，有的被指戮入，腸肚俱流，出手之狠，果然令人髮指。

朱文清眼見兄弟紛紛而死，吼道：

「媽的，這是那來的狗熊！」

他的話尚未曳落，厲猛已搶到了他的眼前，一抓將朱文清提了起來，嘿嘿地道：

「你是如意堂的朱堂主，嗯，我要你給我們小祖宗磕三個响頭，不然我要把如意堂的人全部殺光……」

朱文清駭然的道：

「你……」

厲猛大聲道：

「幹不幹！」

朱文清被他吊在半空，心底涼意愈來愈濃，他在厲猛的喝叱下，只覺手腳發軟，連那身骨頭都像散了一樣，顫聲的道：

「幹！」

砰地一聲，朱文清已給摔在龍兒的跟前，他仆倒在龍兒面前，這個頭實在磕不下去，但，厲猛彷彿就站在他的身後，他又不敢違背，頓時額際上已急出了汗珠——

龍兒拍手道：

「還沒過年你就磕頭了！」

這情景全落在火焰堂兄弟的眼裏，邵大個子吼道：

「媽的，你欺人太甚！」

那知他的話音甫落，身後已傳來一聲冷笑道：

「你也給我去跪下！」

邵大個子尚未看清楚是誰，胸口上已重重讓人擂了一拳，他只覺骨頭像要裂開一樣的疼痛，張口吐出一口鮮血，在模模糊糊中，只見一個大漢立在眼前，他顫聲的道：

「你是誰？」

那大漢子冷冷地道：

「我是厲鵬，你聽過麼？」

這厲鵬更是威猛，一掌擊倒邵大個子，又伸手抓起旁邊的火焰堂弟子，一個個的往外扔去，這些人幾曾見過這麼凶惡的人，吓得紛紛奪路而逃。

那知在路口上，厲洪突然閃了出來，嘿嘿地道：

「來的好。」

他抽出了長劍，逢人就殺，誰跑的最快誰死的最慘，剎那間，他已連著宰了二十幾條漢子，登時將火焰堂和如意堂弟子吓得手脚發軟，站著不敢再動。

邵大個子睹狀氣的大叫一聲，一掌將自己腦袋擊碎，他也乾脆，死的頗像條漢子，朱文清眼見自己落在人家手裏，又沒勇氣自決，果然乖乖的磕了三個响頭。

無情宮主怒叱道：

「沒出息的東西。」

她實在看不慣朱文清這種軟骨頭的樣子，飄身衝向朱文清，狠狠的踹了一脚，朱文清慘叫一聲，那一脚已要了朱文清的命，他痛的連舌頭都伸出來了，口裡隨即冒出了一大灘鮮血。

此刻，現場情勢頓變，厲三魔突然出現，蝴蝶宮龐大的勢力猛然一挫，但，憑蝴蝶宮三位宮主的身手，要和厲氏三兄弟一博，那情況絕非常人所能逆料了，無情宮主冷澀的道：

「厲三魔，你們是神龍旅的狗腿子——」

厲猛雙目一瞪，道：

「胡說，我們兄弟只要護著少主人，蝴蝶宮日後若是不與我們少主人爲敵，我們三個老東西立刻就走！」

龍兒瞪眼，道：

「老厲，我可不要你向他們求情……」

厲猛連聲道：

「是、是。」

無情宮主恨聲道：

「厲猛，你可知道自己和誰爲敵？」

厲猛冷冷地道：

「誰？」

無情宮主長吸口氣道：

「蝴蝶宮。」

厲三魔似乎是楞了一楞，他們殺了半天，只知道有如意火焰兩堂的人，不知道那三個女人是蝴蝶宮的人，如意火焰是個名不見傳的小組合，蝴蝶宮却早在他們出道混時，就已經相當有名氣，厲猛大聲道：

「現在蝴蝶宮是誰當家。」

無情宮主冷冷地道：

「我無情！」

厲猛嘿嘿地道：

「紅燕姑是妳什麼人？」

無情宮主心裏一震，道：

「是家師……」

厲猛大聲道：

「告訴她，我姓厲，她就會知道我是誰了。」

無情女冷聲道：

「家師十年前就離宮了……」

厲猛一呆道：

「她走了，這女人會去那裏，嗯！」

無情宮主長吸口氣道：

「姓厲的，你就是認得家師，本宮也不賣這個交情，那孩子是本宮要拿回去的人，誰也不准插手！」

厲猛吼道：

「大胆，連我的帳也不賣……」

無情宮主瞄了無恨無悔一眼，道：

「二妹、三妹，爲了蝴蝶宮咱們三姊妹只有硬拼了，厲三魔在武林中與師父齊名，功夫非同小可，咱們只有擺出蝴蝶大法應敵了……」

無恨一呆道：

「蝴蝶大法！」

這是蝴蝶宮最厲害的陣法，也是護宮的保命大法，蝴蝶宮祖師爺怕蝴蝶宮被外敵逼宮，創立了這種陣法，三姊妹雖然學這種陣法已有十來年，但却從沒眞正使用過，無恨想不到事情會嚴重到了這個地步，三個人同時身形一分，已各轉了一個方位。

厲鵬大叫道：

「好哥，我厲猛早就聞名已久，紅燕姑雖然和我交過手，她從沒有施展過這門功夫，今天我就來會會你們！」

站在旁邊的厲鵬道：

「大哥，我們一塊來。」

厲猛一瞪眼，道：

「看在那老太婆份上，咱們實在不應該和這些晚輩動手，如果咱們三個都上，只怕要讓人家笑掉大牙了，你們站遠點，我一個來！」

龍兒問道：

「老厲，你行麼？」

厲猛大笑道：

「小主人，爲了不讓她們再糾纏你，我拼了命也要和她們博一博，如果我死了，小主人，份血書——」

龍兒大聲道：

「不論輸贏，那份血書我都會還給你們！」

厲三魔一聽龍兒手裏的血書要還給他們，三個人心裏俱是激動不已，這張血書是他們兄弟的賣身契，誰握有這張血書誰就能支配他們，如今龍兒願意還給他們自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

厲猛仰天一聲長嘯，道：

「謝了，小主人……」

他的身形猝然間暴射起來，兩隻手掌攤開快速的向無情、無悔和無恨撲了過去。

無情宮主居中，三姊妹一見厲猛如一頭出押之虎伏衝而來，三姊妹的身形忽然如穿花蝴蝶似的交叉而互換位置，只見無悔宮主的右掌斜斜推出，玄奇的正好迎向厲猛拍過來的手掌，雙方的手掌一觸，砰地大响一聲，厲猛的身子倏地彈射起來，三姊妹震退厲猛之後，方位玄轉，無恨又居中應敵，這種互換位置，其餘兩人的右掌搭在迎敵者的肩上，內勁源源輸入迎敵者的體內，無異是三個人合爲一體，也就是其中三人之內勁，合力對付厲猛一人，怪不得厲猛會讓無悔宮主一掌震飛了出去呢。

厲猛大叫道：

「果然厲害。」

他是個不信邪的人，人在空中，已朗氣開聲的猛吸了口氣，將全身功力全部聚集在右掌上，他斜斜揮起右掌，身子隨即一沉，在重力速度下，那一掌當眞是如排山倒海之勢向下瀉落，劈向三姊妹。

無恨宮主也大叫一聲，玉掌翻迎而上，雙方在泥沙濺射中，互相悶哼了一聲，一股勁浪衝向四處，只聽有人悶哼一聲，人影已分——

二十三

陰霾的空氣裡彷彿被這交疊的掌勁拍碎了一樣，塵沙迷霧般的連人影都分不清了，但，厲猛的身子却已踉蹌的連著退了七八步，每隻踏出的脚都深深陷在沙泥之中，在胸前已有一大口鮮血噴在衣衫上，他滿嘴的鮮血，雙目瞪的如要吐出的玻子，悽厲的苦笑著！

厲洪顫聲道：

「大哥！」

厲猛悲愴的道：

「不准出手！」

他眞是個硬挺的漢子，在重傷之下，還是向三姊妹行去，三姊妹彷彿也承受不了厲猛的掌勁一樣，三個人也是喘息不已，無恨臉色蒼白，身子並泛起了一連串顫抖，她們俱不放棄這唯一能博殺厲猛的機會，三個人自三個不同的方位撲了過來。

四條人影同時起躍，分四處殺進！

突然！

在四大高手撲殺中，有一道人影落在雙方的中間，這個人是怎麼來的？又如何瞞過這麼多人的目光而悄無聲息的撲了進來，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不但硬接了厲猛的撲殺，也將無情、無悔和無恨的攻勢化解開！

是個全身灰衣的女尼，她不怒而威的瞪著厲猛。

厲猛朝這女尼一望，顫聲道：

「妳，妳！」

那女尼面若白衣，冷冷地道：

「你還認得我！」

蝴蝶宮三位宮主也楞住了，當她們看清那女尼的長相後，俱同時跪了下去，同聲道：

「師父……」

蝴蝶宮三位宮主的師父，那是紅燕姑，她即是蝴蝶宮的前任宮主，何以又落髮入了空門，誰也想不到失踪十餘年的紅燕姑居然會在這裡出現，她的出現是三位宮主想不到的，即使厲猛也是夢也沒有夢見。

那女尼冷冷地道：

「我本來不想現身，如果我再不出來，你們全要死在這場拼鬥裡，無情，你太大胆了，身爲蝴蝶宮三大宮主之首，居然向自己掌門人下手。」

無情大惊道：

「師父，掌門人是誰？是誰？」

她和師父分離已有十年，師父由一個媚艷的少婦突然變成一個遁入空門的女尼，這其間的變化太大了，從紅燕姑離宮而去，蝴蝶宮再也沒有掌門之職了，三姊妹各自掌理宮中之事，無情是三姊妹之首，自然登上發號施令之位，此刻，紅燕姑突然冒出來，又多了個掌門人，在這三個女人心裏自然一時無法平衡。

紅燕姑十合道：

「是那位龍少爺……」

龍兒乍然聽見這個女尼說自己是蝴蝶宮掌門人，他小小心靈裏的確吓了一跳，他不懂掌門人幹什麼的？拉著八爺的手道：

「八爺，我不要當掌門人，我是神龍旅的兄弟！」

八爺尚未說話，無情宮主已詫異的道：

「龍兒，他是咱們的掌門人……」

那女尼冷冷地道：

「你不相信，還是不服氣，嗯，蝴蝶宮的十八神手還有龍形身法捨掌門人外有誰會，這位龍兒是咱們師祖選的接班人，師祖在石化古洞中刻下十八神手秘學，他無意中參透，正是師祖庇佑，慶幸後世得有傳人……」

無情大惊道：

「師父，石化古洞所留石刻，如果有別人再入洞中，修習這十八神手，咱們是不是也要尊他爲掌門人呢！」

紅燕姑大怒道：

「你要造反了，石化古洞留得有緣，卽慶有緣，爲師遵照師祖之意，已將古洞封閉，那十八神手也將永埋洞中，往後武林除了龍兒外無人會十八神手……」

無情宮主苦澀的道：

「師父，這十年來妳去那裏了。」

紅燕姑哼哼地道：

「爲師離宮，是遵照師祖留下的一則手喻，親探古洞，那知石化古洞却爲疤七叔發現，將龍兒母子關進洞中，這十年來，我天天守在洞外，一直等龍兒離開石化古洞，才想回蝴蝶宮看看，誰想到妳們姊妹已攔截龍兒，我始終隱身在妳們身後，看看妳們如何對待這孩子……」

無情、無悔和無恨一聽師父一直尾隨自己身後，吓得一身冷汗，這三個女孩俱是紅燕姑親自挑選的弟子，她們視紅燕姑如父如母般的尊敬，雖然雙方分離十年，她們還是那麼的愛她敬她。

三姊妹同時道：

「師父，妳還是蝴蝶宮的掌門人！」

紅燕姑苦笑道：

「我已入空門，雖不拜什麼師，但，我在修自己的心，江湖中事已與我無緣，若不是爲了蝴蝶宮後傳掌門之事，妳們要見我還不容易呢……」

她看也不看厲猛一眼，緩緩走到龍兒面前，道：

「龍兒，你不認識我！」

龍兒搖搖頭道：

「不認識。」

紅燕姑苦笑道：

「你當然不會認識我，其實我們做了十年的鄉鄰，你娘，還有那個項莊，我都見過，如果不是我守在那洞外，你這條小命只怕早讓蛇蟲吃了！」

龍兒拱手道：

「謝謝你。」

紅燕姑朝八爺一笑，道：

「八爺，請看在老尼份上，原諒我那三個不成材的徒兒，她們爲了查尋十八神手的下落，才和貴族發生了誤會……」

八爺呵呵地道：

「好說，都過去了。」

紅燕姑摸摸龍兒的頭道：

「這孩子和你投緣，那也是因爲他爹的關係，疤七叔是個令人尊敬的漢子，爲了這孩子老尼曾和他見過幾次面，他是恨鐵不成鋼！」

八爺一呆道：

「七叔談過這孩子！」

紅燕姑嗯了一聲道：

「你以爲七叔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是位外冷內熱的好父親，當年他爲了造就龍兒這身好功夫，親自搜尋大澤山川，無意中發現石化古洞的十八神手石刻，故意將龍兒和他娘困在洞裡，讓龍兒自己去發現十八神手的奧秘，這樣龍兒才不會以練功爲苦事，在不知不覺中將這門功夫練成，八爺，你說，七叔是不是用心良苦！」

八爺嘆道：

「我想不到七叔是這麼一個令人尊敬的人……」

小杜、劍虹、陸剛……諸神龍族兄弟全是七叔一手拉拔的，他們聽見這個女尼如此推崇七叔，人人都感動的眼眶都紅了，若非七叔已死，他們眞會上前擁著他……

龍兒眼裏滾動著淚水，道：

「我爹死了！」

紅燕姑嘆道：

「人死不能復生，龍兒別難過了！」

龍兒恨聲道：

「我要報仇！」

紅燕姑一怔道：

「誰殺的！」

龍兒恨恨地道：

「主凶是那個東魔，項莊是幫凶！」

紅燕姑點頭道：

「殺東魔不難，龍兒，如今你已是蝴蝶宮的當家掌門，你只要發個令，蝴蝶宮會傾全力追殺東魔，這個魔頭雖然狡猾，他還惹不起蝴蝶宮！」

龍兒搖搖頭道：

「謝謝你的好意，我是神龍旅兄弟，我要靠自己的力量替爹報仇，神尼，蝴蝶宮還是交給三位姊姊掌理，有朝一日，蝴蝶宮眞正需要我的時候，我再……」

紅燕姑一楞道：

「這……」

八爺沉思道：

「前輩，龍兒年紀還小，江湖歷練不夠，乾脆讓他先跟著我，學上一段日子，再去接掌貴宮！」

點點頭，紅燕姑道：

「也好。」

這女尼還眞乾脆，向龍兒揮揮手，人已轉身而去，無情、無恨和無悔一見師父行去，立刻尾隨其後，剎那間，蝴蝶宮的羅衣、神風老祖和那些女弟子全跟著走了。

一行人漸漸遠去，天也有點暗了……

龍兒望著她們的背影，眼裡幻化著一股奇異之色，他彷彿想起了什麼，從懷裡拿出那張厲三魔視爲生命的血書，緩緩遞交給厲猛手上。

厲猛，厲洪和厲鵬全都激動不已，一臉驚喜的將血書愼重的貼藏起來，三個老魔欣喜的向龍兒拜謝。

龍兒冷冷地道：

「去吧，別再殺人了。」

在長嘯聲中，三道人影疾射而去，眨眼不見——

風唱出了悲涼的哀歌，鮮血染紅了泥土，地上死了多少兄弟，八爺望著那些舐深情深的手足，心裏有種悲愴的孤獨，江湖上的生命是短暫的，老的人去了，新的一代又起，生生不息的運轉，永遠脫離不了一個「殺」字。

揮揮手，告別了，兄弟，你們將長埋地下，神龍旅將永遠懷念你們，懷念再多也挽回不了你們的生命！

在冷嘯的風中，神龍旅踏上了歸途，路要一直走下去，誰也不知道這是條什麼樣的路，也

許是條不歸路！

不歸路！

這條路是難澀的，只要脚步踏上這條路，便永無盡頭的一直走下去，要回頭也難，要前進也難，因爲人不再年青，半生歲月已這樣度過，想重新來過，歲月不饒人了，這種感嘆最深最深的莫過於毛三了，想當年他率領兄弟血洗萬家樓子，率領兄弟踏遍六合地盤，逼得楚八無路可走的風光歲月，是何等瀟灑而自滿，他曾致命的屠殺八爺的兄弟，也曾讓八爺那些兄弟天天躲藏自己的追殺，幾曾何時，八爺成了神龍旅的覇子，短短時日中，江湖上已無人不曉有這位大哥級人物！

而毛三雖也曾擁有自己兄弟，擁有自己地盤，但，那股氣勢要與八爺相較，就差太遠了，八爺下了查訪追捕毛三的命令，將神龍旅全動員了，憑神龍旅當前的陣勢，毛三知道自己的勢力決熬不過八爺的糾纏……

要毛三向八爺低頭，他決不幹！

要和八爺決一死戰，毛三知道，自己份量不夠，唯一能和八爺相提並論的是尋找能和八爺相抗的兄弟，他想到了無天幫，「有天無我，有我無天」這八個大字是無天幫的信奉法條，入幫者須有無天的概念，任何事都可幹，任何事都可做，違反天理者是英雄，毛三想到了無天幫的老大—竺浩，以竺浩在道上的名聲是唯一可與八爺相抗的高手。

日頭高掛在半天邊，大熱天下的毛三額頭上滲出了汗珠，他跨在騎背上想尋一處陰涼地歇歇腿，二天來的路程，他有點疲累的感覺，再奔行十里，遠遠的小鎭頭，有一枝杏黃旗幟在風聲中搖曳，「大碗茶」三個大字隨風而起，毛三舐了舐嘴唇，口得確太乾了，他想到巴掌大碗的茶，暢快的入口一空是件很爽快的享受，一踢馬腹，他向那個臨時搭起的茶棚行去。

茅籬搭起的茶棚，傳來濃濃的茶香味，三五條木板椅子，和兩張略破的桌子，已有五六個過路的客人，坐在那裏啜飲著大碗茶，茶汁是暗紅色，人却是滿足的，賣茶的是個油兮兮的糟老頭，他燒著水，沖著茶，二文錢一碗，替過往客旅消了不少暑意。

毛三很快的溜下了馬，讓馬溜到陰涼處，尋了座頭，朝那賣茶的老漢一招手，道：

「快，先來一碗！」

這老漢慢條斯理的嗯了一聲，看了看剛燒開的水壺，抓了一把茶葉扔進壺裡，他很有耐心的讓茶葉在水壺裏悶了一會，然後將茶倒在每個大碗裏。

每個客人面前都送上了一碗熱乎乎的大碗茶，毛三熱的頭上淌汗，望著碗裏的熱氣，皺眉道：

「有沒有冷茶！」

老漢盯了他一眼，道：

「茶要喝熱的才有茶味，冷茶屬陰，傷冒，你老將就點吧，要喝我泡的茶還不容易，要看緣份，今天，你路過這裡才……」

毛三聞言一笑道：

「喝茶也要靠緣份！」

老漢瞪眼道：

「當然，我老漢賣茶要看心情，天不好不賣，水不對不賣，人不對更不賣，有人想喝我的茶等上三天，也未必能喝到我的茶，而你，頭一回路過這裡就能嚐到我親手調製的大碗茶，這不是緣份是什麼？」

毛三苦笑道：

「眞是緣份……」

老漢呵呵地道：

「你不信，這碗茶你就喝不到了！」

毛三一楞，眼前這碗茶明明是自己叫的，這老漢居然說自己喝不到，他尚在詫異間，只見一個灰衣灰袍的老人如風般的撲進茶棚裏，伸手將毛三身上的大碗茶奪了過來，連聲道：

「渴死了，渴死了。」

這老者當眞是渴的冷熱不分了，那麼滾熱的一碗茶，他居然三口兩口的喝了個精光，然後把碗遞到老漢面前，道：

「再來一碗！」

老漢搖搖頭道：

「不賣了。」

毛三一聽老漢的茶不賣了，心裏頓時惱了，自己這碗茶雖然沒喝，但，畢竟是自己的，這個灰衣老者不吭不哈的搶了就喝，是有點過份了，他是個狠厲的角色，若不是八爺攔得他心神不寧，他早一刀砍了他了，他突然面露殺機的道：

「這碗茶代價很高，你喝了可賠不起！」

老者瞪眼道：

「誰說我賠不起，這碗茶代價眞的不低，喝了你的茶却要替你解血光之災，你瞪著眼還想殺我，行，殺吧，看看誰能破解你的血光……」

毛三一楞，血光之災四個字如一把利斧般的敲進他心裏，他詫異的望著這個神秘的灰衣老人，道：

「我有血光之災……」

那老者嘿嘿地道：

「你還有斷頭之厄！」

毛三聞言大怒，喝道：

「誰斷頭還不知道呢……」

他動作多快，手略略一動，一柄刀已嗆地砍回這個老人身上，那老人身形像幽靈似的輕飄飄的躍出茶棚外，嘿嘿地道：

「死到臨頭還不覺悟！」

從這灰衣老者那閃起的身形上，毛三心裏已有了譜，頓時知道這老者是冲著自己來的，他難道是八爺那條線上的，還是……

毛三是何等殘狠之徒，他不會被老者一句話吓住，長刀在手裏一顫，一縷刀影如射出的箭簇似的，向這老者當頭劈去，這老者的身手更快更疾，在刀影乍現的瞬間，人已飄向空中，如瀉落的落石，猛地罩向毛三那彎弓的身子，他一手已抓住了毛三的握刀手腕。

出手準，又快速。

毛三是何等人物，居然讓人家一招下握住了他的腕脈，他只覺得如一道鐵箝似的捏得他差

點扔了自己的刀，他掙了掙，道：

「你……」

那老者面色忽然一冷，道：

「聽我的，你會活的很好，如果想反抗，毛三，現在就是你喪命之時，信不信全由你……」

……

老者說他有斷頭之厄，看來此言不假，這老者只要伸出手，毛三那條命準會去了半條，他驚駭的道：

「你是誰？爲什麼看上我！」

老者哈哈地道：

「你是毛三，毛三已經是個亡命天涯之徒，所以我選上了你，你如果想在道上混下去，你非聽我的，否則，你會死無葬身之地，八爺首先不會放過你。」

毛三大震道：

「八爺是你的朋友！」

老者搖搖頭道：

「不，應該說是敵人！」

毛三總算鬆了口氣，道：

「還好，我以爲你是八爺派來的……」

老者冷笑道：

「也差不多，如果你不聽我的，我們間只有兩條路，一條路是殺了你，另一條路是把你送給八爺，殺了你是死，送八爺也是死，你要選擇那條路！」

毛三讓人揑著，冷冷地道：

「看來我連選擇的機會都沒有了，朋友，你胆子好大，居然動到我頭上了，你應該曉得我毛三並不是省油的燈，有時候殺人是一種享受！」

老者拍拍他笑道：

「好，有種，毛三，我應該介紹我自己了。」

毛三嘿嘿地道：

「不怕你不說。」

老者冷冷地道：

「東魔，我想你聽過。」

這眞是人的名，樹的影，東魔這塊金字招牌在黑道中的確是顆閃亮又動魄的巨心，凡在黑道中翻滾的巨梟巨擘有不識此人者鮮矣，毛三是久仰已久，但始終無緣識荆，想不到今日此老居然自動找上自己，他愈想愈心惊，也愈有一份狂喜，惊者係此老眼裏尚有自己這號人物，喜者是自己也能拜識此人……

毛三惊聲道：

「久仰，久仰，老前輩，我毛三久仰已久。」

東魔嘿嘿地道：

「你是明白人，應知道我爲什麼會找上你。」

毛三略顯激動的道：

「明白，明白，咱們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這個人已日益強大，將來會逼得我們無處容身，所以……」

東魔嘿嘿地道：

「不是我，是你有家歸不得……」

毛三一怔，皺眉道：

「前輩，八爺難道會饒過你？」

東魔心底一沉，八爺是不會饒過自己，但却輪不到毛三來講，而毛三却也暗中冷笑，咱們

是同船共渡，有難一同，八爺不會讓他們有好日子過，他們也要讓八爺難過難過，否則……

東魔冷冷地道：

「萬家樓子是你洗的……」

點點頭，毛三嗯了一聲道：

「不錯。」

東魔嘿嘿地道：

「毛三，百來條的人命是不容易忘掉的血債，楚八晚上睡覺都會想到你，毛三，你有盤算過麼……」

毛三心裡一震道：

「我想你已有安排了。」

東魔嘿嘿地道：

「對付敵人最好的辦法就是搶先出手，你想活命，必須讓楚八喪命，毛三，你曉得麼？剛才你已逃過一命！」

毛三一怔道：

「你想殺我……」

東魔搖搖頭道：

「殺你的人在那邊！」

毛三又是一怔，目光過處，頓時有股涼意掠過心頭，他目梢子在茶棚裡一瞄，只見原先坐著喝茶的五六個客旅，此刻全扒在桌子上，個個七孔流血而死，而賣茶的那個老漢，正慢條斯理的搜刮著他們身上的銀兩，毛三睹狀大怒，若不是東魔搶了那大碗茶喝了，自己這條命只怕會跟他們一樣，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他憤憤地吼道：

「這老東西，也敢向我下手！」

那老漢適時一笑，回頭道：

「一碗毒葯能死千百人，加一個你又有何妨？」

毛三猛地拿起了刀，道：

「殺了你……」

他身子還未動，東魔已按住了他，道：

「小多，見見毛爺！」

一滴血秋小多，殺人只會在暗中，道上朋友，客商行旅，死在他手裏的可眞是不計其數，

他兩手染血，毒計無數，和毛三相比，決不遜色。

秋小多呵呵地道：

「毛爺，幸會了。」

毛三略略乾澀的道：

「老爺子，這是你的人……」

秋小多善毒，他不能不深具戒心。

東魔嘿嘿地道：

「是夥伴，互相利用。」

毛三暗中冷笑，道：

「老爺子看上我也是互相利用了。」

東魔哼地一聲道：

「我們這條道上的人，玩的是陰的，行的是奸的，利害一致時是朋友，利害相冲時是敵人，毛三，你說是不是互相利用！」

毛三一呆，想不到東魔這麼乾脆，當著自己的面一語道破彼此間的依存關係，這也乾脆，即然是互相利用就是誰也不欠誰？往後各行其事還方便些……

毛三嘿嘿地道：

「好，老爺子，痛快，說吧，老爺子，即然咱們都是朋友了，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要怎麼辦？你老爺子只要吩咐一聲，我毛三立刻照辦。」

東魔嗯了一聲道：

「對付楚八如果早在半年以前，那就太容易了，現在，嘿嘿，老實說，不簡單！」

毛三一怔道：

「僅僅半年時光會有這麼大的差別！」

東魔點頭道：

「與楚八的功夫，他的血牙小刀是一絕，但，我自信還能應付……」

秋小多一楞道：

「老爺子即然能應付，八爺有何可懼……」

東魔凝重的道：

「他身邊有個很可怕的人……」

毛三怪笑一聲道：

「能讓東魔你認爲是個很可怕的人，這人一定是個很了不起的人，老爺子，他是誰？」

東魔面上一片愼重的道：

「龍兒……」

毛三大笑道：

「聽名字就知道是個孩子，老爺子，你沒弄錯吧。」

東魔嘿嘿地道：

「不錯，他是個孩子，是個擁有十八神手武功的孩子，厲三魔夠悍了吧，却栽在這個孩子手裏，神龍旅有了八爺，有了這孩子，道上要毀了他就不容易了……」

毛三嘿嘿地道：

「連個孩子也怕，咱們這輩子甭混了。」

秋小多却呵呵地道：

「老爺子，你可有高招！」

東魔一揚眉，道：

「要通盤計劃，週密設計，先從顧斌身上下手，他是個賭徒，對付賭徒最好的辦法就是勾引他賭下去，一直賭到他不能再賭了……」

毛三不解的道：

——第三册完——

——請看第四册——

還珠樓主 著
李壽民武俠小說專輯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册	2/册	3/册	4/册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册	定價
					1	長眉眞人傳	二	320
					2	金頂掖神誌	三	480
					3	冠江幻異錄	三	480
					4	巴蜀俠踪	三	480
					5	嘉陵風雲傳	三	480
					6	續嘉陵風雲傳	三	480
					7	大江千浔記	三	480
					8	續大江千浔記	三	480
					9	峨嵋七矮	二	320
					10	青城俠隱錄	三	480
					11	苗疆異女奇幻傳	三	480
					12	虎狼俠道	三	480
					13	一代豪俠萬世錄	三	480
					14	續一代豪俠萬世錄	三	480
					15	洞湖俠隱	三	480
					16	雲海爭奇記	三	480
					17	兵書峽	四	640
					18	大俠狄龍子	三	480
					19	續大俠狄龍子	二	320
					20	黑瑪瑙	二	320
					21	龍山四友	二	320
					22	蜃闕異人傳	三	480
					23	邊寨英雄譜	二	320
					24	冷魂谷	二	320
					25	黑孩兒	二	320
					26	北海居龍記	二	320
					27	征輪俠影	二	320
					28	武當異人傳	二	320
					29	長眉眞人傳	二	320
					30	塵荒俠隱	四	640
					31	蜀山劍俠新傳	三	480
					32	青門十四俠	三	480
					33	虎爪山王	一	160
					34	俠丐木身者	一	160
					35	大漠英雄	四	640
					36	岳飛傳	一	200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費蒙 著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册	2/册	3/册	4/册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册	定價
					1	大小姐與流氓	二	240
					2	功夫新娘	二	180
					3	101女兒手	二	220
					4	賭命記	二	240
					5	禁海之孤	一	140
					6	人在江湖	二	220
					7	浪人傳	一	140
					8	貓眼女娘	二	260
					9	紫色夜叉	二	260
					10	偵探者七號	一	130
					11	萬里擒兇	一	130
					12	紫豔香	二	260
					13	魔鬼新娘	二	260
					14	魔鬼玩偶	一	150
					15	豔香煞手	二	200
					16	迷魂者	二	200
					17	奔頭情探	一	120
					18	罪愚	一	120
					19	恐怖美人	二	220
					20	再到駱駝	二	220
					21	江湖無道	一	140
					22	十二煞星	一	140
					23	尋兇記	一	120
					24	七忍武館	一	120
					25	鴨蛋公主	一	120
					26	黑罌別墅	一	140
					27	海水俱樂部	一	120
					28	金孔雀	一	120
					29	偽鈔案	一	120
					30	女吾薩	一	120
					31	好頭王五	一	120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孫玉鑫 著		
					1	威震江湖第一花	二	320
					2	續威震江湖第一花	二	320
					3	飛雨落花紅	三	480
					4	朱門劫	三	480
					5	不朽英雄傳	三	480
					6	拾魂樓	三	480
						辛奇 著		
					1	關外震九州	二	320
					2	七彩王子	二	320
					3	江湖一條龍	三	480
					4	江湖兩匹狼	二	320
						司馬嵐 著		
					1	清宮俠影	三	480
					2	續清宮俠影	三	480
					3	霍元甲	三	480
					4	玉扇銀劍	三	480
					5	艷俠金龍環	三	480
						高陽 著 ——古典小說——		
					1	劉三秀	一	120
					2	瀛宮春曉	一	120
					3	正德外記	一	120
					4	小鳳仙	上	120
					5	小鳳仙	下	120
					6	狀元娘子	上	120
					7	狀元娘子	下	120
					8	徐老虎與白寡婦	上	120
					9	徐老虎與白寡婦	下	120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劍虹 著		
					1	花自飄零劍自寒	二	320
					2	飛刀醉月	二	320
					3	血滿江湖月滿樓	二	320
					4	玉手雕龍	二	320
					5	一劍光寒起雲樓	二	320
					6	素手紅羅玉花驄	三	320
						顧明道武俠小說		
					1	荒山女俠	三	480
					2			
					3			
					4			
					5			
					6			
						高峯 著		
					1	高原奇俠傳	四	640
					2			
					3			
					4			
					5			
					6			
						李淳武俠傳奇		
					1	魔界三室	四	640
					2	離魂	四	640
						殷雲凌武俠小說		
					1	殺血恩仇	三	480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東方玉 著		
					1	金黃色牡丹	一	100
					2	外遇	一	100
					3	舞男	一	100
					4	愛的洗禮	一	100
					5	三點皇后	一	100
					6	彩男（上）		100
					7	彩男（下）		100
					8	在室男	一	100
					9	夜蝶	一	100
					10	賭道情郎	一	100
					11	神女淚痕	一	100
					12	浮	一	100
					13	女阱	一	100
					14	迷	一	100
					15	假戲眞做	一	100
					16	星媽	一	100
					17	家有菲傭	一	100
					18	午夜情	一	100
					19	愛與恨	一	100
					20	舞會	一	100
					21	艾歌	一	100
					22	紅屋	一	100
					23	雅男	一	100
					24	小妖	一	100
					25	遊戲	一	100
					26	小歌手	一	100
					27	百花劫	一	100
					28	點女	一	100
					29	誰來晚餐	一	100
						東方英 著		
					1	血路	三	480
					2	霹靂明珠	三	480
					3	竹劍飛揚	三	480
					4	烈日飛霜	三	480
					5	道與魔	三	480
					6	熱血江湖	三	480
					7	武林潮	三	480
					8	河漢三霜	三	480
					9	魔俠傳	三	480
					10	龍種凡胎	三	480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東方玉武俠小說專輯		
1	流香谷	三	480
2	續流香令	二	320
3	飛龍引	三	480
4	風雲七劍	四	640
5	霧中劍影	一	160
6	翠蓮曲	二	320
7	紅線俠侶	三	480
8	神劍金釵	三	480
9	碧劍劫	三	480
10	雙玉，紅	三	480
11	北山驚雷	三	480
	梁紅武俠小說專輯		
1	一劍梁紅長白雪	一	160
2	武林大奇案	一	160
3	俠鉢	一	160
4	劍舞	一	160
5	巫山雙蝶	二	320
6	大俠追雲手	二	320
7	一劍照紅顏	二	320
8	俠骨奇情	二	320
	曹若冰 著		
1	仁心書生	三	480
2	金劍寒梅	二	320
3	魔中俠	三	480
4	天涯雙嬌	二	320
5	青衫遊龍	四	640

武兒爺

作　　者：柳　殘　陽
出　版　者：大美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負　責　人：沈　耀　榮
發　行　人：張　銘　森
發　行　所：合　成　書　局
總　經　銷：合成書局門市部
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 83 巷 27 號
電話：(2) 5417597
郵政劃撥帳號：第 0110066-2 號（合成書局收）
印　刷　廠：欣泰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三重市長壽街 33 巷 1 號
電話：9722754
美州加拿大總經銷：泛　亞　書　局
PAN ASIAN PUBLICATIONS
69 Blue Eagle Trail
Agincourt, Ontario MIV IK6
TELEPHONE(416)292-7544
CANADA
定　　價：新台幣：160 元
美　金：7 元 2 角
港　幣：　元
中華民國 79 年　元 月初版

本書擁有著作權、版權、譯作權不可翻印
本社書籍系列名稱及商標圖樣均向中央標
準局註册，不可仿用。註册號碼 34032.·.261954
本書遇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一二六六號
郵購八折優待　郵票通用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何索社會諷刺小說		
					1	無愛無怨無淚	一	100
					2	沾花惹草	一	100
					3	敗家伙	一	100
					4	溫柔地獄	一	100
					5	銀幕失身記	一	100
					6	哭在愛裡	一	100
					7	追踪一個愛	一	100
					8	花落水流紅	一	100
					9	幾番風雨見眞情	一	100
					10	春夢無痕	一	100
					11	情勿勿	一	100
					12	靈慾掙扎	一	100
					13	春花秋月何時了	一	100
					14	女人萬歲	一	100
					15	半下流生活	一	100
					16	狂戀	一	100
						光泰文藝系列		
					1	飄零的雨中花	一	100
					2	迷惑	二	200
					3	婚姻・婚因	一	100
					4	逃避婚姻的	一	100
					5	少婦怨	一	100
					6	夜的告白	一	100
					7	調查員的故事	一	100
						慕容美		
					1	金箋春秋	三	480
					2	思怨不了情	三	480
					3	飛俠斷魂篇	三	480
					4	一流刀客震武林	四	480

※本欄提供同業使用

1冊	2冊	3冊	4冊	全套	編號	書名	共冊	定價
						楊子崴 著		
					1	鬼吻一吻定鬼情	一	100
					2	迷情記	一	100
					3	女大亨	一	100
					4	走鄙下情郎	一	100
					5	愛情千萬里	一	100
					6	往事驚蜜夢	一	100
					7	無影心受	一	100
						寒如霜 著		
					1	黑夜不要叫我	一	100
					2	艷遇艷遇	一	100
					3	雨夜女郎	一	100
					4	午夜情挑夢難留	一	100
					5	酒杯中搖出風情	一	100
					6	仰臥財色狀元頭	一	100